苏珊夫人

［英］简·奥斯汀（Jane Austen）

石小竹、陈媛熙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版权信息

书名:苏珊夫人

作者:[英]简·奥斯汀

译者:石小竹,陈媛熙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苏珊夫人



I
苏珊·弗农夫人致弗农先生

12月，自 兰弗德

亲爱的兄弟：

记得前次分别之际，你曾好意邀我到教堂山盘桓数周，我一直对此心怀念想，着实无法拒绝这份欢乐。所以，如果你和弗农太太近日方便接待我的话，我希望能尽快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这位姐妹。这边好心的朋友们诚挚挽留我多住些日子，只是她们过于殷勤好客，兴致勃勃地安排了太多社交活动，与我目前的处境和心情都不太相符。我盼望着被迎入你们的可爱憩所，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期待结识你们的几个小宝贝，渴望在他们身上寻求一份慰藉，帮助我打起精神，面对未来的一切——因为我和女儿别离在即，正是格外需要勇气的时候。她亲爱的父亲缠绵病榻期间，我无暇旁顾，未能克尽母职，充分表达我对她的一腔关爱。而且我大有理由担心，我所托付的家庭女教师虽然薪水不低，对孩子的照料却未必尽心。所以，我已经决定把她送进城里最好的私立寄宿学校，我可以在去你那儿的路上亲自送她入学。瞧，我是那么决意要来，你切不可让我在教堂山吃闭门羹的。若是得知你们无法接待我，我的心里一定会非常难过。

你最感恩、最亲爱的姐妹，
S·弗农

II
苏珊·弗农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兰弗德

亲爱的艾丽西亚，你以为我这个冬天会一直留在此地，可惜你想错了。你是大错而特错——说这话的同时，我感到十分悲哀，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三个月里，我过得那么愉快，几乎是从未有过的开心。而眼下我却事事不顺。这个家庭的女性成员合起伙来针对我。记得我初到兰弗德时，你曾经预言过这种情况，而梅因沃灵先生的格外殷勤，也令我不免心生忧惧。记得我在驱车前往这家的路上，曾经暗暗地对自己说：“我喜欢这个男人，但愿上帝保佑，这件事不会带来什么害处！”不过，我仍然拿定主意要谨言慎行，切记自己刚刚守寡四个月，要尽量保持安静低调。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亲爱的。除了梅因沃灵先生以外，我从未接纳过别人的关注。我回避了所有逢场作戏的调情，对围在身边的任何人都未加青睐，只对詹姆斯·马丁爵士略略给以注意，以便拆散他和梅因沃灵小姐之间的姻缘。然而，如果世人能够获知我在此事上的动机，他们肯定会对我心生敬意。我作为冷酷无情的母亲已经名声在外，但是我当时之所以那么做，纯粹是出于神圣母爱的驱使，完全是为了自己女儿的好处着想。假使那个当女儿的不是天底下最笨的妮子，我这番苦心效力本该获得应有的报偿。

詹姆斯爵士确已向我提亲求娶弗雷德里卡。然而这个弗雷德里卡，真是我命中的克星，她是那么激烈地反对这门亲事，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先把这个计划搁置一阵。我曾经不只一次地感到后悔，觉得当时莫不如自己嫁了他。其实，他但凡精明强干一点，不是这样孱弱得让人瞧不起，我肯定会嫁给他的。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在这方面的确相当地罗曼蒂克，仅凭财富是无法让我满足的。整个事态非常地令人恼火：詹姆斯爵士离开了，玛丽亚为此大为光火，梅因沃灵太太也无端地吃起醋来。简单和你说吧，她对我妒恨到了如此地步，一怒之下怕是要找她的监护人去告状呢——只要她还能跟他说得上话。如果事情当真这样发生，我一点儿都不会感到吃惊。然而，你的丈夫是我坚定的朋友，当年她结婚时，他已经宣布跟她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这真是他这一生中最令人感激、做得最漂亮的举动。所以，记着我的话，让他把这份厌弃继续保持下去吧！这里当下的状况令人悲哀，从未见过有哪个家庭变得如此面目全非，所有的人都处于交战状态，梅因沃灵先生简直都不敢和我搭言了。事到如今，也到我该走的时候了。因此，我已经决意离开他们。我希望这个星期内能在城里[注]见到你，舒心地过上一天。如果我仍然像从前那样见弃于约翰逊先生，那就请

你来威格莫尔街10号和我见面。不过，我希望事情总不至于此，因为约翰逊先生纵有千般不是，毕竟是个深受景仰的体面人，众所周知，我与他的太太至亲至厚，他若是怠慢我，自己的脸面上也会很难堪。

路上我会在伦敦稍事逗留，然后再前往那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小乡村——我的目的地是教堂山。请原谅我，亲爱的朋友，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但凡英格兰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愿意向我敞开怀抱，我都不会投奔那里。我打心眼儿里讨厌查尔斯·弗农，他的太太则令我生畏。然而，我必须在教堂山这地方待下去，直到有更好的去处为止。小女将随我一道进城，在那儿我会把她托付给威格莫尔街的萨莫斯小姐照料，直到她变得通情达理一点。她在学校也能结交一些体面的朋友，因为那儿的女孩子全都出身于上流门第。说到学费么，实在贵得出奇，大大超乎我的支付能力。

再会，我一到城里就给你去信。

你的永远忠实的，
S·弗农

---

1. 此处的“城里”是指伦敦。

III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夫人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母亲，很遗憾地告诉您，我们无法如约陪您过圣诞节了。如今发生的情况，既剥夺了我们团聚的快乐，恐怕也不会带来任何补偿。苏珊夫人写信给她亡夫的弟弟，也就是我丈夫，声称马上要登门拜访。由于这次造访多半只是随兴而定，所以我也说不好她会住多久。我对此完全没有准备，眼下也弄不清她究竟为什么要来。无论从哪方面看，兰弗德对她都是最适合的——包括那种优雅奢华的生活方式，还有她对梅因沃灵先生的特殊依恋。虽说她自丧夫之后就开始越来越多地向我们示好，令我一直预感到，我们迟早得接待她的来访，但我还是万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要离开兰弗德。我觉得，弗农先生当初在斯塔福德郡[注]的时候，实在过分善待了她。且不说她总体上性格如何，单就她在我们的婚姻第一次遇到难关时表现得那么工于心计、那么虚伪刻薄地对待他，就实在令人难以原谅，任何一个温和敦厚略不及他的人，都不可能不放在心上。当然，她是他哥哥的未亡人，若是境遇不佳，我们肯定会给予一些金钱上的帮补；可我总是忍不住地想，他真的完全没必要再三恳请她到教堂山小住。不过，天性使然，他总是把人想得太好：她那假惺惺的悲伤、悔过的表白和从此谨言慎行的空泛决心，就足以软化他的心，让他对她的“诚意”信以为真了。但是，就我自己而言，我依然不相信她：虽然苏珊夫人在信上说得似乎很像那么回事，可我还是心存疑问，若不能把她来我们家的真正原因弄个明白，我委实放心不下。所以，我亲爱的母亲，您大概想象得到，我是抱着怎样一种心情等待她的到来吧？她将有机会施展她那远近闻名的魅力来争取我的好感，而我这方面当然要保持戒备，用心提防来自她的影响，而且这种无形的影响说不定还伴随着某种更为实际的内容呢。她在信里极热情地表示盼望和我结识，还无比亲切地提到我的孩子们，可是，这个女人对亲生孩子都漠不关心（我们且不用“冷酷无情”这样的词来形容她），又怎么会对我的哪个孩子心生怜爱？我还不至于傻到连这都相信。弗农小姐将在她妈妈来这儿之前被安顿在伦敦的一所学校。我很高兴，这对她、对我都好。能和她妈妈分开，对她肯定有益。一个如此少调失教的十六岁女孩，在这儿不可能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良伴。我知道雷金纳德早就想着会一会这位颠倒众生的苏珊夫人，我们就指望他能早点到来，也好给我们解围。听说父亲的状况一直很好，我很高兴。

深深爱您的，

1.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

IV
德·寇西先生致弗农太太

自 帕克兰

亲爱的姐姐，我要恭贺你和弗农先生，因为你们即将在家中接待英格兰最有风情的一位尤物。作为一个调情高手，我一向都被告诫不可小觑这个女人的魅力。不过，关于她在兰弗德期间的行为，最近我道听途说地了解到一些情况，足以证明这个女人并不像一般人那样仅仅满足于单纯的调情，可以说她的志向更为高远，有心品尝更加甘美的征服滋味，不惜把别人的家庭搅成一团糟。她在梅因沃灵先生身上下了些工夫，让他的太太备尝嫉妒和悲伤；同时，她又向原本爱慕着梅因沃灵先生之妹的一位年轻人暗送秋波，生生夺走了那个可爱姑娘的恋人。

这些消息都来自史密斯先生，他新近从兰弗德来，要在本地盘桓数日（我们在赫斯特和威尔福德一起吃过饭）；他在那边与这位女士相处了两个星期，所以，他提供的信息还是颇有依据的。

这该是个怎样的女人哪！我渴望见到她，所以当然要接受你的好意邀请。我倒想见识一下，她是凭着怎样的魔力才能做到如此地步——竟然在同一时间、同一所房子里，让两个本已心有所属的男人齐齐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更何况，她已不复青春妙龄！很高兴得知弗农小姐不会随她母亲一道前往教堂山，因为这位小姐毫无可取之处，甚至一点礼仪都不懂；据史密斯先生讲，她的性情既乏味又傲慢。当一个人将骄傲和愚蠢集于一身，任凭她再怎么巧饰装假也不值得一顾。就让我们无情地藐视这位弗农小姐吧。但是据我推测，苏珊夫人应当或多或少具有某种迷人的狡黠，若能亲眼得见、亲自探测，必定妙不可言。我很快就会来到你身边。

你永远亲爱的兄弟

R·德·寇西

V
苏珊·弗农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教堂山

亲爱的艾丽西亚，接到你的便笺时，我正要动身出城。很高兴得知约翰逊先生对你前一晚的行动丝毫没有生疑。让他完全蒙在鼓里无疑比较好些，既然他那样顽冥不化，我们也只好耍些手腕。我已经安全抵达此地，弗农先生的款待真是令人无可挑剔。不过坦白地讲，对他太太的表现我就没那么满意了。在教养方面，她的确完美无缺，也具有上流社会女性雍容端庄的仪态，然而，言谈之间我还是隐约感觉到，她对我一向没什么好感。我曾希望她第一眼见到我就欢欢喜喜。虽然我尽可能地拿出亲切和悦的态度，但结果总归是徒劳。她不喜欢我。当然喽，想当初我确实百般阻挠我的小叔子与她结婚，如今她这种淡淡的态度也不出意料，可是话又得说回来，她至今仍对这桩六年前我曾牵涉其中、而且最终并未成功的计划耿耿于怀，足见她是一个气量狭隘、睚眦必报的女人。

我亦时有悔意，当年我们被迫出售弗农城堡时，没有让查尔斯把它买下来。但是当时的情况十分棘手，特别是城堡出手时正赶上查尔斯要结婚。我丈夫作为长子，倘若看到家族产业落入弟弟之手，自尊心难免会受到打击，这当中的微妙之处想必世人都能体谅。假设事情能够安排妥当，我们就不必搬出城堡，而是和查尔斯一道生活，并且设法使他保持单身；那我也不至于劝说丈夫将城堡转手他人了。可是查尔斯当时行将迎娶德·寇西小姐，这就令我有足够的理由做出那个决定。果不其然，如今他们生了一大群孩子，如果当初让他买下弗农城堡，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呢？我拦下了这件事，他太太很可能因此对我心生恶感。然而，当一个人打定主意不喜欢你的时候，从来就不需要什么理由。至于钱财方面，这件事倒没有影响他向我提供许多帮助。我还真挺看重他的，这个人是那么好哄！他们的房子不错，家具也很时髦，周围的一切无不透出富足和优雅的气息。我敢说查尔斯很有钱，一个人一旦在银行业闯出点名堂，就等于在钱堆里打滚了。可惜他们有钱却不知道怎么花，平时基本上没啥交际，也从来不到伦敦去，除非有事情要办。看来我应当尽量表现得木讷些才好。我有意通过孩子来赢得我那位妯娌的欢心。现在我已经记住每个孩子的名字了，正准备对其中的一个格外增加情感投资：那个小弗雷德里克，我常把他抱在膝上，为他亲爱的伯父而叹息。

可怜的梅因沃灵！不消说我是多么思念他，时时刻刻惦念着他。我一到这

儿，就接到他一封情绪低落的来信，满纸都是对他妻子和妹妹的抱怨，哀叹命运的残酷。对弗农两口子，我只搪塞说信是梅因沃灵太太写来的；而我每次给他写信，则须打着和你通信的幌子。

你永远的，
S·弗农

VI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先生

自 教堂山

亲爱的雷金纳德，我已经见过这位危险的尤物了，一定要给你描述一番，尽管我希望你很快就有机会形成自己的判断。她确实美貌超群。不管你心底如何质疑一个半老徐娘怎么可能充满魅力，但是我不得不说，像苏珊夫人这样的可人儿真是世间少有。她生得白皙娇嫩，乌黑的睫毛下藏着一双美丽的灰色眸子。她的实际年龄应该在三十五岁上下，然而从外表看去绝不超过二十五岁。我对她的美艳一向有所耳闻，但我当然不是她的崇拜者。即便如此，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她那集匀亭、聪慧和优雅于一身的非凡的美。她对我说话时，显得如此温柔、坦诚，甚至亲亲热热，假如我不知道她一直以来暗恨我嫁给弗农先生，假如我们二人素昧平生，我肯定会把她认作一位亲切的朋友。我相信，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内心轻浮者在行为上不可能端庄体面，内在粗鲁的人言谈话语也必定放肆无忌。至少在我的预料中，苏珊夫人应当颇有些轻狂的作派；然而，她的音容笑貌竟无比甜美，显得娇媚而又温柔，真的出乎我的意料。看到这些我很遗憾，因为这不是欺骗又是什么？她装得虽好，只可惜我太了解她了。她头脑聪明又讨人喜爱，待人处世八面玲珑，总能让交谈轻松愉快；她是很健谈的，一张巧嘴能言善辩，我相信她的这种能力太多时候都被用来颠倒黑白了。她说得我几乎相信她深爱自己的女儿了，尽管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认定情况与此完全相反。她提起女儿时，语调里充满温情和担忧，为了曾经疏忽孩子的教育而痛心地哀叹；然而据她讲，这是根本无法避免的，闻听此言我不由得想起，过去的一连多少个春天，这位夫人只顾自己在城里快活，却把女儿扔在斯坦福德郡，由一群仆人照料，或者交给某个比仆人强不了多少的家庭教师，于是我便对她的谎言生出了些许免疫力。

如果说她的风度让素来讨厌她的我都深受影响，你大约可以想见，这对于温厚的弗农先生会产生多么大的效力啊。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真心相信，她是自愿选择离开兰弗德到教堂山来的。她若不是在那儿一住好几个月，过后才发现她那帮朋友的生活方式与她的处境和心情都不吻合，那我还有可能相信她失去弗农先生这么一位好丈夫之后或许心情低落，想离群静处一段时间——尽管她以前待他绝非无可指责；可我忘不了她在梅因沃灵家住了那么久，再想到她在那边的生活方式与现在不得不适应的生活有着多大的差距，我只能怀疑她是想挽回自己的名声（虽说为时已晚），这才改弦更张，离开那个实际上给她带来莫大快乐的地方。话又说回来，你

的朋友史密斯先生报告的情况并不完全属实，因为她还经常和梅因沃灵太太通信呢。无论如何，他肯定是有点夸大其辞了。想想看，两个男人同时受到那么深的蒙蔽，似乎不太可能。

致以真诚的问候，
凯瑟琳·弗农

VII
苏珊·弗农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教堂山

亲爱的艾丽西亚，承蒙你好心帮我照顾弗雷德里卡，我很感激，把这视为你我之间友谊的体现。你那一方无疑情深意重，可我怎敢勉强你做出如此之大的牺牲呢。那是个蠢丫头，简直一无可取之处。我不能让你为她浪费哪怕是一分钟的宝贵时间，所以你也不必再接她到爱德华街你的府上；特别是，她每次去贵府做客，都会严重耽误学校的课业，而我真心希望她在校期间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我想让她学会优雅而自信地弹唱，因为她的双手和胳膊生得像我，嗓音也还不错。我自己幼时被家人过度宠爱，他们从不要求我专心学习什么，以致现在的我身无一技，没有优雅女性所必备的任何才艺。时下流行的教育观念，总是要求女孩子无所不精，掌握各种语言、艺术和科学，我却对此不以为然。要我看，钻研什么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纯属浪费光阴，而器乐、歌唱和绘画等方面的本领，或许能为一个女人赢得几声赞扬，却无法替她多吸引到一个追求者。毕竟，优雅的仪容和风度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弗雷德里卡只要学点皮毛就可以了。我觉得庆幸的是，她实际上也不会在学校生活太久，所以什么都学不深。我希望她能在一年内嫁给詹姆斯爵士。你知道我的希望是蛮有根据的，因为弗雷德里卡是个大姑娘了，一个女孩子家，老大不小了仍然待在学校里，肯定觉得很丢脸。所以，顺便提一句，你最好别再邀她出来，我就是想让她感觉自己的处境糟糕，越糟越好。我笃定无论何时，只要我一句话，詹姆斯爵士就会再次提出求婚。同时我还要拜托你，等他进城后，你要帮我盯住他，别叫他对别的姑娘动心。时不时地邀他到你府上坐坐，跟他提起弗雷德里卡，免得他把她忘了。总地说来，我认为自己对这件事的处理非常值得称道，手段巧妙，考虑得周到而又体贴。有些当母亲的，遇到这么好的求婚者，恐怕人家第一次提亲时就会逼着女儿接受了。可我觉得，若是强迫弗雷德里卡违心地嫁人，自己会于心不安。所以我只好采取这个严厉的招法，促使她主动就范：让她吃足苦头，直到愿意接受这桩婚事为止——好啦好啦，让我们撂开这个烦人的丫头吧。你一定很想知道我在这里是怎么打发时间的，告诉你，第一个星期实在无聊透顶。不过现在情况有了些起色，弗农太太的弟弟也来了，他是个俊小伙，我觉得在这儿的前景变得有趣一点了。他身上有一种让我很感兴趣的东西，某种鲁莽而又随便的态度，我会花点心思调教他，帮他纠正。这个人活力充沛，看起来挺聪明，等他摆脱了他姐姐先前从旁施加的影响，学会更加尊重我之后，说不定会是个讨人喜欢的调情对象呢！驯服一个傲慢的

灵魂，让一个先入为主讨厌你的人承认你的优越，这当中妙趣颇多。我已经用一份贞静矜持让他陷入困惑之中，接下来我还要狠狠刹一刹德·寇西家人身上那股自以为是的傲气。我要让弗农太太看看，她对弟弟的苦心告诫统统是白费唾沫，我要让雷金纳德认定，他的姐姐可耻地诋毁了我。这个计划至少能叫我开开心，稍稍抚平我含悲远离您和所爱之人的极度痛苦。

你永远的，
S·弗农

VIII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夫人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母亲，您别指望雷金纳德能很快回家了。他要我告诉您，近来天气这么好，他情不自禁地接受了弗农先生的邀请，要在萨塞克斯多住一阵，他们俩可以一起外出打猎。他打算马上派人回家，把他的几匹马带过来。至于他什么时候才能回肯特见您，现在还说不准。亲爱的母亲，对您我并不隐瞒我内心里对他这种变化的感受，但是您最好别对父亲讲这些：他素来在雷金纳德身上心思太重，我怕他过于担心，会对他的身心大为不利。苏珊夫人略用心计，不到两星期就博得了我弟弟的欢心。简而言之，我有理由认为，他在这里逾期不归，说来是想和弗农先生去打猎，但至少有一半原因是出于对她的迷恋；自然，即便他在这里住得再久，我也无从享受原来那种姐弟共处、其乐融融的感觉了。说真的，这个肆无忌惮的女人所使的狡猾手腕让我很恼火，她完全颠覆了雷金纳德的判断力，这十足地证明了她那种危险的能力——要知道，他刚住进来的时候，曾经那么态度鲜明地讨厌她！他上次给我写信，还具体提到她在兰弗德期间的所作所为，那是一位了解她底细的绅士透露的。倘若事情如他所言，她必定会招致所有人的唾弃，而当时雷金纳德也完全倾向于相信此话属实。我确信，他对她原是鄙夷到极点的，认为全英格兰最不堪的女人也不过如此。他刚来的时候，显然认为她丝毫不值得尊敬或体贴，把她看作那种对任何男人的调情都来者不拒的轻浮女人。然而我得承认，她以处心积虑的行为表现消除了这种印象。我从旁观察，竟然找不出一丝破绽——毫无虚荣、做作、轻浮的痕迹。她显得那么有魅力，假如雷金纳德此前完全不了解她，那么他对她的好感绝不会让我感到奇怪。然而他现在对她如此着迷（我能肯定确是这样）既有违于常理，也无视自己内心原先认定的事实，实在是让我震惊。他对她一见之下就大为赞赏，但那种好感还停留在正常范围之内；她那优美娴雅的风度足以深深地打动他，本来也不出我的所料。可是，最近他每每提到她的时候，竟用上了很多不同寻常的溢美之词。昨天他甚至说，以她这样出众的魅力和才情，无论在异性心坎上造成多么强烈的影响都不足为奇。我回答道，可惜她的性情中存在不少缺点。而他却说，不管她曾有什么过失，那都得归咎于她自幼被家人忽视，没得到更好的教育，结婚也太早，但是总而言之，她堪称女性之中的翘楚。狂热的迷恋蒙住了他的双眼，使他越来越倾向于原谅或忘记她的劣行。这让我深感苦恼。我心里清楚，雷金纳德在这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如果他想要久住，并不需要我们发出邀请，否则我心里肯定要埋怨弗农先生当时对他的

挽留。当然，苏珊夫人的心思，无非是卖弄风情而已，或是出于征服欲，想让普天下的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到目前为止，我丝毫看不出她有什么严肃的企图。但是，眼见雷金纳德这么一个有见识的年轻人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还是令我倍感羞辱。

谨致问候等语，
凯瑟琳·弗农

IX
约翰逊太太致S·弗农夫人

自 爱德华街

最亲爱的朋友：

我要为了德·寇西先生的到来向你道声恭喜，我建议你无论如何也要抓住他、嫁给他。众所周知，他的父亲身家丰厚，日后自然要传给他的。老雷金纳德爵士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了，不会长久地对你构成妨碍。我听说，大家对这个年轻人的评价很不错。所以，尽管没有人真正配得上你，我最亲爱的苏珊，但是这位德·寇西先生还算值得拥有。梅因沃灵当然会暴跳如雷，不过以你的手段，安抚他还不是易如反掌？况且，再严格的道义规范也不能要求你耐心等待他的解脱。我已经见过詹姆斯爵士了，他于上周进城住了几天，到爱德华街我家里拜访过几次。我向他提起你们母女，他对你那样念念不忘，简直令我确信他很乐意和你们当中的无论哪一位结婚。我让他看到弗雷德里卡有松口的希望，并且告诉他，她已经大有长进。我严词责备他居然向玛丽亚·梅因沃灵求爱，他辩解说，那只是随便找点乐子而已。于是，我们拿她的失望尽情取笑了一番。总之，我们开心极了。他仍和从前一样，蠢得不亦乐乎。

你忠实的，
艾丽西亚

X
苏珊·弗农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朋友，十分感激你关于德·寇西先生的建议。我知道你完全是为我打算，可我现在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按你说的去做。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下决心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我现在并不缺钱花；而且，在那位老先生去世之前，这桩婚姻很可能对我并无多少好处可言。的确，我可以自负地确信，只要我想，就一定能把他拿下。我已经让他见识了我的能量，征服了这颗原本不喜欢我、对我过去的行为充满偏见的心，可以欣然享受胜果了。我希望他的姐姐也不得不承认，在智慧和风姿直摄人心的影响力面前，来自任何人的恶意中伤都是徒劳的。我看得很清楚，我日渐赢得她弟弟的好感，这事让她心神不宁，我也知道她会竭尽全力来对付我。但是，既然我已经在他的心里种下了疑问，让他拿不准她对我的评断是否公允，那么我要想对抗她也将不成问题。这段日子以来，我开心地看到他对我日渐亲密，特别是注意到，由于我有意端起冷若冰霜的尊严架式，坚拒他那种无礼的露骨亲昵，他的态度已然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我从一开始就注意谨守懿范，那份端庄真是平生未曾有过的，然而我内心的支配欲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明确。我已经用脉脉的温情和严肃的谈话完全征服了他，我敢说，他至少已经有半个身子坠入爱河了。这和普通的调情完全是两回事。弗农太太知道我有能力抵消她的恶意中伤，单凭着这份该遭报应的敏锐，她就足以猜到，我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温柔贤淑，背后肯定不是没有算计的。不过，她爱怎么想、爱怎么做都随她去吧。有哪个姐姐能劝阻一个铁了心的年轻人坠入爱河，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呢！现在，我们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情投意合的知心密友，简而言之，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神交。在我这方面，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再往前多迈一步了。那是因为，即使我没有深深地爱着另一个人，也绝不会把我的感情施舍给一个先前胆敢如此鄙视我的男人！雷金纳德是个漂亮人物，也算是无愧于你听到的那些赞誉，然而比起我们在兰弗德的那位朋友，他还差得太远。雷金纳德缺少梅因沃灵的那份优雅，不如他会献殷勤，更不像他那样满口甜言蜜语，让你听得通体舒泰。不过，他还算一个不错的陪伴，足以带给我一些乐趣，让我愉快地度过许多个时辰——若是没有他，我就得一天到晚想办法帮助我那位妯娌克服拘谨，要么就是聆听她丈夫那些没滋没味的废话。你描述的詹姆斯先生的情况，真是太让人满意了，我打算近期就把我的意图略微向弗雷德里卡透露一点。

谨致问候等语，

S·弗农

XI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夫人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母亲，我真的越来越为雷金纳德感到不安了。我亲眼看着苏珊夫人对他的影响与日俱增，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极不寻常的友情，经常在一起长谈。她玩弄手段，极巧妙地卖弄风情，使他的判断力顺应于她自己的目的。尽管我认为苏珊夫人的计划未必着眼于婚姻，但是眼见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这么快地建立起来，还是不能不心生警觉。我希望您能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把雷金纳德叫回家；现在他根本无意离开，我已经三番五次地暗示他，父亲的健康状况很不稳定，如果再多说下去，就算在自己家中也会显得很失礼。如今她对他的影响力似乎无穷无尽，因为她已将他头脑中对她的不良印象抹得一干二净，哄得他不仅忘记了她过去的所作所为，更站出来替那些行径辩护。雷金纳德初到这里时，曾经坚信史密斯先生的话，说她在兰弗德期间曾经勾引梅因沃灵先生和一个已经同梅因沃灵小姐订婚的年轻人，让他们对她着了魔，而现在他却被她的花言巧语蒙蔽，认为那只是无中生有的恶意诽谤。他神情激动地亲口对我说，他后悔听信了史密斯的一面之词。我真心希望她从未踏进过这个家门！她到教堂山之前，我一想到她要来就觉得心神不宁；可我当初万万没有料到，这不安竟会是为了雷金纳德。我设想过，自己和她相处会很别扭，却没料到我的弟弟会变成这样一个女人的俘虏！他以前深知她的本性，并且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她。我想不通，事情怎么竟至于此！如果您能设法让他离开这里，那就再好不过了。

谨致问候等语，
凯瑟琳·弗农

XII
雷金纳德·德·寇西爵士致其子

自 帕克兰

我知道，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会允许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探触自己内心的私秘。但是亲爱的雷金纳德，我希望你更明白事理，别像他们那样罔顾老父的牵挂，自以为有权拒绝向父亲倾吐心声，对他的忠告不屑一顾。你作为一个古老世家的独生子和代表，须知自己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周围人的神经。尤其是婚姻大事，更是关乎一切——你自己的幸福，父母的幸福，还有你的名誉，皆系于此。我想你不至于故意瞒着我和你母亲，或者不考虑我们是否同意，就决然定下婚事。不过我还是不免担心，你可能被那位近来与你过从甚密的女士拖进一桩遭到全家族极力反对的婚姻。苏珊夫人的年纪是个问题，然而她品行上的问题更要严重得多；相比之下，你们之间十二岁的年龄差距倒显得无关紧要了。假如你不是被某种迷恋蒙蔽了双眼，哪里需要我再来复述她那些广为人知的恶劣行迹呢？

她怠慢亲夫、挑逗他人、奢侈无度、不知检点，如此种种实属劣迹昭彰，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至今仍然影响不散。在我们家里，由于查尔斯·弗农先生宅心仁厚，对她的既往向来淡而化之，不予苛责。然而我们知道，尽管他以君子风度宽宥待她，她仍然出于最自私的动机，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挠他和凯瑟琳的姻缘。

如今我年事已高，近来愈发多病，因此很希望看到你安定下来。我们自家的产业丰足有余，对于你未来妻子财产的多寡，我本无意放在心上，唯独其家世出身和本人的品行，却务必要无可挑剔。如果你相中的人选令人满意，我定会满心欢喜地予以支持；但是，对于一桩由对方处心积虑促成、最终必定带来悲惨结果的婚姻，作为父亲，我也要责无旁贷地坚决反对。依我看来，她的行为或许只是受到虚荣心的支配，或许是希望赢得一位对她成见颇深的年轻人的爱慕；不过，她的用意也大有可能比这更深。她生活拮据，自然会寻求经济上能让她受益的伴侣。你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也知道我不能阻止你继承家族的产业，虽然在我有生之年，也并不是没有能力给你制造麻烦。不过，那样一种报复手段，我是无论如何都不屑为之的。

为父在这里把内心的态度和打算向你合盘托出，我不愿你出于惧怕而服从，而是希望你能基于理性和情感做出选择。假如听说你娶了苏珊·弗农夫

人，我生活中的所有安慰将会毁于一旦。一直以来我为自己的儿子感到实实在在的骄傲，这份骄傲也将死去。我将以见他、听闻他的消息和想到他为耻。我写这样一封信，恐怕只是宣泄一下自己心头的压力，此外未必有别的作用，但我深感这是自己的责任所在：我要告诉你，你对苏珊夫人的迷恋在你的朋友圈中已经不是秘密，同时还要警告你当心这个女人。我很想听听，你为什么拒不相信史密斯先生提供的消息，一个月前你不是还对此深信不疑吗？如果你能向我保证，你对她并无别的想法，只想暂且享受和一位聪慧女性交谈的乐趣，而且是单纯地欣赏她的美貌和才干，不至于被这些蒙蔽双眼，对她的缺点视而不见，那就能叫我重新安下心来。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也请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究竟是什么让你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

致颂，

雷金纳德·德·寇西

XIII
德·寇西夫人致弗农太太

自 帕克兰

亲爱的凯瑟琳，很不幸，收到你上封信时，我因为感冒正卧病在床，眼神也不太好，无法自己看信，当时你父亲要读给我听，我只好答应了。这样，你对你兄弟的所有担心，就完全瞒不住他了。这让我深感不安。我本想等到眼睛稍微好些，就给雷金纳德写一封亲笔信，尽我所能来规劝他：对于一个处在他这个年纪、前程远大的年轻人来说，与苏珊夫人这种心机太深的女人发展亲密关系是非常危险的。我还想提醒他，你父亲和我现在有多孤独，在这漫长的冬夜里，多么需要他的陪伴和慰藉。至于这番话能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现在委实不好说。但令我特别担心的是，雷金纳德爵士一旦听说此事，一定会寝食难安，这是我们早有预料的。他看了你的信，立刻明白了你所担心的一切，我确信从那时起，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一时一刻都不曾放下。他当即给雷金纳德写了封长信，让同一趟邮车捎了回去，内容全是关于此事的意见，还特别要求雷金纳德提供从苏珊夫人那边听来的解释，以反驳近来坊间纷传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流言。今早接到了你兄弟的回信，我把它转寄给你，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想要看看。这封信并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字里行间明确透露出的倾向，是一心要维护苏珊夫人。所以，即使他在信里对我们保证不会娶她，我的心里仍旧无法安生。不过，我已经尽力好言安抚了你父亲，他在看了雷金纳德的回信之后，显然已经放心了许多。我亲爱的凯瑟琳，这一切太让人生气了——你那位不受欢迎的客人不仅破坏了我们共度圣诞的计划，还给我们制造了这么多的苦恼和麻烦！替我吻亲爱的孩子们。

爱你的妈妈，
C·德·寇西

XIV
德·寇西先生致雷金纳德爵士

自 教堂山

亲爱的先生：

我刚刚收到您的来信，一时间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我猜想，这都是姐姐的功劳吧，她对我的描述伤害了我在您心目中的形象，让您如此忧虑不安。我真不明白，她怎么会这样理解整个事情，因此搅得自己和全家人都不得安生——她说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我相信除她以外，没有人会想到这种可能性。指责苏珊夫人心怀这种企图，就等于完全否定了她那出类拔萃的判断力，而对于这一点，即使那些切齿痛恨她的人也从来不曾否认过。同样，我自认为具有一定的常识，倘若怀疑我如此待她是存了婚姻方面的想法，也是大大地低估我了。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根本就是无从逾越的障碍。所以我恳求您，亲爱的父亲，别再胡思乱想了，打消您的怀疑吧，这份疑心无论对您自己的安宁，还是对于我们父子间的相互理解，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我和苏珊夫人作伴，并没有其他想法，只想暂且享受和一位绝顶聪慧的女性交谈的乐趣——就像您信里说的那样。弗农太太倘能考虑到我在她府上久住，是出于对她本人和她丈夫的感情，她就会较为公正地认识我和苏珊夫人的关系了。可惜我姐姐对苏珊夫人成见太深，不可能改变看法。她对丈夫的爱，本身是值得嘉许的，但正是出于这份爱，她始终无法宽宥苏珊夫人当初曾经阻拦过他们的婚姻，认为这是苏珊夫人自私自利的表现。然而在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世人都严重地伤害了那位女士，每当看不清她的行为动机时，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妄加揣测。当时，苏珊夫人听说了一些非常有损于我姐姐令名的消息，唯恐这桩婚事会毁了弗农先生的幸福（她对他向来十分关怀），这才加以拦阻。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它不仅解释了苏珊夫人行为的真实动机，消弭了加诸其身的所有指责，同时也足以证明，坊间那些说三道四的流言是何等不足凭信——因为一个人无论多么正直，都难逃恶意的诽谤和攻击。倘若连我姐姐这样恬然自安于世外，既无犯错机会、又无犯错意愿的人，都无法避免他人的责难，那么我们就更不能轻率地指责那些置身于万丈红尘之中、周遭充满诱惑的人，仅仅因为知道他们确实拥有犯错的条件和能力，就随意说他们犯下了这样那样的错。

我为轻信查尔斯·史密斯捏造出来中伤苏珊夫人的不实之辞而深感自责，因为如今我已经认识到，那些人多么严重地伤害了她。说什么梅因沃灵太太

醋海生波，这完全是他在无中生有，他又说苏珊夫人夺走梅因沃灵小姐的爱人，也纯属无稽之谈。詹姆斯·马丁爵士受那位年轻小姐的引诱，对她略加注意也是有的。他是位富有的绅士，可想而知她是有心要嫁给他。人人都知道，梅因沃灵小姐的确是想钓金龟，然而她在一个魅力远超过她的女性面前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将一位可敬男士拉进苦海的机会，对此恐怕没有人会表示同情。然而苏珊夫人却完全无意于这种征服，她一旦发现梅因沃灵小姐由于爱人的背叛而怒火万丈，便不顾梅因沃灵夫妇的恳切挽留，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家人。我有理由相信，詹姆斯爵士曾经正式向她求过婚，但是她一获知他的心意便立即抽身而去，离开了兰弗德，就凭这一点，任何胸怀坦荡的人都必须还她一个清白。亲爱的先生，我相信您能看出以上这些并无一句虚言，并会据此公正地评判一个备受伤害的女人的真实品性。据我所知，苏珊夫人来到教堂山，所抱的意图无不高尚而且友善。她谨言慎行、节俭度日，堪称典范；她无比尊重弗农先生，这和他的美德完全相配；她一心想博得我姐姐的好感，这份诚意实应收获比现在更好的回报。作为一位母亲，她也无可非议。她把女儿安顿在能够接受适当教育的地方，这体现了她对孩子浓浓的爱。只因她不像大多数母亲那样听任盲目而软弱的情感驱使，才被人批评为缺乏母性的温情。然而，任何一位明事理的人都会懂得珍视和推崇她这种导向正途的母爱，也会像我一样，希望弗雷德里卡·弗农不要辜负母亲的一片慈爱，表现得比先前更好一点。亲爱的父亲，我对苏珊夫人的真实态度都已写在这里，看了这封信，您就会知道我是多么欣赏她的才能，又多么钦佩她的人品。我诚心诚意地向您郑重保证，您担心的那些事都是无谓的空穴来风，倘若您仍然不相信我，那将让我感到莫大的羞辱和痛苦。

谨致颂祺等语，
R·德·寇西

XV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夫人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母亲：

我把雷金纳德的信寄还给您，它能让父亲安下心来，我感到由衷地高兴。请您把这话转告父亲，并说我恭喜他去了一大心病。但是，私下里我得对您坦白，这封信仅仅让我相信，雷金纳德只是目前还没有和苏珊夫人结婚的想法，可是谁又能说得准，三个月以后他是否仍然如此呢。对于她在兰弗德期间的行为，他给出的解释似乎很可信，我也希望这是真的；然而，他掌握的信息肯定都是听她亲口说的，所以我非但不怎么相信，反而更多地感到痛心，因为他们连这种话题都可以倾心交谈，可见彼此之间亲密到了何等程度。很遗憾我让他不高兴了，但是看到他那么急切地为苏珊夫人辩白，我还能指望从他那儿得到更好的待遇吗？他现在对我确实非常不满，但我仍然希望自己并没有对她妄下判断。可怜的女人！尽管我有足够的理由不喜欢她，但此时此刻却不由自主地可怜她，因为现在她真的苦恼极了，原因也不只一端。今早她接到一封信，是她女儿所在学校的负责人写来的，要求她立即把弗农小姐接走，因为校方发觉这姑娘试图逃跑。至于她逃跑的原因和去向，信里都没有交代。不过，鉴于此前她在学校的境况似乎好到无以复加，这一举动实在令人遗憾，当然也让苏珊夫人格外伤心。弗雷德里卡大概有十六岁了，也该懂点事了。但是，听她母亲的口风，这孩子的脾气恐怕乖张得很。然而话又说回来，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毕竟没有得到妥善照管，她的母亲理应记得这一点。弗农先生在苏珊夫人做出决定之后，当下便启程去了伦敦。他的任务是尽量说服萨莫斯小姐，让她把弗雷德里卡留下，如果说服不成，就把那姑娘接到教堂山来住一阵子，直到找到其它办法来安顿她。

此时此刻，苏珊夫人正在雷金纳德的陪伴下，沿着灌木丛散步，聊以遣怀，想必还要利用这种令人悲伤的情境，唤起他的万般柔情。关于这件事，她对我谈了很多，言辞很动听；我不愿意显得刻薄，要不然恐怕得说，她的话说得过于漂亮，反倒显得真心不足了。我还是不要挑她的毛病吧，将来她有可能成为雷金纳德的妻子呢！但愿不会！我何苦要比其他人眼光更敏锐呢？弗农先生声称，在展读来信的那一刻，她那忧伤的样子是他平生从未见过的。难道他的判断力竟不如我吗？她很不情愿把弗雷德里卡接到教堂山来，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那样做好像并不是惩罚那孩子的恶

劣行为，反倒是在纵容鼓励她似的。只是眼下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顿她，再说，她在这儿也待不了太久。苏珊夫人对我说："亲爱的弟妹，你肯定能理解，我女儿来这儿期间，咱们大有必要对她严格一些。这虽然令人心痛，却是必须的，我会努力强迫自己做到这一点。我这一向恐怕是太放纵了她。不过可怜的弗雷德里卡的确脾气很坏，听不得一句责备。所以请你务必支持我、鼓励我，如果看到我太软弱，一定要提醒我硬起心肠来。"这番话听起来也算合情合理。雷金纳德对那个可怜的笨女孩气不打一处来。当然，他这样极度讨厌苏珊夫人的女儿，也要怪那个当妈的：他对那女孩的所有印象，无非来源于苏珊夫人的描述罢了。算了，无论雷金纳德的命运如何，我们至少能安慰自己说，我们都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挽救他。再往后会怎样，只能听凭上帝的安排了。

永远爱您的，
凯瑟琳·弗农

XVI
苏珊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教堂山

最亲爱的艾丽西亚，今天早上接到萨莫斯小姐的信，真是把我气坏了，我这辈子都没生过那么大的气。那小冤家竟然跟我玩出走！我从前丝毫都没看出来，她竟是这样一个小魔鬼。她那副温顺的样子，似乎完全继承了弗农家族的怯懦禀性；然而，当我在一封信中向她挑明了对于她和詹姆斯爵士未来的一些想法，她居然在接信后起了逃跑的念头。事情大概就是这样，至少我想不到会有别的什么原因。我猜她是要去斯塔福德郡投奔克拉克一家，因为除此之外她也没有别的熟人。总之，她应当受到惩罚，而且她必须接受这桩婚事。我已经派查尔斯进城去了，让他尽可能地把事情处理好。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想让她到这儿来。假如萨莫斯小姐不愿再收留她，你务必帮我再找一所学校，把她送走——除非我们能让她马上结婚。萨莫斯小姐在信中说，关于这次叛逆举动该作何种解释，她从那位年轻小姐的嘴里问不出一句话，由此更加证实了我先前的判断。我想弗雷德里卡是太腼腆，也太怕我，所以不敢吐露实情。不过，即便她叔叔能够和颜悦色地从她那里探听出一星半点的情况，我也并不害怕；我自信能够编出一个同样令人信服的故事。如果说我在哪个方面堪能引以为傲，那便是这高超的口才了。对语言的出色驾驭，自会赢得他人的尊重和钦佩，就像美貌能惹人爱慕一样。在这地方，我有足够的机会来锻炼我的语言天分，因为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谈话上了。

雷金纳德总是心烦意乱，除非我俩单独相处。只要天气允许，我们就会一连几个小时在灌木林中相偕漫步。总的来说，我很喜欢他：这个人很聪明，也很健谈，但是有时候态度鲁莽，惹人恼火。他的性格中有那么一种荒唐可笑的敏感，每次听到什么对我不利的传言，总是要追根究底地逼着我解释清楚，直到他认为弄清了整个来龙去脉才算作罢。我知道这是一种爱的表现，但是说实话，我对此并不特别欣赏。我极其偏爱梅因沃灵那种温和、大度的性格，他打心底里对我的美德深信不疑，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和那一位比较起来，我很瞧不起眼前这个人的小气多疑，他似乎永远在和自己争论，一边质疑内心情感的合理性，一边又为它辩护。说真的，梅因沃灵要比雷金纳德强多了——无论哪方面都是如此，只可惜他不能和我在一起！可怜的家伙！他嫉妒得发狂，可我却一点都不难过，因为我深知嫉妒是爱的最好支撑。他一直恳求我允许他到乡下来，在附近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地住下，但是我决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那些忘记自己的

本分、也不在意世人眼光的女人是不可原谅的。

你永远的，
S·弗农

XVII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夫人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母亲：

弗农先生已经于星期四晚间回家，带回了他的侄女。苏珊夫人当天早些时候收到他寄来的短信，说萨莫斯小姐断然拒绝弗农小姐继续留在她的学校里；所以我们就赶着做些准备，整个傍晚一直翘首期待着他们。他们到家的时候，我们正在喝茶。弗雷德里卡走进屋，怯生生的，我从来没见过被吓成这样儿的小东西。苏珊夫人刚刚还在流泪，为下一刻的见面而坐立不安，却于瞬间表现出完美的自制力，镇定自若地迎接了女儿，没有流露一丝一毫的柔情。她几乎没有和女儿说话。大家刚一落座，弗雷德里卡就忍不住哭了出来，随即被她母亲带了出去。过了好一会儿，苏珊夫人眼睛红红地回来了，情绪和女儿进门前一样激动。当天晚上弗雷德里卡再也没有露面。可怜的雷金纳德眼见他的漂亮朋友如此伤心，感到极度不安，一直用温柔而关切的眼光望着她；而我冷眼旁观，发现她对雷金纳德察言观色之余，时而现出一丝得意之态。这真让我感到难以忍受。这出感伤大戏整整演了一晚上，她的表现过于夸张做作，我由此确信，她心里没有半点真情实感。自从见过她的女儿之后，我对她更加气愤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显得那么愁苦，简直让我心疼。苏珊夫人绝对是过分严厉了，因为弗雷德里卡完全不像是一个脾气拗逆、需要严加管束的孩子；她看起来非常怯懦，沮丧而又懊悔。这孩子很好看，尽管不如她母亲俊美，而且丝毫不像她。弗雷德里卡相貌精致，但不像苏珊夫人那么白皙娇艳，而是继承了弗农家族典型的鹅蛋脸和温柔的黑眼睛，当她同我或者她叔叔说话时，小样儿更是分外甜美。因为我们待她很友善，自然赢得了她的感激。

她母亲话里话外总是暗示她的性格乖张，可我在她的脸上却没看出一丁点儿坏脾气的痕迹。这母女二人相处时我一直从旁观察，发现苏珊夫人始终态度严厉，弗雷德里卡则沉默而沮丧。这让我觉得，苏珊夫人其实根本不爱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给她公正的评价，也不曾亲切地对待她。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和我的侄女交谈，她很腼腆，我想我也看得出，有人在刻意阻止她和我过多接触。关于她出走的原因，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可想而知，她那位好心的叔叔在接她回来的路上没敢和她深谈，惟恐问得太多会惹她伤心。要是我当时能亲自去接她该多好！我想，在足足三十英里的旅途中，我肯定能问出事情的真相。应苏珊夫人的要求，那架小

钢琴被搬进她的梳妆室，弗雷德里卡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据说是为了练琴。可是我每每从那儿经过，里面总是静悄悄的，也不知道她自己在房间里都做些什么。那屋子里书倒是不少，但是，像她这样一个十五年来一直无人管教的孩子，想必是不懂得、也不乐意读书吧。可怜的小东西！如果她从那居室的窗口望出去，所见的景象于她恐怕也不大有益。您知道，那个房间正好俯瞰着草坪，草坪边上就是灌木丛，她也许看得见自己的母亲和雷金纳德长时间地一起漫步，热烈地交谈。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目睹此情此景倘若毫无想法，那就未免太幼稚了。给自己的女儿做出这种榜样，难道是可以原谅的吗？然而雷金纳德依然认为苏珊夫人是天下最好的母亲，而把弗雷德里卡贬得一文不值！他认定弗雷德里卡此次出走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也不是受了什么刺激所致。我当然不敢说她真的受过某种刺激，但是据萨莫斯小姐讲，弗农小姐在校期间，从来没有丝毫固执乖张的表现，她简直是突如其来地策划了这次逃跑事件——有鉴于此，我无法轻易相信苏珊夫人的那番说辞，她声称弗雷德里卡只是受不了校规的约束，想要摆脱学业，这才动了逃跑的念头。她用这些话蒙蔽了雷金纳德，还想骗取我的信任。唉，雷金纳德，你的判断力竟被奴役到这种地步！他甚至不敢承认弗雷德里卡长相美丽，当我说她很美时，他只回答道，她的眼睛没有神采！他有时候言之凿凿地说她不明事理，有时候又说她只是性格成问题。简而言之，对于一个随时随地都在撒谎的人来说，前后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苏珊夫人觉得必须把问题归咎于弗雷德里卡，所以不免惺惺作态，一会儿装作原谅了她的坏脾气，一会儿又为她的心智愚钝而叹息。而雷金纳德只不过是这位女士的传声筒而已。

您永远的，
凯瑟琳·弗农

XVIII
发信及收信人同上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母亲：

我高兴地看到，我对弗雷德里卡的描述引起了您的兴趣，因为我相信，她完全配得您的关切。我若把自己新近得到的一个印象告诉您，您肯定会对她更添好感。我见到一些端倪，使我不由得猜想，她可能喜欢上了我的兄弟。她的目光常常凝注在他脸上，带着一种忧郁的倾慕，表情极为动人。雷金纳德当然很英俊，更难得的是仪态也很潇洒，非常引人注目。我相信她也深有同感。她平常显得沉静多思，略带忧伤，然而每当雷金纳德说了什么有趣的话，她的神色就会开朗起来，脸上绽出微笑。无论他讨论的话题多么严肃，我毫不怀疑，他说的每一个字她都听在耳中，记在心上。我很想提醒他注意到这些，因为您和我都知道，他的心是多么温柔易感。如果弗雷德里卡纯真无邪的感情能让他挣脱那位母亲的罗网，我们真得为她来到教堂山的那个日子而感谢上帝啦。亲爱的母亲，我想您肯定会乐意接纳这样一位儿媳的。当然，她非常年轻，受的教育也很差；此外，她那轻浮的母亲也是个糟糕的榜样。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她的性情是极好的，天赋也不错。她没有什么才艺，但是根本不像人们想的那么无知，因为她喜欢读书，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上面了。她的母亲比以前越发不爱搭理她了，我就尽量多叫她来陪我。我努力帮她克服羞怯，我们成了好朋友。尽管她在母亲面前从不开口说话，但是和我单独相处时也挺爱说的。显然，假如苏珊夫人能够好好对待她，这姑娘肯定会出落得更可爱。这样温柔多情的心灵，亲切体贴的举止，一派天然、无拘无束地流露出来，世上真是难找。她的小表弟和小表妹们都非常喜欢她。

爱您的女儿，
C·弗农

XIX
苏珊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教堂山

我知道你很想听听弗雷德里卡最近的消息，说不定会埋怨我疏忽了你，这么久都不写封信。这丫头是两星期前的礼拜四由她叔叔接来的。当然了，她一到这儿，我第一时间就追问她为什么出走，并很快发现我原来的推断一点也不错：事件的根源就在于我那封信。我设计的前景把她吓坏了，结果，出于小女孩的乖张和愚蠢，她就决定逃出学校，立刻乘公共马车投奔她的朋友克拉克家。事实上她已经跑到两条街以外，幸好校方及时发现人不见了，这才把她追上，并抓了回来。以上就是弗雷德里卡·弗农小姐有生以来的第一件辉煌壮举。想想看，她还是个十六岁的毛丫头，就做出了这种事，等到长大成人后说不定要折腾到怎样惊天动地的地步呢。我特别生气的是，萨莫斯小姐为了标榜体面，竟然拒绝继续收留她。考虑到我女儿良好的家庭背景，其实这无非是个微末小节而已。想来想去，我只能认为这位女士主要是担心在这个学生身上赚不到钱。但无论如何，弗雷德里卡现在回到了我手上。她现在无所事事，便又春心萌动，继续尝试在兰弗德小住期间就已经开始的浪漫计划。她居然爱上了雷金纳德·德·寇西！她违背母命，拒绝了一桩打着灯笼都没处找的好姻缘——这还不算，她又不经母亲的许可滥施情感。在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当中，再没见过像她这么愚蠢的。她必将成为所有人的笑柄！她的感情还算丰富细腻，然而她总是笨拙地把真心流露在外，就难免显得荒唐可笑，让随便哪个男人见了都瞧不起。

在爱情这件事上，光靠天真纯朴是没有用的。这丫头天生头脑简单，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我不清楚雷金纳德是否看出了她的心思，其实他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他现在根本不拿她当回事，假如被他看破她的迷恋，她就更成了人家鄙视的对象。她的美貌很得弗农夫妇的夸赞，然而雷金纳德对此却无动于衷。她的婶婶特别喜欢她，这当然是因为她一点都不像我。对于弗农太太来讲，这丫头是个再好不过的陪衬：弗农太太最喜欢摆出一付沉稳端庄的模样，垄断交谈中所有的道理和智慧，弗雷德里卡永远都不会让她黯然失色。她刚来的时候，我曾经极力阻止她和她婶婶接触太多，不过现在我对她放松了约束，因为我笃定她能遵守我为她立下的谈话规矩。我的确非常宽容，但是你别以为我有一时一刻放弃了关于她婚事的计划。绝没有。在这件事上，我的决定从未动摇过，只是现在还没想好怎样具体实施罢了。我不想在这里着手行动，免得弗农夫妇又把他们的聪明

脑瓜儿伸进来问东问西，而我眼下又没有钱进城。所以，弗雷德里卡小姐的事就只能再等等了。

你永远的，
S·弗农

XX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夫人

自 教堂山

亲爱的妈妈，我们家里住进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昨天到的。当时我正在照料孩子们吃饭，听见门前来了一辆马车。我想或许自己应该出面接待一下，就赶紧出了育儿室，刚走到楼梯上，就见弗雷德里卡迎面跑上来，脸色苍白如纸。她和我擦身而过，冲进了自己的房间。我立刻跟进去，问她出了什么事。“噢！他来了——詹姆斯爵士来了，我可怎么办？”这话说得没头没脑，我正要追问清楚，这时有人敲了一下门。来的是雷金纳德，他奉苏珊夫人之命，召呼弗雷德里卡下楼去。“是德·寇西先生！”弗雷德里卡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妈妈叫我，我得走了。”

我们三人一道下楼，我看见雷金纳德惊讶地审视弗雷德里卡那惊恐的神情。在早餐室我们见到了苏珊夫人和一位绅士模样的年轻人。她介绍说，这位是詹姆斯·马丁爵士——您或许还记得，传言中她用计从梅因沃灵小姐身边夺走的就是这个人。不过，她将此人招揽到裙下，似乎并不是为了自己，抑或她改变了主意，要把他转让给自己的女儿。因为现在詹姆斯爵士不顾一切地爱着弗雷德里卡，也得到了那位妈妈的全力支持。然而我确信，那可怜的女孩儿并不喜欢他。尽管他的外形和举止都挺不错，但是我和弗农先生都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缺乏头脑。

我们走进房间时，弗雷德里卡显得如此畏缩和迷茫，让我心疼得不行。苏珊夫人对她的客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我想我看得出，她并不十分高兴看见他。詹姆斯爵士一直在絮絮叨叨，一次次为自己的擅自造访而客气地向我道歉，中间频频没来由地发笑；有些话他反来复去地说，比如他对苏珊夫人说他前些天见过约翰逊太太，光这一件事就说了三遍。他偶尔和弗雷德里卡说两句话，但更多的时候则把注意力放在她母亲身上。那可怜的姑娘一直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她低垂着眼帘，脸色忽红忽白，变幻不定。与此同时，雷金纳德静静地坐在一旁，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最后，苏珊夫人恐怕是对这情形感到厌倦了，便提出到外面去散步。我们请两位男士稍候片刻，然后上楼去穿大衣。

在楼梯上，苏珊夫人请求到我的梳妆室里待一小会儿，只几分钟，因为她很想和我私下里谈谈。于是我把她带进房里。门一关上，她就开口说：“亲爱的弟妹，詹姆斯爵士来得实在太让人意外了，我这辈子也没这

么吃惊过。他的出现是如此突兀，我想我需要为此向你道歉。然而作为一个母亲，他的举动让我觉得很荣幸。他对我女儿爱得痴狂，再见不到她就活不下去了。詹姆斯爵士是个性情和悦的年轻人，人品也极好，或许有点太啰嗦，但这点儿毛病花上一两年时间也不难纠正。从其他各个方面讲，他都是弗雷德里卡的绝佳夫婿人选。所以，我一直很开心地看到他对弗雷德里卡一往情深。我相信，你和弗农先生也会衷心赞成这桩亲事的。这种可能性我之前从未向任何人提过，因为考虑到弗雷德里卡还在读书，这件事暂时不便张扬。但是现在看来，弗雷德里卡的年龄已经不小了，不适合再给关在学校里，所以她和詹姆斯爵士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我原本打算再过几天就详细告诉你和弗农先生的。亲爱的弟妹，我相信你能原谅我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守口如瓶；不过你肯定也会同意，像这种事情，无论由于什么原因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时，小心谨慎、口风把得严一点总不会错。相信再过些年，当你也高高兴兴地为你那可爱的小凯瑟琳寻到这样一位家世、人品都无可挑剔的贵婿时，你就能够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了。不过，感谢上帝，你不至于像我一样，为着女儿寻到一个好归宿就欢天喜地到这种程度。凯瑟琳将来必定妆奁丰厚，不像我的弗雷德里卡，没有享受舒适生活的幸运保障。”

最后，她要求得到我的祝福。我顺情说了两句。因为突然听闻这么大的一件事，我心里都乱成一团了，话也说不周全，那情景肯定显得非常尴尬。然而，她却充满热情地向我道谢，感谢我殷切关怀她和她女儿的幸福。她接着说：

“亲爱的弗农太太，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场面话，也不善于做作装假，向来是有啥说啥。所以，说两句推心置腹的话，你一定会相信此言不虚：在认识你之前，我就听到很多对你的赞美之辞，可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爱你爱到这个程度。我还得说，你对我的友情让我特别欣慰，因为我有理由相信，有人曾经试图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无论这些人是谁，我都要辜负他们的一番‘美意’了：我只想让他们看看，咱俩现在的关系有多么融洽，看看我们彼此间的深情厚谊。但是我不能多耽误你的时间了。你对我和我女儿是这样仁慈，愿上天为此眷顾你，保佑你幸福绵长。”

亲爱的妈妈，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您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段表白是如此诚挚，如此郑重！可是我仍然禁不住怀疑她说的每一个字。

至于雷金纳德，我相信他根本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当詹姆斯爵士到来的时候，他显得震惊而迷惑。他的注意力完全被那个年轻人的愚蠢和弗雷德里卡的窘迫吸引住了。尽管苏珊夫人私下跟他聊过几句，起到了一点安抚作用，但是我相信，他仍然感到痛心，不理解苏珊夫人怎么会允许这样一个男子追求自己的女儿。

詹姆斯爵士大大咧咧地表示要留下来住些日子，希望我们不要见怪，他说他也知道这样做很无礼，但他之所以如此不揣冒昧，是把我们当成自家人了——随后他又笑着说，但愿不久之后真的能和我们成为一家人。他说得这么露骨，就连苏珊夫人的脸上都有点儿挂不住了。我想她心里肯定恨不得马上把他赶走。

但是，如果弗雷德里卡的心思不出我和她叔叔所料，我们就必须做点什么，来帮帮这个可怜的姑娘。她不应当成为她母亲的手段和野心的牺牲品，我们也绝不能让她孤立无援地承受因之而来的恐惧。这姑娘既能慧眼识人，在天下男子当中独独赏识爱慕咱们的雷金纳德·德·寇西（虽然他对她不屑一顾），她就理当拥有更好的命运，而不是嫁给那个詹姆斯·马丁爵士。只要我能找到机会和她单独谈谈，肯定能问出事实真相。然而她似乎在有意躲着我。但愿她不是因为做了什么错事而不敢见我，但愿我没有错看了她。她对待詹姆斯爵士的态度，可以充分说明她完全了解事情的始末，而且感到非常难堪。不过我从中看不出丝毫鼓励或挑逗的意味。

再谈，亲爱的母亲。

您的，
凯瑟琳·弗农

XXI
弗农小姐致德·寇西先生

先生：

希望您能原谅我的冒昧。若不是大难临头，我实在没有脸给您添麻烦。关于詹姆斯·马丁爵士的事，我感到痛苦万分，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只好写信给您。因为妈妈甚至禁止我和叔叔、婶婶谈论这个话题。鉴于这种情况，我向您求助似乎是故意违抗母命，利用她的疏漏。但是，如果您不能站在我这一边，劝她取消这桩婚事，我就要疯掉了，因为我无法忍受这个人。除了您以外，这世上再没有别人可以说服她。如果您能大发慈悲为我说几句话，劝她把詹姆斯爵士送走，我对您的感激纵使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我向您保证，先生，这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始终认为，这个人愚蠢、无礼，十分讨厌，现在他变得比以前更糟糕了。我宁可出去做工养活自己，也不愿意嫁给他。我明白，给您写这封信是极其冒昧的举动，不知道如何向您表达我的歉意才好。我能想象妈妈会气成什么样子，情知如此，我也非得冒这个险不可。先生，我是

您最卑微的仆人，
F. S. V.

XXII
苏珊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教堂山

真是太不可容忍了！最亲爱的朋友，我这辈子从来没生过这么大的气，胸中郁积的怒火无处发泄，只有写信给你，略求安慰。我知道，你完全了解我的感受。谁能想到，这个星期二，詹姆斯·马丁爵士居然跑了过来！想想看，我该有多么震惊、多么恼火——你是清楚的，我绝不愿意让他在教堂山露面。你没能提前获知他的意图，实在可惜！他不但冒冒失失地闯到这里，竟然还自作主张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我真恨不得灌他一杯毒药！不过，我还是尽量善用这种局面，顺水推舟地向弗农太太婉转说明了我的想法，结果大获成功。不管她内心的真实感想如何，反正她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我还郑重警告弗雷德里卡，必须对詹姆斯爵士以礼相待；我明确告诉她，我的决心已定，她非嫁给这个人不可。她只说自己如何如何痛苦，此外并没有别的话。一段时间以来，我眼见这丫头对雷金纳德的爱慕与日俱增，又吃不准他若得知这份情感，会不会滋生投桃报李之意，因此我越发坚定地亟欲促成这桩婚事。有些男女间的好感仅仅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之上，我平生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等人和这等事。尽管如此，我却不能确定，他和弗雷德里卡之间最终会不会发展到这一步。的确，雷金纳德并未因此而冷落我分毫，但是他近来时不时会不由自主而且全无必要地提及弗雷德里卡，有一次还夸了她几句。

詹姆斯爵士的到访让他大吃一惊，开始的时候，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位来客，我很欣慰地看到，他的眼光里不无妒意。可惜我无法借这个误会好好折磨他一番，因为詹姆斯爵士虽然对我极尽殷勤，却很快向所有人挑明了，他的心是属于我女儿的。

趁着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我毫不费力地说服了德·寇西，让他相信缔结这门亲事从总体而言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且整个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这家人当然全都看得出，詹姆斯爵士绝不是什么聪明人，但是我已经向弗雷德里卡明确下达禁令，不准她向查尔斯·弗农或他的太太诉苦，所以这件事他们就算想管也管不了。可我心里清楚，我那位无礼的妯娌只等着一个机会来插手呢。

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从容推进，虽然我心里焦灼地盼望着詹姆斯爵士赶快滚蛋，但是整个事态的进展却让我非常满意。所以，当我发现自己的全盘

计划突然被打乱，而且这一干扰竟然来自一个我根本没有防备的方面，可想而知我心里是个什么滋味！今天一早，雷金纳德走进我的梳妆室，破天荒地一脸严肃。几句开场白之后，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大道理，说我违背我女儿本人的意愿，硬要把她嫁给詹姆斯·马丁爵士，这是非常不恰当、非常不近人情的。当时我都怔住了。当我发现他是有备而来，没办法一笑了之的时候，就冷静下来，请他做出解释，并要求他说明自己是被什么动机驱使、或者受了什么人的指使才来谴责我的。于是他告诉我，是我的女儿向他透露了关于她自己、詹姆斯爵士和我之间的一些情况，他为此感到十分不安。他的这番话里，还混杂了一些无耻的恭维和不合时宜的柔情表白，我无动于衷地听着，权当是耳旁风。

简而言之，我发现一开始是她写信求他插手此事，而他在接信以后，就找她谈了一次，以便了解一些细节，并确切探知她的真实心意。

我毫不怀疑，这丫头趁此机会直截了当地向他吐露了爱意。一见他提起她时的那副样子，我就明白了。这份爱当真令他改头换面了呢！作为一个男人，面对自己无意招惹的一份恋慕和出乎意料的表白，居然如此沾沾自喜，这只能招致我永远的蔑视。我永远厌恶他们两个人。但凡他对我有一点真心，又怎么会听信她那套说辞呢？至于她，揣着一腔叛逆的小心思和粗俗下流的情感，径直投入一个年轻男人的保护之下，而此前双方总共都没有说过两句话！她的厚颜无耻和他的轻信，同样令我感到不可思议。他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相信她说我的那些坏话！难道他不该坚信我的一切举动肯定出于某种难言的苦衷吗？他曾口口声声说信任我的理智和仁慈，如今这份信任又去了哪里？他若真心爱我，对诋毁我的人自会满腔愤慨——况且这口出谰言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一无天分、二没教养，一向令他嗤之以鼻的黄毛丫头！可是，我怎么看不到他的愤慨呢？！

一开始我还能保持镇静，但过了一会儿便忍无可忍了，我希望自己后来的态度显得足够凌厉。他又软下来哄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安抚我的忿恨。但是，一个被如此指责、如此冒犯的女人，若能被几句恭维话哄得回心转意，那她就是个十足的傻瓜！最后，他扭头走了，和我一样生气，并且表现得比我还要激烈。我生气时的样子冷若冰霜，而他则是火冒三丈。依我看，他的怒气既已发泄出来，大概很快就会平息；但是，就算过后他能消了气，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我的恨意却历久弥新、永远无法抹去。这会儿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赌气呢——我听见他从我这儿出去就径直回房了。可以想见，此时此刻他的想法该有多么令人不快！不过有些人的情感就是这么不可理喻。我还得再平静一会儿，才能去见弗雷德里卡。今天发生的一切，我要让她铭记不忘！她将会发现，她那番柔情诉说全是枉费心机，只会招来世人永远的蔑视，还有她那被伤害的母亲心头最强烈的忿恨。

爱你的，
S·弗农

XXIII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夫人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母亲，我要恭喜您！那件让我们日夜忧心的事，如今有望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前景看来非常乐观。如今事情出现了这样好的转机，我反倒觉得后悔，前些日子真不该把我的担忧一股脑地倾吐给您，白白地让您担惊受怕；就算危机已经过去，您得知此信的喜悦恐怕也难以抵偿先前所受的煎熬。

此刻，我激动得连笔都握不稳了。但我还是决定写封短信，让吉姆给您捎去，好让您大致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相信您听了这个好消息一定会大吃一惊的：雷金纳德要回帕克兰啦！

大约半小时前，我正陪着詹姆斯爵士坐在早餐室里，忽然被雷金纳德叫了出去。我一眼就看出，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他满脸通红，说话时神情特别激动。亲爱的妈妈，您是知道的，他只要一冲动，就是这副火急火燎的样子。

“凯瑟琳，”他对我说，“我今天就要回家了。离开你我很难过，但是我一定要走。我已经很久没见过父亲和母亲了。我马上派吉姆带着猎狗先回去，如果你要捎信的话，可以交他带走。我本人要等到周三或周四才能到家，因为我路过伦敦的时候，还有些事要处理。但是在我离开之前，必须提醒你一件事——”他压低了嗓音，一字一句地说：“别让那个马丁骚扰弗雷德里卡·弗农。他想娶她，她妈妈也极力撮合这门亲事，可是她本人根本不愿意。请你相信，我说的话句句是真。我知道詹姆斯爵士赖在这里不走，让弗雷德里卡痛苦万分。她是个可爱的女孩，理当有更好的命运。马上把那个人撵走，他只不过是个蠢货罢了！可是她妈妈究竟有什么打算，就只有天晓得了！我们再见吧。”他诚恳地握着我的手，又补充道，“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可是，请你记住我关于弗雷德里卡的话，务必尽心关照她，别让她受屈。她是个温柔的姑娘，比我们一向以为的更有见识。”

说完这些话，他就急匆匆地转身，跑上楼去了。我没有拦着他，因为我能体会他当时的心情。听到他这番话时，我内心的感受真是难以描述。我又惊又喜，以至于在原地呆站了一两分钟，才缓过神儿来；而达到平静的喜悦则还需要多沉淀些时候才行。

我回到早餐室后大约十分钟，苏珊夫人走了进来。我心里当然清楚，她刚才肯定和雷金纳德起过冲突，于是忍不住好奇地打量她，想从她的脸上找到些蛛丝马迹，以确认自己的判断。然而，她真是个骗人高手，整个人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先是东拉西扯地和我闲聊了一会儿，这才说道："我听威尔逊说，德·寇西先生要离开我们了——他真的今天上午就走吗？"我点头称是。"昨天晚上他可一点儿口风都没透，"她笑吟吟地说，"今天吃早餐的时候也没提起。不过，兴许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走呢。年轻人嘛，总是一会儿一个想法，常常突如其来地做出决定，转眼之间又变了。如果他最后改了主意说要留下来，我一点儿都不会吃惊。"

她又待了一小会儿，就离开了房间。不过，亲爱的母亲，我想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他会改变计划，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显然已经无可挽回了。他们肯定吵过一架，而且是为了弗雷德里卡的事。她表现得如此镇定，真是让我吃惊。当您重新见到雷金纳德，该有多么高兴啊！您会发现，他并未辱没您二老的器重，依然是您们幸福的源泉！等到我下次给您写信时，大概就能告诉您，詹姆斯爵士已经走了，苏珊夫人也认输了，弗雷德里卡获得了安宁。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最终都会做成的。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到这个惊人变化在您那边造成的影响。最后还是那句话：最热烈地恭喜您！

您永远的，
凯瑟琳·弗农

XXIV
发信及收信人同上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母亲，发出前一封信的时候，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彼时的欢乐竟会如此迅速地发生逆转，变成了沉重的忧伤。现在我后悔到了极点，真不该给您写那封信。然而谁能料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亲爱的妈妈，就在两小时之前，我还因为希望而欢欣鼓舞，而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化为泡影了。苏珊夫人和雷金纳德已经和好如初，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只除了一件：詹姆斯·马丁爵士被打发走了。如今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我实在大失所望。雷金纳德已经整好行装，并吩咐人去牵马，似乎一切就绪，只待出发了。想必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安心了吧？

我一直等着和他道别，足足等了半个小时，依然没见动静。我先安排好给您捎信的事，随后去了弗农先生的房间，和他谈起事情的前前后后。后来我又觉得该去找找弗雷德里卡，那天吃过早饭后我就再没见过她。结果我在楼梯上遇到了她，发现她正在哭泣。

“亲爱的婶婶，他要走了——德·寇西先生要走了。这都是我的错。您一定很生我的气吧，可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回答道：“亲爱的，你不必为此向我道歉。对于能让我弟弟回家的人，我感谢还来不及呢。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差点儿说走了嘴，连忙掩饰道，“因为我父亲十分想念他。可你又是怎么促成这一切的呢？”

她涨红了脸，回答道：“詹姆斯爵士令我苦恼得厉害，所以我忍不住——我知道，我犯下了一个大错。可是您想象不到我是多么痛苦，妈妈又命令我，绝对不准向您和我叔叔说起这件事，所以——”“所以你就告诉了我弟弟，向他求助，对吗？”我见她难以启齿，就接着她的话茬儿猜测道。“不是，但我给他写了封信，我确实那么干了。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花了两个小时写那封信。写完之后，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有勇气把信交给他。然而，早饭后我准备回房间的时候，在走廊上遇到了他。我心里知道，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一瞬间了，于是就硬着头皮把信交给了他。他非常仁慈，当即收下了那封信。我看也不敢看他，直接跑开了。我心里害怕得要命，几乎无法呼吸。亲爱的婶婶，你不知道我这一向有多难过。”

“弗雷德里卡，”我说，“你早该把你的伤心事说给我听。那样你就会发现我是你的朋友，愿意随时随地帮助你。难道你觉得，你叔叔或者我本人不能像我弟弟那样热心地支持你吗？”

“我当然不怀疑您的仁慈，”她的脸又红了，“但是我以为德·寇西先生能够说动我妈妈。然而我错了：他们为这件事大吵了一架，现在他要走了。妈妈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我的处境会比原来更糟糕的。”“不，你不会的。”我回答道，“事到如今，你母亲的禁令也作不得数了。你应当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她无权让你悲伤，也不可以那么做。你向雷金纳德求助，反倒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好。我认为这再好不过。放心吧，你再也不会被迫陷于苦恼了。”

就在这时，我吃惊地发现雷金纳德从苏珊夫人的梳妆室里走了出来，心中顿生不祥之感。他一眼看到我，脸上窘态毕露。弗雷德里卡则立即溜得无影无踪。“你要走了吗？”我问，“弗农先生在自己房间里，你可以到那儿去跟他道别。”“不，凯瑟琳，”他回答，“我不走了。能和你谈谈吗？”

于是，我们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口解释，神色越发尴尬：“呃，我发现自己又犯了不动脑子、鲁莽行事的老毛病。我完全错怪了苏珊夫人，还差点带着对她的误解离开这所房子。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误会，我想我们都误会了。弗雷德里卡不懂得她母亲的心。苏珊夫人一心为了她好，可是她却不肯对母亲推心置腹。所以，苏珊夫人并不知道该怎样让她女儿快乐。再说，我也没有权力干预此事。弗农小姐向我求助，她是找错了人。总之，凯瑟琳，一切都弄乱了，不过现在事情都解决了，皆大欢喜。我相信苏珊夫人很想和你谈谈这件事，如果你有空的话。”“那当然。”我回答道，暗自为这个如此蹩脚的故事而叹息。但是我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明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白费。

雷金纳德如释重负地离开了，我转身去找苏珊夫人，心里忍不住地好奇，很想听听她又会怎么说。

苏珊夫人一见我就微笑着说：“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您的兄弟终究不会离开我们的。”“不错，您是这么说过。”我板着脸回答道，“可我当时还自以为您说错了呢。”“其实我也不敢擅下断语，”她回答说，“只不过我当时忽然意识到，他之所以决意要走，原因可能在于今天早上他与我的一次谈话，由于彼此间有些误会，谈话结束的时候他显得很不高兴。这个念头让我心头一震，我当即认识到，这只是我俩之间的偶然争执——我在其中的过错或许并不比他少，无论如何也不该因为这点小事而让您失去姐弟相聚的快乐。您应该还记得，我当时几乎马上离开了房间。我决心一分钟也不耽搁，尽可能地澄清我们之间的误会。事情是这样的：弗雷德里卡激烈地反对嫁给詹姆斯爵士。”“那么夫人您认为她应该嫁给他吗？”我有些激动地

大声说，“弗雷德里卡是那么聪慧，而詹姆斯爵士却毫无头脑。”“亲爱的弟妹，无论如何，我没啥可后悔的，”她说道，“恰恰相反，我倒是欣慰得很，因为看到我女儿表现出了一点有见识的迹象。詹姆斯爵士的素质当然是差了些（他那孩子气的举止让他显得更糟糕），然而，但凡弗雷德里卡的眼力和本事能像我希望的那么强——或者，哪怕我早知道她拥有的真实能力，我也不至于那么急切地撮合他们俩。”“这真是怪哉，只有您一个人看不到您女儿的聪慧！”“弗雷德里卡从不展现自己的能力。她的举止腼腆，非常孩子气，在我跟前总是畏畏缩缩的。她那可怜的父亲在世时把她给宠坏了，所以我只好对她稍微严厉一点儿，结果她就疏远了我，跟我一点儿也不亲。再说，她并没有多么了不起的灵气、天分或头脑，否则的话，就是想藏也藏不住啊。”“倒不如说，她所受的教育大有欠缺！”“天知道，我亲爱的弗农太太，我心里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是说到那个在我心中如此神圣的名字，我情愿忘记他生前的一切错处。”

说到这里，她假惺惺地做出要哭的样子。我实在懒得看她演下去，便不耐烦地问：“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您和我兄弟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争执？”“事情起因于我的女儿。她的行为既印证了她的不明事理，也说明她有多么怕我，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她给德·寇西先生写了一封信。”“这我知道。您下了禁令，不准她向弗农先生和我述说她的痛苦，这样一来，她除了向我兄弟求助，还能怎么办呢？”“仁慈的上帝！”她高声说道，“您不会把我想得那么不堪吧！难道您以为，我明明知道她不开心？我是故意让我亲生的孩子身陷不幸，而且由于害怕你们干预这一恶毒阴谋，就用禁令封住她的口？您认为我内心毫无正直的品性、没有母爱的天性吗？她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在这世上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增进她的幸福，难道我会把她推进火坑？这种想法多么可怕啊！”“那么，您不准她和我们说，到底是出于什么居心？”“我亲爱的弟妹，不管具体情况如何，让您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处呢？她的那些恳求，连我自己都不愿理睬，难道还要让您来为此操心吗？这不论对您、对她还是对我都没有什么益处。我向来是一旦做出决定，就不愿受到旁人的干扰，无论对方的用意多么友善。我确实错了，可是我当时以为自己是对的。”“夫人您提起自己的错误总是闪烁其词，能说得再清楚一点吗？是什么让您对您女儿的感情产生了如此严重的误会？她不喜欢詹姆斯爵士，难道您一点儿不知道？”“我当然知道詹姆斯爵士不是她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但是我有理由认为，她之所以反对这门亲事，并不是因为看到他有什么不好。关于这件事，我亲爱的弟妹，您还是别再刨根问底了。”接着，她拉起我的手，亲昵地说：“我坦白地承认，我确实向您隐瞒了一些情况。唉，弗雷德里卡让我伤透了心！尤其是她去向德·寇西先生求助，更让我痛心。”“您这样神秘兮兮，究竟想暗示什么？”我问，“您认为您的女儿对雷金纳德抱有好感？那又怎样？就算她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看出詹姆斯爵士的愚蠢而拒绝他，就不值得理睬吗？还有，您知道，以我弟弟的性格，面对如此恳切的求助，根本不可

能置之不理。您又何必因为他插手此事就和他争吵呢？”

“雷金纳德天生一副热心肠，您这个当姐姐的是知道的，他一听说这事，就跑来规劝我。他满心同情那个倍受折磨的姑娘——那个悲悲切切的女主角！我们之间有一些误解：他在这件事情上过度指责了我，而我则认为他对此横加干预是不可原谅的举动。不过，我现在已经不那么想了。我是真心看重他，所以当时才那么怒不可遏，气他辜负了我这一片心。我们俩都是急脾气，吵架的事当然双方都有责任。他决定离开教堂山也是一时冲动。不过，我一听说他的打算，当即就想到，或许我们都误会了彼此的意思。于是我决心趁着为时未晚，找他把事情谈开。一直以来，我对于您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怀着浓厚的感情，我得承认，假如我和德·寇西先生的交情落得如此悲哀的结果，肯定会让我痛心不已的。我只想再说一点，现在我既已确信弗雷德里卡对詹姆斯爵士的反感是合情合理的，我会立即让他放弃追求，就此断了对她的一切念想。我很自责，竟然让她如此痛苦，尽管我是无意的。我会尽我所能来补偿她。如果她像我一样看重她自己的幸福，如果她拥有明智的判断力和应有的自制力，现在想必能够平静下来了。亲爱的弟妹，原谅我占用您这么长的时间，可我就是这种性格，心里有话不吐不快。相信经过这番解释，您不至于误会我的为人了吧？”

我本该客气地回应“当然不会”，但是我几乎一句话都没说，便转身离开了她。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如果我开口的话，恐怕就停不下来了。她那些信誓旦旦的保证！那些骗人的伎俩！然而我还是不再多说了吧，您听了会目瞪口呆的。我觉得一个劲儿地泛恶心。

情绪稍微平复之后，我回到客厅，发现詹姆斯爵士的马车已经停在门外，他很快就离开了，依旧是一副喜孜孜的样子。这位尊贵的夫人无论是鼓励还是打发自己的爱慕者，简直易如反掌！

尽管警报已经解除，但是弗雷德里卡仍然显得忧心忡忡，也许是害怕她母亲动怒吧。另一方面，她虽然不愿看到雷金纳德离开，但是他决定留下或许又让她心生妒意。我注意到她仔细观察着他与苏珊夫人。可怜的姑娘！我替她感到绝望。她的情意绝不可能得到回报。不错，他对她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为她说过一些公道话，但是他与她母亲已经重归于好，这就完全打消了她心中更进一步的希望。

亲爱的母亲，做好准备迎接最坏的情况吧！他们结婚的可能性大大地增加了！他已经被她牢牢地攥在手心里。如果这一不幸事件真的发生，我决心届时务必争取让弗雷德里卡和我们一起生活。

感谢上帝，这封信会紧随前一封送到您手上，也免得您耽于虚幻的快乐，结果却是一场空欢喜。

您永远的，
凯瑟琳·弗农

XXV
苏珊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教堂山

祝贺我吧，亲爱的艾丽西亚：我重新找回了我自己，欢欣鼓舞、神采飞扬！前些天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真的被激怒了，并且有着充足的理由。不，直到现在我还没拿定主意，该不该让自己平静下来。因为重新控制局面、恢复和平比我想象的要麻烦得多——这样一个傲慢的灵魂，站在想象中的道德制高点上，自以为是得很！我向你发誓，绝不轻易饶过他。他当时差一点儿就离开教堂山了！威尔逊来报信的时候，我给你的上一封信刚刚写完。我当时就想，自己必须有所行动。我不能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竟让一个男人负气衔恨而走，回头他若是到处胡说可如何是好？听任他带着对我的坏印象离开，无异于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出于这种考虑，我有必要屈尊迁就他一下。

我派威尔逊前去传话：在他启程之前，我想和他谈谈。他马上就来了，神色已经不像刚才从我这儿出去时那么恼怒了。他似乎很吃惊，没想到我会召他来，那样子既希望被我说服，又怕自己心软。

如果我的表情拿捏到位的话，整个人当时必定显得沉静又端庄，而且带着一丝忧郁，能让他看出我很不开心。“对不起，先生，很抱歉擅自请您过来。”我开口说，“不过，我方才听说您准备今天就离开这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请求您，不要因为我的缘故缩短您逗留的时间，哪怕一小时也不成。我清楚地知道，鉴于我们之间发生的不快，此后若是继续在同一屋檐下共处，双方在情感上都难以接受。我们曾经如此亲密无间，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那么今后彼此间的任何交往，都无异于一种最严酷的惩罚。您决意离开教堂山，无疑和我们之间的这种状况有关，也是出于您内心的强烈感受。这我是知道的。然而，作为我来说，又怎么忍心看您为此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离开您所挚爱的亲人呢。对于弗农先生和弗农太太来讲，我本人留在此地的好处，绝计比不上与您相伴所带来的欢乐。况且，我在这儿或许已经住得太久了。我本打算近日就走的，既然事已至此，不如尽快离开，这样对大家都方便。我希望，无论如何不要因为我的缘故，把亲亲热热的一家人搅散。我去哪儿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我自己也无所谓，但是您的存在对于您的亲友们却极其重要。”我就说了这么多，希望你觉得我的这番演说还令人满意。这番话在雷金纳德身上的产生效果，简直灵验到立竿见影的地步，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噢，看着

他的脸色在我说话的过程中不停地变化着，游移挣扎在渐渐恢复的柔情与残留的不满情绪之间，着实令人心情大好！这种容易被人左右的情感特质自有它的好处——而我却并不羡慕他这一点，也不希望自己像他一样，绝不！不过，当你想要影响其他人的情绪时，对方刚好就是这么一个人，那就来得相当方便了。然而就是这个雷金纳德，这个被我用三言两语当即软化，变得俯首贴耳，甚至比以前更加驯服、依恋和忠实于我的男人，当他那骄傲的内心掀起第一个愤怒的浪头时，竟然能绝情地弃我而去，连寻求一个解释的雅量都没有！

不管他现在表现得如何恭顺，我可始终不能原谅他的傲慢行径，现在我还没拿定主意要不要继续惩罚他，比如在和解之后立即打发了他，或者和他结婚，戏弄他一辈子。但是，这些法子都属于“猛药”，必须深思熟虑，不可轻举妄动。现在我的心思在各种计划之间摇摆不定，需要策划的事太多了：必须教训弗雷德里卡，让她晓得我的厉害，因为她竟敢向雷金纳德求助；我也要给雷金纳德一点颜色看看，就为他摆出如此当仁不让的劲头来多管闲事，还有其他一些令我不快的举动。我还必须让我那位妯娌吃点苦头，自从詹姆斯爵士被打发走之后，她的神态举止都透出一副大获全胜的傲慢劲头，实在叫人生气。你知道，为了挽回雷金纳德的心，我只好牺牲了那个不幸的年轻人。总之，我在这些天里所受的种种屈辱，一定要在他们身上找到补偿。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有着种种盘算。另外，我有意近期到城里去。无论如何，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进城。因为不管我打算做什么，伦敦永远是行动的最佳场所，而且我还能享受你的陪伴，小小地放纵一下，以弥补我在教堂山这十个星期的禁欲生活。

我认为，为了对得起自己做人的原则，必须搞定我女儿和詹姆斯爵士的亲事。我计划了这么久的事情，焉有不成之理！说说你对此事的意见吧。你知道，我不欣赏那种心思活泛、容易被人左右的性格。弗雷德里卡也没有权力罔顾母命，纵容自己的小心思，还有她对雷金纳德那份想入非非的爱情！我绝对有责任给她这种罗曼蒂克的胡思乱想泼一盆冷水。考虑到以上种种，我想应当把她带进城，马上安排她跟詹姆斯爵士结婚。

等到我用自己的意志彻底战胜了雷金纳德的，那时再和他重修旧好，我才会觉得脸上有光；然而说实在的，目前我还没有这种感觉。尽管他还在我的掌握之中，但是之前我却被迫在导致这番争吵的根本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所以说到底这并不是一场完胜。

跟我说说你对这一切的想法吧，亲爱的艾丽西亚，另外请让我知道，能否在你家附近帮我找一个适合我身份的住处？

挚爱你的，

S·弗农

XXVI
约翰逊太太致苏珊夫人

自 爱德华街

谢谢你找我作参谋。建议你最好一个人进城，越快越好，不要带弗雷德里卡，这有利于你和德·寇西先生结婚的计划。相形之下，如果急忙把她嫁给詹姆斯爵士，必定激怒他和他的家人，给你招来麻烦。你别只顾女儿，要多替自己想想。她那个性子，日后也不能给你增光添彩；依我看，她倒更适合待在教堂山，和弗农一家在一起。而你作为社交界的名媛，如果选择自我放逐，就太可惜了。所以别管弗雷德里卡，就让她留在那儿，沉湎于罗曼蒂克的多愁善感，为她给你惹出的麻烦去自怨自艾吧。这种性格特点尽够她日坐愁城的！你自己则要尽早到伦敦来。

我催你快来，还有一个原因：梅因沃灵上周来了，尽管约翰逊先生从中作梗，但他还是找机会与我见了一面。他为了你伤心欲绝，对德·寇西嫉妒得要命，所以现在切不可让他们两个见面。然而，你若拒绝在城里见他，我可不敢保证他会不会做出什么鲁莽的举动——比如，跑到教堂山去。那就太可怕了！再者，你如果听取我的建议，决定下嫁德·寇西，也大有必要先把梅因沃灵这个碍事的家伙甩掉。也只有你才有足够的影响力，让他乖乖地回到他妻子身边。

我要你来还有另一重动机：约翰逊先生下周二要离开伦敦，去巴思[注]疗养。如果觉得温泉浴疗效不错，他会在那儿住上好几个礼拜，治治他的老痛风，这正合我意。他离开期间，咱们爱和谁玩就和谁玩，可以好好地找点乐子。我很想请你来爱德华街住，但是他曾逼我做过保证，永远不请你来家里。唉，若不是极度缺钱用，我是绝不肯屈服于他的淫威，做出这种承诺的。不过，我可以为你在上西摩街找一处相当不错的带客厅的公寓，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常在一块儿了，在你那儿或者在我这儿都行；因为依据我的理解，我对约翰逊先生的承诺，仅限于不让你在我家里过夜而已（至少他不在家时是这样）。

可怜的梅因沃灵，他向我大倒苦水，说了好多他老婆泼醋的事情。真是个傻女人，竟然指望这样一个翩翩美男对她忠贞不二！不过她向来就这么傻——当初她嫁给他，就是傻到不可思议的举动。她是大笔财产的女继承人，而他则穷得叮当响。要我说，除了准男爵夫人的头衔之外，她合该再把“傻女人”的名号顶在头上。她一意孤行要结这门亲，实在是愚蠢透顶。

约翰逊先生以前是她的监护人，尽管通常情况下我都和他见解不一，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却和他一样，永远都不能谅解她。

再谈。

永远爱你的，
艾丽西亚

---

1. 英格兰西南部城市，自罗马时代起就是温泉疗养胜地。（译注）

XXVII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夫人

自 教堂山

亲爱的母亲，这封信将由雷金纳德亲自带到您手上。他在这儿住了这么久，终于要离开了。不过，我担心这个告别为时已晚，大概已经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益处。苏珊夫人准备去伦敦见她的闺中密友约翰逊太太。开始她想带着弗雷德里卡一起走的，说是为她求学方便，但是这个理由被我们驳回了。弗雷德里卡一想到离开就愁苦万分，我真舍不得把她交出去，任由她妈妈摆布。就算把伦敦城里所有的名师都请来，也不值得毁了弗雷德里卡的快乐。本来，我对她的身体以及很多方面都不太放心，唯独不担心她的操守——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她妈妈，还是她妈妈的那些朋友（都是些狐朋狗友，我坚信如此），都不可能把她引上邪路。可如果到了伦敦，恐怕她就不得不和那些人混在一起，要么就是被独自扔在家里，这两种可能哪个更糟，我可说不好。如果她妈妈此番带她一起走，那么她将大有可能和雷金纳德朝夕相对——唉，那才是最糟糕的！

如果她留在这里，我们的生活终将恢复宁静，她会得益于井然有序的日常活动，读书，交谈，锻炼身体，和孩子们嬉戏，享受我能提供的一切居家乐趣。我相信，这些会让她渐渐淡忘这段少女的春梦。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世上最不把她当回事的人，就是她的亲生母亲。

至于苏珊夫人准备在城里住多久，日后还回不回来，我都不得而知。我做不到诚恳地邀请她回来。但是，如果她拿定主意要来的话，无论我的态度热情与否，都挡不住她。

我一听说苏珊夫人要去伦敦小住，就忍不住试探雷金纳德的口风，问他今年是不是打算在伦敦过冬。他支支吾吾地说还没有想好去哪儿，但是他的神态和语气都在告诉我相反的意思。我已经不再为他哀叹了。事到如今，我已然心灰意冷，只有听天由命啦。如果他很快就离开你们，跑到伦敦去，那就说明大局已定，一切都完了。

爱您的，
C·弗农

XXVIII
约翰逊太太致苏珊夫人

自 爱德华街

最亲爱的朋友：

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简直苦恼得要死，这边刚刚出现了一个最不幸的状况：约翰逊先生使出一记狠招，戳中了我们的软肋。我猜想，他是从哪里听说了你要来伦敦的消息，就当即闹了一场痛风大发作，使自己没办法启程去巴思了，至少也得推迟预定的行期。我有理由相信，他那痛风的发作和好转，是可以随意支配的。比如，上次我想随汉密尔顿一家去湖区[注]的时候，他就闹了一场；而三年前我特别渴望去巴思的时候，他却硬是不肯出现一丁点儿痛风的症状。

我很高兴你对我言听计从，也很高兴你已经把德·寇西完全捏在自己的手心里。你一到伦敦，务必给我捎个信儿，特别是要告诉我，你打算拿梅因沃灵怎么办。我还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去看你，老头子一定会把我看得非常紧。他病倒在家，而不是在巴思，真是个恶毒的诡计。这样一来，我就完全被拴住了。如果在巴思的话，他那几位老姑妈还能照料他，可是在这里，一切责任都落在我肩上。他对疼痛的忍耐力又那么强，我连发脾气的惯用借口都找不到。

你永远的，
艾丽西亚

---

1. 位于英格兰北部坎布里亚郡，邻近苏格兰，以优美的山水风光闻名。（译注）

XXIX
苏珊·弗农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上西摩街

亲爱的艾丽西亚：

就算没有最近这次痛风发作，我对约翰逊先生也早已满腔憎恶；然而这样一来，我的恨意更是无边无际了。把你硬拘在房中，整天伺候他，亏他做得出来！我亲爱的艾丽西亚，当初你千不该万不该嫁给这么一个老东西！男人到了这个岁数，就开始变得古板执拗、难以驾驭，又容易得上痛风——既老得惹人厌，却又一时半会死不了。我是昨天傍晚五点左右到伦敦的，刚草草地吃了口晚饭，梅因沃灵就跑来了。不用说，他的出现让我满心欢喜，而且，他的外貌和风度与雷金纳德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和他相比，雷金纳德真是太差劲了。有那么一两个小时，我都吃不准自己是否真的决心嫁给那个人了——当然喽，这只是荒唐无稽的一闪念，很快就被我撂过去了。不过，现在我对于结婚的确并不怎么热心，也不是那么迫切地盼望雷金纳德如约来到我身边。我也许会找些借口让他晚点儿来。在梅因沃灵离开之前，绝对不能让他在这里露面。

关于结婚一事，有的时候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倘若那老头子快要死了，我或许不会迟疑；但是，假如我的一切希望都取决于雷金纳德爵士变化不定的健康状况，那种状态对于我心灵的自由是绝对不相宜的。如果我想等到老头子去世之后再结婚，也不难找到托辞，毕竟我守寡才满十个月。关于这个意图，我对梅因沃灵还一点口风都没透，他仍然以为，我和雷金纳德只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打情骂俏而已。我很成功地安抚了他。就写到这里吧，见面再谈。又，这个住所简直好得让我着迷。

你永远的，
S·弗农

XXX
苏珊·弗农夫人致德·寇西先生

自 上西摩街

来信收到。说实话，看到你如此迫不及待地期盼重逢，我无意掩饰内心的喜悦；然而，我却深感有必要推迟原定的见面时间。不要抱怨我冷酷，滥用手上的支配权，也不要责备我反复无常，请先听听我的理由：从教堂山到伦敦这一路上，我有充足的时间来反思你我之间情感关系的现状，思来想去，我有理由认定，我们需要更持重、更审慎地对待此事。在这方面，咱们俩以前都太不注意了，一味听任感情的驱使，行动不够谨慎，不太顾及朋友们和世人的看法。你我仓促订婚已属轻率，但是下一步万万不可继续如此。现在我们还大有理由担心来自你那一方亲朋好友的反对，所以还不到正式宣布这件事的时候。

令尊大人巴望你攀一门有利可图的亲事，这本也无可厚非：像你们这样家产丰厚的门第，自然希望儿女婚事能门当户对、资财叠加，这种想法即便严格说来不太合理，也是人之常情，不必惊讶，也不值得反感。他有权要求未来的儿媳腰缠万贯，而我的内心也时时挣扎，不该连累你与我确定这样一种欠考虑的关系。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感情用事的人来说，理智的干预总是姗姗来迟。

到现在为止，我孀居才不过几个月，尽管与先夫共同生活的这些年，给我留下的幸福回忆少之又少，但是我不应当忘记，如果不慎过早地投入第二段婚姻，必然让自己陷于千夫所指的境地，也将招致弗农先生的不满。到了那一步情况就会更难堪了。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逐渐坚强起来，敢于面对世人不公正的指责，但是你很清楚，如果失去他那可贵的敬重，我定会痛不欲生；加之看到我们的婚姻破坏了你和家人的关系，我的内心必定无限愧疚，到了那个时候，试问我将何以自处？隔断人家父子、母子之间的亲情，这是多大的罪孽啊！这样锥心刺骨的负罪感，将使我变成世上最痛苦的人——哪怕有你陪在身边，也无法让我的良心得到安慰。

所以，为今之计，最好是推迟我们的结合，直到局面有所改观、逢到更有利的转机时再做打算。为了帮助彼此痛下决心，我觉得咱俩有必要暂不见面——我们不可以相见。尽管这看似一个残酷的判决，但是你若能如我一般站在那个迫不得已的角度细细思忖我们的处境，便会同样清楚地看到它的必要性。而且除非这么做，我就无法停止自责。你可以确信——而且一

定要确信，我之所以强抑悲伤，提出延长我们分离的时日，只是出于最强烈的责任感。请你切勿疑心我不在乎你的感受。让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不应当、而且绝对不能见面。只要分开几个月，自可平息弗农太太对你出于手足之情的担忧——她自己已经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富裕生活，总觉得财富对任何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再说，以她那有限的感受力，又怎能理解我们的心呢？

快点儿让我听到你的回音——要很快。告诉我，你听从了我的意见，不要因此而责备我。我受不了你的责备，现在我的情绪没那么高涨，不需要一瓢冷水泼头。我必须自己想办法寻点儿开心。幸好我的许多朋友都在城里，其中就包括梅因沃灵一家，你知道我对他们夫妇俩满怀真挚的敬意。我是

你永远忠实的
S·弗农

XXXI
苏珊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上西摩街

我亲爱的朋友，那个令人头疼的家伙来了。我说的是雷金纳德。我给他写了封信，本想让他在乡下多待些日子，结果倒把他更快地招进城来。我虽然颇不情愿他来，但是看到他如此依恋我，倒也忍不住心头得意。他如今对我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他会携此短函作为引荐，亲至府上拜访。他对你慕名已久，十分渴望结交。把他留在你家消磨一个晚上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他回到我这儿来。我方才跟他讲，我身子不舒服，想一个人静一静。万一他中途回来，恐怕会出岔子——这儿的仆人都靠不住。所以，请你千万想办法把他拴在爱德华街。你会发现，他是个伶俐的伴儿，我允许你随心所欲地跟他打情骂俏。可是别忘了我的大事儿：拿出你的口才，一定要让他相信，他若继续留在城里，对我将大大地不利。我的那些理由你都知道——什么顾全体面呀，诸如此类的。我本来可以亲口向他详陈这些理由，但是我这会儿急于摆脱他，因为用不了半个钟头，梅因沃灵就要到了。再谈！

S·弗农

XXXII
约翰逊太太致苏珊夫人

自 爱德华街

我亲爱的人儿，我现在苦恼极了，不知如何是好。德·寇西先生来得真不是时候，因为梅因沃灵太太也恰好在这一刻找上门来，硬闯到她的保护人跟前。而我却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因为这两个人来的时候，我偏巧出门了；否则，我无论如何都会把他打发走的。当时梅因沃灵太太和约翰逊先生闭门密谈，德·寇西就坐在客厅里等我。那女人是昨天进城的，为了追踪她的丈夫，你或许已经从他本人那里听说了。她到我家来，恳求我丈夫干预此事。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切不可告人的隐情已经全部落到他的耳朵里了。不幸的是，她已经从梅因沃灵的仆人嘴里探听出来，自从你进城之后，他就天天去看你；而且就在刚才，她还亲眼见他一路走到你的门前！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真相是如此讨厌的一种东西！现在德·寇西什么都知道了，他正在和约翰逊先生单独谈话呢。请不要责备我，我真的无法阻止此事。约翰逊先生早就怀疑德·寇西打算和你结婚，所以一听说他登门，就要求单独和他谈一谈。那个可恶的梅因沃灵太太由于尽日发愁，变得比以前更瘦也更丑了——或许这个消息能让你稍感安慰。她这会儿还没走，他们三个一直关着房门一起密谋。这可怎么办？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梅因沃灵会变本加厉地折磨他老婆。怀着焦急的企盼，

你忠实的，
艾莉西亚

XXXIII
苏珊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上西摩街

这番解释真让人火冒三丈。简直太倒霉了，你怎么可以不在家呢！我本来以为，让他七点钟到你那儿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我并不泄气。别因为担心我而过于折磨自己，相信我好啦，我有把握在雷金纳德面前自圆其说。梅因沃灵刚从我这儿离开，他带来了那婆娘进城的消息。愚蠢的女人，她玩了这许多花招，究竟指望什么呢？不过我还是觉得，她要是能老老实实地待在兰弗德该有多好！至于雷金纳德么，他开始会发点儿小火，然而等到明天晚餐时分，一切就会太平如初的。

再谈！

S. V.

XXXVI
德·寇西先生致苏珊夫人

寄自 旅馆

我写此信只是为了和你做个了断。魔咒已经消散，我看清了你的本相。昨天我们分别以后，我从某个完全可靠的渠道了解到你过去的底细，从而无比羞愧地确信，自己一向受着怎样的欺骗。因此，我现在必须立即、彻底、永远地与你一刀两断。你当然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兰弗德！兰弗德！——光是这个词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我是在约翰逊先生府上，从梅因沃灵太太本人那里得知这一切的。你知道，我曾经多么爱你，因此必能洞悉此时此刻我内心的感受。但是我还不至于如此脆弱，向一个专以挑动他人炽烈情感而顾盼自矜、却绝不肯以真情待人的女人倾诉心伤，冀以寻求些许慰藉。

R·德·寇西

XXXV
苏珊夫人致德·寇西先生

自 上西摩街

刚刚收到你的短信，简直无法形容自己读信时的震惊。我茫然困惑，竭力试图拼凑一些合乎情理的揣测——我真的无法想象，梅因沃灵太太究竟对你说了些什么，竟然让你的感情发生了这样异乎寻常的变化！关于我自己过往的一切，那些可能招来质疑、而且被心怀恶意的世人说得如此不堪的事情，我不是早已向你解释清楚了吗？这一回你又听到了什么，以至于动摇了对我向来的敬重？我何曾对你隐瞒过任何事情？雷金纳德，你叫我气恼得难以形容。我真的不敢相信，嫉妒成性的梅因沃灵太太竟然又搬出了她那篇老掉牙的故事，而且有人还真肯听信这些！马上来我这儿，把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交代清楚。相信我，单单“兰弗德”这三个字什么也说明不了，它无法替代提供更多信息的必要。即便我们真的要分手，你至少也要当面向我道个别才算大方——但我现在并没有心思说笑，事实上，我在极严肃地跟你说话：因为若是被你看低，哪怕只有一个小时，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我不知该如何忍受。我会黯然数算每一分钟，直到你出现在我面前。

S. V.

XXXVI
德·寇西先生致苏珊夫人

寄自 旅馆

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写信？何苦一定要逼我说出详情？但是，既然你执意如此，我也只好把一切说在明处：关于弗农先生在世期间及其身后你所有的那些失检行为，坊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我在遇到你之前也有所风闻，并且深信不疑。但是由于你巧施媚惑，蒙蔽了我的双眼，令我不再相信那些事。可是现在，一切都被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更有甚者，我还确证了一点，就是你和那个男人之间一直有私情——你曾经在他的家里得到盛情款待，却恩将仇报，把好好的一个家庭搅得不得安宁。你们之间的暧昧关系久已存在，而且一直保持着，而我对此连想都没有想到过。自从离开兰弗德之后，你和他一直书信频仍，并不是和他的妻子——而是和他；直到现在，他还每天去拜访你！这些你能否认吗？你敢否认吗？而这一切，统统发生在你与我眉目传情，鼓励和接受我的爱情的同时！我真是有眼无珠，竟然对此视若无睹！我如今只有感谢上天，自己还没有落到只剩下懊悔嗟叹的地步。都怪我自己糊涂，才会滑向危险的边缘，幸亏另一个人以她那善良纯全的心性护佑了我。可是那位不幸的梅因沃灵太太呢，她在诉说往事的时候，简直痛苦到近乎迷狂——她又将如何觅得安慰！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你不必再假装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和你断绝关系。我终于恢复了理智，它教我憎恨那赚得我俯首贴耳的巧言令色，同时也教我鄙视自己心志软弱，让你的诡诈有隙可乘。

R·德·寇西

XXXVII
苏珊夫人致德·寇西先生

自 上西摩街

君意尽悉，勿复多言。即以这封短信作别，今后再不相扰。显然，仅仅两周前您还热烈企盼的婚约，如今已然不再合乎您的心意；我也高兴地看到，令尊令堂的明智建议终归没有落空。我并不怀疑，您谨遵父母之命，行此贤孝之举后，恢复心灵宁静指日可待。而我亦存着一份奢望，唯愿自己经过此番失望的打击，尚能勉力图存。

S. V.

XXXVIII
约翰逊太太致苏珊·弗农夫人

自 爱德华街

听说你与德·寇西先生已经决裂，我很难过，但是并不吃惊。他刚刚写信把这个消息告知约翰逊先生，还说自己今天就要离开伦敦。请相信，对于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此外，我说了你可别生气：不久之后，我就得被迫放弃咱俩之间的交往，连信都不能写了。我感到万分难过。但是约翰逊先生赌咒发誓地威胁我说，如果我继续和你来往，他就要把家搬到乡下，在那里终老一生。你是知道的，但凡有别的办法，我绝对不可能屈从于这样一种极端的要求。想必你已经听说，梅因沃灵夫妇要分居了，恐怕M太太会搬回来和我们同住；不过，她对她丈夫依然痴心不改，为他尽日憔悴。我看，没准儿她活不了多久了。梅因沃灵小姐也进城了，她刚来，住在她姨妈家。听说她高调宣称，要在离开伦敦之前拿下詹姆斯·马丁爵士。如果我是你的话，当然要自己把他搞到手。差点儿忘了告诉你我对德·寇西先生的看法——他很讨人喜欢，我觉得他的外貌一点儿都不逊于梅因沃灵，他那副开朗和善的面容，让人一见就不由得动心。约翰逊先生和他现在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别了，最亲爱的苏珊。事情竟如此不遂人愿，实在太遗憾了。全怪那次倒霉的兰弗德之行！但是，我敢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好意，只是天命难违、不可强求罢了。

挚爱你的，
艾丽西亚

XXXIX
苏珊夫人致约翰逊太太

自 上西摩街

我亲爱的艾丽西亚：

对于那迫使我们分离的不得已的情形，我低头承受。在这种形势之下，你也没有别的办法。然而，这并不会伤及我们的友情；等到时来运转，你的处境像我一样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终能再聚，像从前一样亲密无间。我迫不及待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同时也请你尽管放心，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适，对自己、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心满意足。你的丈夫让我憎恶，雷金纳德则让我蔑视，这两个人从今往后再不也会出现在我面前了。难道这不是可喜可贺之事？梅因沃灵对我比以前更加深情款款，假如我们都是自由之身，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否抵挡得住他的求婚攻势。往后他的老婆若是住在你家，或许你有能力帮他早日解脱，那吞噬她健康的强烈妒意，想来很容易被时时撩拨起来。这事就全要仰仗你的友情相助了。我很庆幸自己没能下嫁雷金纳德，并且下定决心，弗雷德里卡也永远别想嫁给他。我明天就去教堂山接她回来，让玛丽亚·梅因沃灵面对这结局颤抖去吧：弗雷德里卡到了我这儿，再走出这幢房子的时候，就会是詹姆斯爵士的夫人了。任凭她怎么呜咽抱怨，任凭弗农夫妇怎么大发雷霆，我才不在乎他们呢。我已经厌倦了压抑个人意志、一味听命于人的日子，厌倦了放弃自己的判断而顺从他人——对于他们，我既无义务又无敬意。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退让得太多、太轻易地受人摆布，但是从今往后，我要让弗雷德里卡尝到完全不同的滋味。再见，我最亲爱的朋友，祝愿下一次的痛风发作更教人称心如意！也愿你永远把我看作

你的永不变心的

S·弗农

XL
德·寇西夫人致弗农太太

我亲爱的凯瑟琳：

我有个大好的消息要告诉你。如果今天早晨我没有急着发出上一封信，你就不会知道雷金纳德去了伦敦，也就不必为此而担心了——因为现在他又回来了。雷金纳德回来了，不是为了要求我们同意他娶苏珊夫人，反倒告诉我们，他们俩已经一刀两断了。他到家才一个小时，我还没能了解其中的详情。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我不忍心再追问什么。但是我希望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一切。打从他呱呱落地的那天算起，还从来没有让我们这么高兴过。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皆大欢喜，只是你不在这儿，未免有些美中不足，因此我们特别希望并且恳请你，尽早来到我们身边！你有那么多个星期都不曾来看我们了。我希望这不会给弗农先生带来什么不便。务必把我的外孙和外孙女们全都带来，当然也要一并带上你那可爱的侄女，我渴望见到她。迄今为止，这个冬天我们一直过得压抑而沉闷，雷金纳德不在，教堂山那边也没有人来，我从未像今年这样，觉得这个季节竟然如此凄凉。但是，这次欢乐的团聚将重新给我们带来年轻的活力。我经常想到弗雷德里卡，等到雷金纳德心境复元之后（我相信不会太久的），我们就可以试着给他们牵牵红线。我满心希望，能在不远的将来看到这两个人儿的手牵在一起。

爱你的妈妈，
C·德·寇西

XLI
弗农太太致德·寇西夫人

自 教堂山

亲爱的妈妈：

您的来信让我吃惊不小！他们确确实实分手了吗——永远断了？我真的有点儿不敢相信，倘若确实如此，我可要大喜过望了。但是我毕竟见识过那么多的峰回路转，又怎能就此放心呢？雷金纳德真的回家了！这就更让我吃惊了。因为这个星期三，就是他到帕克兰的同一天，我们接待了一位极不讨人喜欢的不速之客，就是苏珊夫人。她看上去满面春风、轻松愉快，仿佛一回伦敦就会和他结婚的样子，完全不像刚刚和他绝交。她待了将近两个小时，同往常一样，一派温煦、亲热有加，没有一个字或是一丁点迹象表明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分歧或者关系变得冷淡。我也问过她，我兄弟到伦敦之后，他们可曾见过面？您是知道的，我心里明明有数，只想看看她的反应。她脸上毫无尴尬之态，当即答道，承蒙他好意，在星期一拜访过她，但是她认为他已经回家了。当时我还认为这后半句话不可能是真的。我们全家高兴地接受您的好意邀请，下个星期四，我们就会带着全体小不点儿来到您二老身边了。我祈求上帝保佑，到时候雷金纳德千万别再跑到城里去才好！我也很想带上亲爱的弗雷德里卡，但是很遗憾，她妈妈到这儿来，为的就是把她接走。那可怜的姑娘像是遭了霜打，可我们根本无法留住她。她叔叔和我都万般不愿意放她走，所有能用上的理由我们都说尽了，但是苏珊夫人声称，她打算在伦敦住几个月，必须把女儿接到身边，方便上学，也好让她放心，诸如此类。她的态度的确非常和蔼、非常得体，弗农先生因而相信，她今后会好好对待弗雷德里卡的。真希望我也能这么想！那可怜的姑娘跟我们告别时伤心欲绝。送行的时候，我特意避开旁人，悄悄地叮嘱她要经常给我写信，如果有什么不开心，别忘了我们永远都是她的朋友。我希望这番话能让她觉得好受一点。然而，我始终都无法释怀，除非能亲自进城，亲眼见到她的生活景况，做出自己的判断。您信末表示希望看到的那桩良缘，愿它将来会有更好的前景；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似乎不太可能立即化为现实。

您永远的，
C·弗农

尾声

此处呈现的几条线上的信件往来，由于其中某几位通信者已经欢聚一堂，而另外几位则断了交情，所以无法继续下去。这对于邮政局的收益，委实是一笔极大的损失。而弗农太太与她侄女之间的通信，也很难让人看清事态发展的实际情形：因为弗农太太很快就从弗雷德里卡来信的行文风格中看出，这些信都是在她母亲监视之下写成的！于是，她决定找机会亲自去伦敦看个究竟，在此之前，就不再写信仔细询问什么。为此，信也寄得不勤了。

在此期间，她已经从心直口快的弟弟那里听说了他和苏珊夫人之间发生的一切，苏珊夫人在她心目中的印象变得越发不堪。因此，她也就加倍地着急，想把弗雷德里卡从这样一位母亲手中拯救出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她明知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还是决心尝试一切可能，千方百计争取那位妯娌的同意。弗农太太忧心忡忡，恨不得尽快跑去伦敦。至于弗农先生么，读者诸君大概早已看出，他天生只会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于是他很快就找了个方便的出差机会，携太太动身进城了。弗农太太一心惦记着侄女的事，进城后不久便登门拜访苏珊夫人。苏珊夫人以和悦亲切的态度接待了她，那股假惺惺的亲热劲儿，简直让她受不了，几欲转身走开。苏珊夫人显得兴致勃勃、神采飞扬，完全没有因为想到雷金纳德或者由于内心的负疚感而流露出一丝不自在的样子，只是摆出无比殷勤的姿态，试图充分表现对小叔子夫妇的感激之情，以及与他们相见的快乐。

弗雷德里卡的变化也不比苏珊夫人大，依然是那么拘谨，在她母亲面前一副怯生生的样子，这让她婶婶明白地看出她的处境并不好，因此更加拿定主意要改变现状。然而，苏珊夫人那一方并未表现出任何虐待女儿的迹象，至于因詹姆斯爵士而来的逼迫，早已时过境迁。苏珊夫人只是轻飘飘地提到，那位爵士眼下不在伦敦。实际上，她在谈话中满口都是女儿的福祉和长进，并用满含感激的欣慰语气对大家说，弗雷德里卡现在一天天地长大懂事了，越来越符合大人的期望。

弗农太太在惊疑之余，却找不到任何怀疑的把柄。虽然她原来的想法并没有动摇，可是担心这计划实施起来要比预想的困难得多。取得突破的第一线希望来自苏珊夫人自己提出的话题：她问弗农太太，弗雷德里卡的脸色看起来如何？和在教堂山的时候相比，是好些还是差些？她说，坦白地讲，自己有时候觉得疑虑，也许伦敦的环境对于这孩子并不十分相宜。

弗农太太赶紧顺着她的话茬儿，直截了当地提出想把侄女带回乡下。苏珊

夫人谢谢他们的好意，声称自己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她实在舍不得和女儿分开。她接着说，尽管她自己的计划尚未完全确定，但是她深信，不久就有能力亲自带着弗雷德里卡到乡下去。最后，她断然拒绝接受这份无可比拟的深情厚意。尽管如此，弗农太太依然坚持不懈，反复地提出邀请，苏珊夫人则再三婉拒。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的态度似乎渐渐有所松动。

幸运的是，一场来势汹汹的流感，让本来有可能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迅即告一段落。苏珊夫人内心母性的忧虑被强烈地唤醒，只想让弗雷德里卡安全避开这次流感，其它一切都顾不得了。在全世界所有的疾病当中，她最害怕的就是流感了，因为这会严重危及女儿的健康！弗雷德里卡随着叔叔和婶婶回到教堂山。三个星期后，苏珊夫人宣布下嫁詹姆斯·马丁爵士。

弗农太太由此确证了内心隐约浮现的一个猜测——其实，她根本不必费那么多口舌，因为苏珊夫人无疑从一开始就拿定了主意，打算让她把那姑娘领走。弗雷德里卡这次来做客，名义上说是六个星期，她的妈妈也曾寄来一两封满含温情的信，邀请她回家；然而一旦弗农家提出让弗雷德里卡多住些日子的请求，她二话没说就当即恩准了。此后的两个月里，她的信中再没有思念女儿的言辞；又过了两三个月，干脆连信也不写了。

就这样，弗雷德里卡在她叔叔和婶婶家里安居下来。日子慢慢过去，在周围人的开导、撮合和巧妙安排之下，雷金纳德·德·寇西开始对这女孩渐生情愫。这当然绝非一日之功——在此之前，他需要强行抹去对她母亲的爱慕之情，然后还得经过一段心灰意冷、厌弃所有女性、决心永远不再踏入爱河的阶段，才能恢复正常；合理地算来，要做到这一切，没有十二个月的时间是不行的。对于一般人而言，上述周期只需三个月就够了，然而雷金纳德的感情不仅热烈奔放，也同样恒久绵长。

至于苏珊夫人的第二次婚姻选择究竟幸福与否，依我看来，恐怕没有什么人能说得准。无论她自己表白这样或那样，谁又知道是假是真？世人只有依据事情的可能性来做出判断了。她如今是为所欲为，能够对她构成阻碍的，只有她那个丈夫和她本人的良心。

詹姆斯爵士运气真差，不仅天生一副蠢笨头脑，还结下了这样一门亲事。因此，我还是暂且搁下他的故事，随便读者诸君去尽情怜悯他吧。至于我自己么，说实话，我只觉得梅因沃灵小姐可怜——她进得城来，不惜重金添置行头，以致过后两年都囊空如洗。说来她这番苦心只是为了抓牢那个男人，却不料被一个年长她十岁的女人横插一脚，把个眼看到手的金龟婿生生给抢了去。

····完····

沃森一家



第一章
十月十三日舞会（“聚会”）当天

萨里郡注D镇今冬的首次社交聚会将于十月十三日礼拜二隆重启幕；大家心中满怀着雀跃的期待，料定这准是一次无比美好的盛会。他们信心十足地浏览着一份长长的名单，据说上面列出的那些本地人家肯定都会到场；另外，他们还乐观地盼望着奥斯本一家也能大驾光临。当然，爱德华兹家照例向沃森一家人发出了邀请。爱德华兹家住在镇子上，家境富裕，有一辆气派的四轮大马车；而沃森家是寒门小户，住在大约三英里开外的一个小村子里，连一辆封闭式马车都置不起。自打本地开始举办舞会以来，每年一到了冬天，前者月月都要邀请后者到自己家中换装、用餐、过夜，多年来已成习惯。这一次，由于沃森先生的孩子只有两个在家，而他自己体弱多病，又早年丧妻，所以其中一个必须留下来与他作伴，这样，就只剩下一个人能去领受朋友们的好意了。爱玛·沃森小姐自幼被一位姨妈收养，在她的呵护与关爱下长大，前不久刚刚返家，即将在这片地区初登社交舞台；她的长姊热衷于参加舞会，虽已尽情享受了十年的快乐，至今却仍然兴致不减，但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个重要的早晨，她还是高高兴兴地驾起那辆老旧的轻便马车，载着妹妹和她全部的华服美饰出发去D镇了。

马车沿着泥泞的乡间小路前行，车轮下泥水飞溅。沃森大小姐对涉世未深的妹妹如此这般地教导和提点道：

“我想这次舞会一定会大获成功的，有那么多的军官，你不愁找不到舞伴。你会发现爱德华兹太太的侍女很热心，要是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建议你去找玛丽·爱德华兹拿个主意，她的眼光还是很不错的。如果爱德华兹先生在牌桌上没输钱，那么你简直是爱待到多晚都可以；可要是他真的输了，恐怕就会急急忙忙地催你回家了——不过你肯定能喝上一碗暖心的好汤。我希望你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若被人家评为舞会上最美的姑娘之一，我可一点都不奇怪；新人总是能让人眼前一亮。说不定连汤姆·马斯格雷夫也会注意到你呢；不过我可要劝你一句，千万不能纵容他得寸进尺。对每个初入社交界的姑娘，他都会分外殷勤；可他是个玩世不恭的调情高手，从来都不把这种事当真。”

“我以前好像听你提起过他。”爱玛说，“他是谁？”

“一个很有钱的年轻人，相当独立，而且特别讨人喜欢，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的宠儿。这一带的姑娘差不多都爱上他了，要么就是曾经爱

过他。我想，在这些人当中，也只有我没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所以才逃过了心碎之劫。不过六年前他来到这片乡村时，第一个看上的就是我；那时候他对我可是殷勤备至呢。有人说，从那以后，他似乎再也没有对别人那么动心过，尽管他总是对一个又一个的姑娘另眼相待。”

“那为何唯独你是这样铁石心肠呢？”爱玛微笑着问。

“这是有原因的，”沃森大小姐脸色一变，说，“她们待我并不怎么友善，爱玛。我希望你的运气能比我好。”

“亲爱的姐姐，如果我无意间触到了你的痛处，请你原谅我。”

“我们刚认识汤姆·马斯格雷夫那会儿，”沃森大小姐继续说，仿佛没听到她的话，“我正深深爱着一个叫珀维斯的小伙子，他是罗伯特的至交好友，曾经跟我们家走得很近。人人都认为这是一桩天造地设的好姻缘。”

她说着，轻轻叹了口气，爱玛体贴地一言未发；而她姐姐顿了顿，又接着说了下去。

“你自然会问，这桩婚事为何会不了了之，他又为何娶了别的女子为妻，而我却蹉跎至今。但你应该问的是她，而不是我——你应该去问佩内洛普。是的，爱玛，佩内洛普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她为了寻到如意郎君，可以不择手段。我那么信任她，她却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一心想自己把他搞到手，结果他从此不再登门，不久就同别人结婚了。佩内洛普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轻描淡写，可我认为这种背叛可恶至极。我的幸福就这样被毁掉了。我再也不会像爱珀维斯那样爱上别的男人，在我看来，汤姆·马斯格雷夫根本不配与他相提并论。”

“你告诉我佩内洛普的这些事，可真让我吃惊，”爱玛说，“亲妹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居然对姐姐背信弃义、横刀夺爱！我都不敢与她深交了。不过我希望这不是事实；也许你看到的只是表面，但她其实并不是那种人。”

“你不了解佩内洛普。为了能嫁个好丈夫，她那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一点她只差自己亲口告诉你了。所以，千万别把自己的秘密说给她听，我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她是绝对不可信的；当然，她也有好的一面，但只要自己有利可图，她就会辜负别人的信赖，不知廉耻地为所欲为。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她婚姻美满。我宣布，我宁愿她比我嫁得还好。”

“比你嫁得好！是啊，我能体会得到。像你这样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灵，对婚姻生活已经没有多少憧憬了吧。”

“实在是没什么好憧憬的——不过你也知道，咱们都得结婚。要照我自己的想法，只要能永葆青春，一直过单身生活倒也不赖；身边有几位亲友相伴，时常去参加几场快乐的舞会，对于我来说也就足够了；可是父亲总不能养咱们一辈子啊，等到我年老体衰、穷困潦倒的那一天，成了人家的笑柄可就糟透了。没错，我失去了珀维斯；可是能跟初恋情人终成眷属的毕竟是太少了。我不会因为一个人不是珀维斯就将他拒之门外。但这不等于我就此原谅了佩内洛普。”

爱玛点了点头表示默认。

“不过，佩内洛普自己也没落到什么好下场。”沃森大小姐继续说，“她在汤姆·马斯格雷夫那里碰了壁，弄得心灰意冷。汤姆不再对我大献殷勤后，就跑去讨她的欢心，她对他倒是一片痴情，但他却只是逢场作戏，先是把她玩弄个够，然后便开始对她爱理不理的，又去追求玛格丽特了，可怜的佩内洛普这下可惨了。打那以后，她一直想在奇切斯特[注]解决终身大事——她不肯告诉我们那人是谁，但我想一定就是那个有钱的老头子哈丁博士，就是她去看望的那位朋友的叔叔；她为了他大费周章，使尽浑身解数，结果却是白白付出了大把的时间，至今一无所获。那天她离开的时候说，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想你原先还不知道她去奇切斯特的目的吧；你阔别此地多年，如今终于返回家中，她却偏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斯坦顿，或许你并未猜测过她究竟有什么非办不可的要紧事。”

“我的确不知道，一点也没有怀疑过。听说她那时正好跟肖太太有约，我还觉得怪遗憾的呢。我本来盼着姐姐们全都在家，好赶快同每个人都叙叙友情。”

“我怀疑博士患了气喘病，她匆匆忙忙地赶去就是为了这个。肖家人都很支持她，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她倒是一点口风都没跟我透，声称要自己拿主意，说是‘厨子多了烧坏汤’，这话倒也不错。”

“她这样担心我很难过，”爱玛说，“不过她的谋划、她的心机，我统统不喜欢，她让我感到害怕。她的性情想必过于强硬、过于胆大妄为了。一门心思地想把自己嫁出去，只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对一个男人穷追不舍，这种事令我震惊，也让我无法理解。贫穷的确是可怕的灾难，但对于一个有学识、有品位的女人来说，这不应当也不会成为最大的不幸。我宁可到学校去教书（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糟），也不愿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

“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学校教书的，”她姐姐说，“我在学校里待过，爱玛，所以我知道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而你从来没有这种体验。我跟你一样，也不想嫁个讨厌的丈夫；可我觉得，这世上顶顶讨厌的男人毕竟不

多；只要一个男人脾气温和、收入不错，我就有可能会爱上他。我猜姨妈把你养得太矜贵了。”

“我真的不知道。想必你是从我的言行举止看出了我的教养吧，但我自己可说不好。我没法将姨妈的教育方法同别人作比较，因为我对其他的方法一无所知。”

“可是我从方方面面看得出来，你的确是很矜贵的。从你回家的那一天我就注意到了，我担心这会妨碍你的幸福。佩内洛普肯定要把你嘲笑个够。”

“这倒是的确会妨碍我的幸福，我敢肯定。如果我的观念有误，我一定会想办法纠正；如果我生出了与自己地位不符的念头，我必须尽力把它深深埋藏在心底；但我怀疑冷嘲热讽是否真的能——佩内洛普脑子够灵吗？”

“是的，她这人劲头十足、精力旺盛，而且说话一向口无遮拦。”

“我猜玛格丽特要比她温柔一些，是吧？”

“是的，尤其是跟大家在一起时。身旁只要有个外人，她就是最温柔、最和善的姑娘；不过同我们几个私下里相处时，她却有些心烦气躁、蛮不讲理。可怜的小东西！她简直鬼迷心窍了，还以为汤姆·马斯格雷夫对她跟对别人不一样，这次准是动了真情的，所以一心巴望着他能赶快切入正题。这次她又想跑到罗伯特和简那里去待上一个月，短短一年里她已经是第二次这样干了，就是有意要用离别来吊他的胃口，好逼他赶快求婚；可我敢肯定她打错了主意，他不会再像去年三月那样，一直追着她到克罗伊登去的。除非他能娶到一个家世显赫的女子，比如说奥斯本小姐，或是其他有钱的名门淑女，否则他是不会结婚的。”

“听你这么一说，伊丽莎白，我简直都不想去认识这个汤姆·马斯格雷夫了。”

“你害怕他，这我一点也不奇怪。”

“不，不是这样。我讨厌他，也鄙视他。”

“讨厌和鄙视汤姆·马斯格雷夫！不，这一点你永远也做不到。如果他真的对你有意，你不心花怒放才怪呢。我希望他能和你跳舞；而且我觉得他一定会的，除非奥斯本一家全体出动，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再搭理别人了。”

“看样子他的举止一定充满魅力喽！”爱玛说，“好吧，咱们就等着瞧，看看

汤姆·马斯格雷夫先生和我认为对方究竟有多么难以抗拒。我猜我一进舞厅就能认出他；他那张脸上一定也散发着几分魅力吧。”

“你在舞厅里是找不到他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们会早早地出发，因为爱德华兹太太要在壁炉边占个好位置，而他却一向姗姗来迟；如果奥斯本一家也去参加舞会，他会等在过道里，同他们一起进屋。我真想去瞧瞧你，爱玛。要是父亲状态不错，我一给他弄好茶点，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让詹姆斯驾车送我过去；在开始跳舞之前，我就能跟你会合了。”

“什么！深更半夜的，你居然要乘这辆轻便马车过来？”

“当然。瞧，我说过你这人太矜贵了，这不就是个现成的例子。”

爱玛一时间没有答话。最后她终于说：

“伊丽莎白，我希望你别这么固执，非要我去参加这个舞会不可；我想让你替我去。你在那儿一定会比我快乐。我在这里人地生疏，除了爱德华兹一家谁都不认识；所以，我也未必能玩得尽兴。而你的熟人那么多，一定会痛痛快快地开心一回。现在改主意还不算太晚，甚至不用向爱德华兹一家连连道歉，因为换了你去作伴他们一定更高兴，而我很愿意回家去照顾父亲；况且赶着这头驯顺乖巧的老牲口回家，我一点都不怕。至于你的衣服，我会想办法托人给你送去的。”

“我最亲爱的爱玛，”伊丽莎白激动地大声说，“你以为我会做出这种事吗？绝对不行！但是你这个好心的提议，我是永远也不会忘的。你真是个温柔大方的好姑娘！我还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事！你真的愿意放弃这次舞会，好让我有机会参加吗？相信我，爱玛，我还没有那么自私。不，虽然我比你年长九岁，可我绝不会横加阻拦，不让你在众人面前露面。你长得这样如花似玉，如果不能像我们大家那样，得到一个公平的机会让自己时来运转，该有多么残忍！不，爱玛，今年冬天不管是谁要待在家里，总之绝不能是你。假如有谁在我十九岁那年不让我去参加舞会，我肯定要记恨他一辈子。”

爱玛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们静静地坐在缓步慢行的马车里，谁也没说话。最后是伊丽莎白首先打破了沉默：

“你会留意玛丽·爱德华兹都和谁跳过舞吧？”

“如果有可能，我会尽量记住她的舞伴；不过你也知道，对我来说，那些人都是生面孔。”

“只要注意她同亨特上尉跳舞有没有超过一次就行了——我对这事有点担

心。倒不是说她父母对军官有多中意；不过要是她动了这个心思，你知道，可怜的萨姆就彻底没希望了。我答应过要给他写信，告诉他谁同她跳过舞。”

“萨姆爱上爱德华兹小姐了吗？”

“你居然还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远在什罗普郡[注]，如何能知道萨里郡这边的情事？过去十四年里，你我之间的书信来往本来就不多，像这种微妙敏感的状况就更不可能在信中提到了。”

“真是怪事，我写信时怎么就没提过呢。自从你回家以来，我一直忙着照顾可怜的父亲，还得给家里来个大扫除，什么话都没工夫跟你说；不过，我真的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这两年里他对她情根深种。咱们这儿开舞会，他不能每次都分出身来参加，别提多失望了；可是柯蒂斯先生不肯多放他的假，现在吉尔福德[注]正是疾病流行的时候。”

“你觉得爱德华兹小姐有可能喜欢上他吗？”

“恐怕不会。你知道，她是家中独女，将来要继承的遗产少说也有一万镑。”

“不过，她仍有可能爱上咱们的兄弟呀。”

“噢，不！爱德华兹家的眼光可高着呢。她父母绝不可能同意这门亲事。萨姆不过是个外科医生，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她心里是喜欢他的。可是玛丽·爱德华兹这人太拘谨、太矜持；我也很难猜透她的心思。”

“除非萨姆对小姐本人的心意有把握，否则别人根本不该怂恿他对她动心，我觉得这有点可悲。”

“小伙子必定要有个意中人的，”伊丽莎白说，“他为什么就不能像罗伯特那样走运，娶到个好太太，还得到了六千镑呢？”

“我们总不能期盼着人人都这么幸运吧，”爱玛回答说，“家里面有一个人交了好运，就是全家的福气了。”

“总有一天我也会交好运的，我相信，”伊丽莎白想起珀维斯，又叹了口气，“我这些年已经够倒霉了；至于你，我也不怎么看好，因为姨妈第二次嫁人实在是太蠢了。好啦，我想你在舞会上一定会很开心的。再转一个

弯，咱们就要上收税路了：你可以看到树篱上方露出的教堂塔楼，旁边紧挨着的就是白鹿旅馆。我真想知道你对汤姆·马斯格雷夫怎么看。”

说完这些话，沃森大小姐便不再言语，接下来她们穿过收税路的关卡，踏上小镇的沥青路面。镇子里乱哄哄的，到处是一片嘈杂景象，继续交谈下去显然绝不可取。那匹老母马步履沉重地一路小跑，不用靠缰绳指挥，就知道应当在哪里转弯。这一路上它只犯过一次错，就是还没等到达爱德华兹先生家门前，便打算先在女帽店那里停下来。如果说银行家汤姆林森先生陶醉于把自己在小镇尽头那栋灌木环绕、占地广袤的新居标榜为当地第一的话，那么爱德华兹先生的宅邸就称得上是这整条街上最好的，也是全镇最好的。

同大多数邻居家相比，爱德华兹先生的宅邸宏伟高大，大门两侧各开有四扇窗，以间柱和链条加固，从门前的几级石阶拾级而上，便可进入府中。

“咱们到了，”马车停下来时，伊丽莎白说，“平安抵达，按市场上的时钟来算，这一路只用了三十五分钟；佩内洛普会觉得这根本不算回事，可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小镇很美不是吗？你瞧，爱德华兹家的房子多气派，而且他们日子过得相当时髦呢。我跟你说，一会儿就会有个穿制服的人来给咱们开门，头上还扑了粉。”

爱玛同爱德华兹家的人只有一面之缘，那还是在斯坦顿时某天早晨的事；所以，他们对于她来说跟陌生人也没什么两样；尽管她内心对今晚期待中的种种乐趣绝不是无动于衷的，可一想到在这之前将要经历的一切，还是隐隐觉得有些不自在。另外，听了伊丽莎白刚才那一番话，她对自己的家庭状况产生了一些非常不快的想法，很容易因为别的什么由头而敏感多心，而这样匆匆忙忙地同相识不久的人走得如此亲近，就更令她备感难堪了。

无论是爱德华兹太太还是爱德华兹小姐的举止，都没有让她立即改变这些想法。那位母亲虽然待人友善，但总是端着架子，而且各种规矩礼仪多得吓人；她女儿芳龄二十二岁，像是个端庄娴雅的大家闺秀，头上卷着发纸，举手投足自然同一手将她养大的母亲有几分相似。伊丽莎白不得不匆匆离去后，爱玛很快便有机会见识到她们究竟矜持到何种程度；接下来的半个钟头以沉默为主，女士们间或提起话头，无精打采、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舞会上可能出现的辉煌场面，直到府邸的主人出现在她们面前，屋内的氛围才有所改观。爱德华兹先生比家中的两位女士随和得多，也健谈得多；他刚刚从街上回来，兴冲冲地要讲些趣闻轶事。他先是热情地欢迎爱玛到来，然后转向女儿说：

“嘿，玛丽，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奥斯本一家今晚肯定会来参加舞会

的。他们已经向白鹿旅店定了能拉两辆车的马匹，约好九点之前抵达奥斯本城堡。”

“我很高兴。”爱德华兹太太说，“因为他们大驾光临，定会让我们这次聚会蓬荜生辉。要是大家知道第一场舞会上有奥斯本一家，准保有好多人愿意去参加第二场。其实这种荣耀他们当真是受之有愧，因为他们来得那么晚，走得又那么早，并不会给这一晚的快乐锦上添花；不过这种大人物自有他们的魅力。”

爱德华兹先生继续把自己这一上午闲逛时的所见所闻事无巨细一一道来，谈话的气氛比先时活跃了许多，众人就这样聊了起来，直到爱德华兹太太要去更衣的时辰才停下来。年轻的小姐们经人仔细叮嘱，务必要抓紧时间；爱玛被带到一套非常舒适的房间里，刚刚从爱德华兹太太的繁文缛节中得以解脱，便开始高高兴兴地忙活起舞会的第一桩乐事——梳妆打扮。两位姑娘几乎是一起换装的，彼此之间难免熟络了许多。爱玛发现爱德华兹小姐颇有头脑，为人谦逊朴实，毫不做作，而且非常乐于助人；当她们回到起居室时，爱德华兹太太已经盛装端坐，头上戴着在女帽店新买的帽子，身上穿着一套绸缎礼服——这种礼服她总共有两套，整个冬天一直来回换着穿。同离开时相比，两位小姐进屋时心情轻松多了，笑容也更加自然。现在可以好好品评一下她们的衣装了：爱德华兹太太承认自己是个老古董，所有时髦的奇装异服她一律看不惯，哪怕是对广为接受的款式也不敢恭维；尽管瞧着女儿的花容月貌心中不免暗自得意，但也只是有所保留地表达了欣赏；爱德华兹先生对玛丽的装扮也同样满意，可他并未夸奖自己的女儿，而是和气又殷勤地把爱玛称赞了几句。这番讨论后，大家聊得更亲热了，爱德华兹小姐轻声询问爱玛，是不是经常有人认为她同自己的最小的哥哥长得很像。爱玛似乎看到，玛丽在提问时双颊泛起了两朵淡淡的红晕，而爱德华兹先生接过话头的方式则更加令人起疑。

“我觉得，你这样说可不是在夸赞爱玛小姐，玛丽，”他突然慌慌张张地说，“萨姆·沃森先生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而且我认为他是个医术相当高明的外科医生；不过他那张面孔久经风吹日晒，夸人家长得像他可绝不是什么奉承话。”

玛丽道了声歉，但又困惑不解地表示，她并不认为长相极为相似与各具特色的美貌是截然对立的。也许二人神情酷似，但面色甚至容貌却完全不同。

“我哥哥长得俊不俊，我也不知道，”爱玛说，“因为他七岁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不过家父认为我俩长得很像。”

“沃森先生也这么说！”爱德华兹先生嚷道，“哎呀，你可真让我吃惊。你们

简直连半点相像的地方都没有；你哥哥的眼睛是灰色的，而你是棕色的；而且他脸庞容长，嘴巴宽阔。我亲爱的，你不觉得他们的相似之处少之又少吗？”

“他俩可一点也不像。我一见爱玛·沃森小姐，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她大姐，有时候呢，我又好像看到了佩内洛普小姐的模样，还有那么一两次，似乎罗伯特先生的影子也一闪而过，不过我看不出她哪儿长得像塞缪尔注先生。”

“她和沃森大小姐的确很像，这我看得出来，”爱德华兹先生回答道，“简直像极了，至于其他人，我倒不怎么觉得。除了沃森大小姐之外，我看她和家里面别的人都不太像；不过我敢肯定，她跟萨姆是毫无相似之处的。”

这事总算是有了结论，他们也该去吃午饭了。

“爱玛小姐，你父亲是同我相交最久的一位老友，”他们围坐在壁炉旁享用甜点时，爱德华兹先生帮爱玛倒了杯酒，说，“咱们得举杯祝愿他身体健康。说实话，他这样病病歪歪的，真是让我挂念得紧。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谁像他这样爱和大伙凑在一起打牌，比他打得好的就更少了。他被剥夺了这种乐趣真是万分遗憾，因为现在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私人惠斯特注俱乐部，每周在白鹿旅店聚会三次；要是他能健健康康的就好了，他该玩得多么开心啊！”

“我想他一定会的，先生；而且我真心诚意地希望他的身体能够支撑得住。”

“要是你们别熬到那么晚的话，”爱德华兹太太说，“这个俱乐部就更适合体弱多病的人了。”

这句牢骚话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那么晚？我亲爱的！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她丈夫一本正经地开着玩笑说，“我们总是在午夜之前就到家了。要是在奥斯本城堡，人家听说你居然连这都嫌晚，肯定会发笑的，午夜时他们才刚刚吃完晚餐呢。”

“你这样说纯粹是胡搅蛮缠，”夫人淡淡地回敬道，“咱们又不是遵照奥斯本家的作息表过日子。你们最好是每晚聚一次，然后提前两个钟头散伙。”

迄今为止这个话题已被多次提及，但爱德华兹夫妇彼此心照不宣，总是点到即止，从不越雷池一步；此刻，爱德华兹先生话锋一转，谈起了另外一件事。他在这安逸悠闲的小镇上居住多年，日子一久便养成了喜好议论家

长里短的小毛病。虽然他对年轻客人的境况已经略知一二，但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更多的细节，于是开口说道：

“我想，爱玛小姐，我对你姨妈的印象很深，那还是大约三十年前的事呢，我记得很清楚，我同她在巴思注的老寓所里跳过舞，就是我结婚前的那一年。想当年她可是个美貌佳人啊；不过我猜，后来她也难免跟别人一样青春不再了吧。希望她第二次婚姻能获得幸福。”

“我希望如此，我相信一定会的，先生。”爱玛有些不安地说。

“特纳先生去世的时间并不长吧，我想？”

“大约有两年了，先生。”

“她现在姓什么来着？”

“奥布赖恩。”

“爱尔兰人注！啊，我想起来了；她去爱尔兰定居了。我很奇怪你竟然不愿意跟她一起去那个国家，爱玛小姐；不过这次骨肉分离一定对她打击很大，可怜的夫人！她可是把你当作亲生女儿养大的。”

“我没有那么忘恩负义，先生，”爱玛激动地说，“我绝不是哪里都愿意去，就是不愿陪在她身边的。只是我跟他们在一起不合适，这不合奥布赖恩上尉的心意。”

“上尉！”爱德华兹太太重复道，“这么说那位先生是个军人喽？”

“是的，夫人。”

“是啊，谁也比不上那些军官会讨女士们的欢心，不管是小姑娘还是老太太，一个个都被他们迷得神魂颠倒。帽章的魅力势不可挡，我亲爱的。”

“我可不希望是这样。”爱德华兹太太飞快地瞥了女儿一眼，严肃地说。爱玛刚刚平复了烦乱的心绪，恰巧来得及看到两片红晕飞上了爱德华兹小姐的双颊。想到伊丽莎白提到的那位亨特上尉，她忍不住猜测他和她哥哥究竟谁的魅力更大一些，心中的天平在二者之间来回倾斜。

“上了年纪的女士们在第二次择偶时应当慎之又慎。”爱德华兹先生评论道。

“需要反复思量、谨慎行动的不仅仅是年长的女士，也不光适用于第二次

择偶。”他妻子补充说，“对于初次挑选夫婿的年轻小姐们来说，也是一样必要的。”

“更有必要，我亲爱的，”他回答说，“因为年轻小姐们如果遇人不淑，自食恶果的日子可长着呢。而老太太要是做了蠢事，照常理说是用不着吃那么多年苦头的。”

爱玛抬手抹了抹眼睛；爱德华兹太太见状，连忙换了个对所有人来说都比较轻松的话题。

两位年轻小姐除了坐等出发以外，别无他事可做，因此这一下午就显得分外漫长；尽管爱德华兹小姐嫌母亲总是把出发时间定得太早，因而有些心烦意乱，但她对这个时间本身却是盼得望眼欲穿。

七点钟时，茶具被送了进来，众人的焦虑心情有所缓解；幸运的是，爱德华兹夫妇总是在熬夜前喝上好大一杯茶，还要多吃一块松饼，几乎把用茶仪式一直延长到大家翘首以盼的那个时刻。

快到八点钟时，他们听到汤姆林森家的马车打门外经过，这是个恒定不变的信号，告诉爱德华兹太太该把自己的马车叫到门前了；短短几分钟后，一行人就离开了安静、温暖又舒适的起居室，被马车拉到了一家旅馆，进入那喧嚣嘈杂、宽敞通风的入口通道。爱德华兹太太一边小心翼翼地护着自己的礼服，一边更加紧张自己照顾的年轻人，要确保她们的双肩和颈部安然无恙；她带头走上宽阔的楼梯，舞会的声音尚未入耳，但小提琴拉出的第一缕乐音已经让跟在后面的两位姑娘如闻仙乐；爱德华兹小姐难掩急切心情，试探着询问是不是已经来了不少人，然后不出所料地听到侍者说，“汤姆林森先生一家在里面。”

他们正穿过一道短短的走廊，往前方那间灯火辉煌的聚会厅走去，有一位身着常礼服、足蹬长靴的年轻人上前搭话。他就站在一间客房的门口，显然是特意等在必经之路候着他们。

“啊！爱德华兹太太，您好啊。您好，爱德华兹小姐。”他仪态从容地大声说，“我看出来了，你们和往常一样，来得正是时候。这会儿蜡烛刚刚点亮。”

“你知道，我想在壁炉边上占个好位子，马斯格雷夫先生。”爱德华兹太太回答道。

“现在我要去换装了，”他说，“我在等我那个蠢同伴。这场舞会一定会声名远播。奥斯本一家准能来；这个您尽管放心，因为今天上午我一直同奥斯

本勋爵在一起。”

一行人继续往前走。爱德华兹太太的曳地绸缎礼服在舞厅一尘不染的地板上拖了一路，一直拖到上首的壁炉前；那边只有一伙人正式落座，还有三四位军官在一起闲逛，从隔壁的棋牌室进进出出。接下来，这些近邻们彼此硬邦邦地打了声招呼；他们刚刚重新各就各位，爱玛便压低了嗓门，用一种与这个严肃场合相称的语气，向爱德华兹小姐悄声询问道：

“这么说，咱们在过道里遇到的那位绅士就是马斯格雷夫先生喽？据我了解，大家都认为他非常讨人喜欢，是吗？”

爱德华兹小姐有些迟疑地回答：“是的，喜欢他的人的确不少；不过我跟他并不算熟。”

“他很有钱，对吧？”

“我想，他每年大约有八九百镑的进项。他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得到这笔钱的，我父母认为他因此而变得任性妄为了。他们对他没多少好感。”

舞厅里冷冷清清的气氛和坐在另一端那一小拨女士端庄矜持的神色很快便一扫而空。有几辆马车的声音传入耳际，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一拨又一拨大腹便便的监护人和衣着入时的女孩子相继抵达、鱼贯而入，偶尔会有位初来乍到的绅士落了单，要么深情款款，见到美貌女子就凑到身边不愿挪步，要么兴高采烈地一头扎进棋牌室不肯出门。

在人数不断增加的军官中，此刻有一位正朝爱德华兹小姐走过来，那一脸的热情洋溢明白无误地告诉她的同伴：“我就是亨特上尉。”爱玛这时忍不住去观察爱德华兹小姐，发现她显得颇为苦恼，但绝没有露出生气的样子；听闻二人约好一起跳头两支舞，她觉得自己的哥哥萨姆算是毫无希望了。

与此同时，爱玛也并不是无人注意、无人欣赏的。一张新面孔，又那么漂亮，绝不可能被人忽视。一伙又一伙的人悄声打听着她的芳名。这时，乐队开始演奏一段最受欢迎的旋律，象征着舞会拉开序幕，似乎是在提醒年轻人履行自己的职责，赶快聚到舞厅中央——乐声刚起，她便发现亨特上尉介绍的一位同袍已经成了自己的舞伴。

爱玛·沃森不过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珠圆玉润，周身散发着健康的活力。她的皮肤是很深的蜜褐色，但皎洁纯净、娇嫩柔滑，又总是容光焕发，再配上生动灵秀的双眼，温柔甜美的笑容，落落大方的神色，便构成了迷人的美貌，待到与她结识，人们愈发觉得她那可爱的表情也为这份美丽锦上

添花。对于自己的舞伴，她没有理由感到不满意，因此这个夜晚的开篇令她心情分外愉快，而且她的感受也恰好同别人反复重申的意见不谋而合，觉得这场舞会真是棒极了。还没等头两支舞结束，许久未闻的马车辚辚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声又一声的“奥斯本一家来了！奥斯本一家来了！”传遍整个舞厅。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舞厅中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大家怀着几分好奇翘首观望，只见殷勤的旅馆老板亲手打开一扇从未紧闭的大门，这群引人瞩目的大人物终于现身了，其中有奥斯本夫人和她的儿子奥斯本勋爵，女儿奥斯本小姐及其朋友卡尔小姐，奥斯本勋爵的前任家庭教师、奥斯本城堡所在教区的现任牧师霍华德先生以及与他同住的孀居姐姐布莱克太太，布莱克太太的儿子，一个可爱的十岁男孩，还有汤姆·马斯格雷夫先生。刚才那半个钟头，这位先生一直把自己关在客房里，听着这边热闹的音乐声，大概已经极其不耐烦了。他们朝舞厅上首的位置走去，几乎是紧贴着爱玛身后停下了脚步，接受某位熟人的恭维；她听到奥斯本夫人说，他们特意早早到场，就是为了哄布莱克太太的小少爷开心，因为这孩子跟常人不同，特别喜爱跳舞。一行人从爱玛身旁走过时，她把他们挨个观察了一遍，尤其对汤姆·马斯格雷夫最感兴趣，他显然是个举止文雅、相貌英俊的年轻人。而在几位女士当中，奥斯本夫人的美貌鹤立鸡群；尽管年近五十，却是风韵犹存，那端庄威严的做派充分体现出身份的高贵。

奥斯本勋爵是个非常帅气的年轻人，但他的神情却显得冷淡漠然、漫不经心，甚至还有些别别扭扭的，似乎要表明自己同这个舞厅格格不入。实际上，他之所以肯赏脸出席，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有利于取悦镇上的选民；他不喜欢往女人堆里凑，也从不跳舞。霍华德先生三十出头，长相和蔼可亲。

两支舞跳完后，爱玛发现自己不知怎么就坐到了奥斯本一伙人中间；那个小男孩正站在母亲面前，比手画脚地询问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他那精致的面孔和活泼的动作瞬间便打动了她。

“要是你知道查尔斯的舞伴是谁，”布莱克太太，一个三十五六岁、性子活泼、模样讨喜的小妇人，对站在她身旁的一位女士说，“你就不会奇怪他为何如此沉不住气了。奥斯本小姐真是好心得很，已经答应陪他跳头两支舞了。”

“噢，是的！我们这个礼拜都定好了。”男孩大声说，“我们要把场上的每一对舞伴都比下去！”

奥斯本小姐、卡尔小姐和一群小伙子站在爱玛的另一侧，正热热闹闹地商量着什么；不一会儿，她看到这伙人里面最时髦的那位军官走到乐队那边点了一支舞曲，而奥斯本小姐从她面前走过，来到眼巴巴盼着她的小舞伴

身边，匆匆忙忙地说："对不起查尔斯，我要失约了，我得跟贝雷斯福德上校跳这两支舞。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等用完了茶点，我一定陪你跳。"还未等对方回答，她就转过头去又跟卡尔小姐聊了起来，下一分钟，贝雷斯福德上校便牵着她的手步入舞池，跳起了四对舞。可怜的小男孩，如果说他刚才那喜气洋洋的神色让爱玛觉得分外有趣，那么此时此刻，在形势骤转之下，他那张小脸上的表情无疑更是让她忍俊不禁。他站在那里活脱脱就是一幅表现失望的画：脸颊涨得通红，嘴唇不停颤抖，耷拉着脑袋闷闷不乐地盯着地板。他的母亲忍气吞声，强行压抑着内心的屈辱，试图用奥斯本小姐兑现第二次承诺的前景来抚慰孩子受伤的心灵；不过，尽管他拼命鼓起天真的勇气，故意大声说"噢，我才不在乎呢！"，但从他那始终躁动不安的表情来看，他显然像以往一样在乎得很。

爱玛不假思索，便凭感觉采取了行动。"如果您愿意，我将很荣幸同您跳舞，先生。"她毫不做作、亲切自然地伸出一只手说。男孩子瞬间转忧为喜，又变得像先前一样开心；他喜滋滋地看了自己的母亲一眼，然后走上前去，真诚而率直地道了声"谢谢您，女士"，便忙不迭地要陪这位新朋友跳舞了。布莱克太太心中的谢意更是说不完道不尽；她满脸掩不住的意外之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转过身去热情地向邻座连声道谢，感谢她如此屈尊俯就地帮了儿子一个大忙。而爱玛则真诚地向这位母亲保证，她本人所感受到的乐趣绝不会少于她给舞伴带来的快乐；布莱克太太把手套递给查尔斯，嘱咐他要一直戴在手上，接着他们便加入了此刻正迅速成形的队列，几乎跟他们一样心满意足。这样一对舞伴不可能不引来惊讶的目光。奥斯本小姐和卡尔小姐跳着舞同她擦身而过时，便肆无忌惮地直盯着她上下打量。"说真的，查尔斯，你运气真好，"前者转到他面前时说，"你找的这个舞伴可比我强呢。"听闻此言，查尔斯高高兴兴地回答："是的！"

正同卡尔小姐跳舞的汤姆·马斯格雷夫好奇地朝她瞄了好几眼；过了一会儿，连奥斯本勋爵都亲自现身了，一边装模作样地同查尔斯说话，一边站在一旁偷眼观察他的舞伴。尽管如此被人评头品足心中不免懊恼，但爱玛对自己做过的事并不后悔，因为这给小男孩和他母亲带来了那么多的快乐；后者不断寻找机会，极为热情周到、彬彬有礼地同她攀谈。她发现自己的小舞伴虽然热衷于跳舞，但当她的问题或意见令他觉得有话可说时，倒并不是不爱开口的；遵照常例打听了一番后，她得知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和妈妈都跟舅舅一起住在威克斯蒂德，他舅舅教他拉丁语，他很喜欢骑马，还有一匹属于自己的马，是奥斯本勋爵送给他的，而且他还带着奥斯本勋爵的猎犬出过一次门呢。

这几支舞跳完后，爱玛发现她们该去用茶点了；爱德华兹小姐提醒她不要走远，她说话时那严肃的口气令爱玛确信，爱德华兹太太认为当自己移步茶室时，非常有必要让她们两个人都紧紧跟在身边；因此，爱玛也就时时

留意着要给自己找个合适的位置。中场休息时大家纷纷去喝茶提神、恢复体力，此刻，就连些许的忙乱和拥挤对于这群人来说也总是其乐无穷的。茶室在棋牌室里面，是个小小的套间；棋牌室里到处摆放着牌桌，过道被它们挤占得只剩下了窄窄的一条，爱德华兹太太一行沿着这条窄路往里面走，刚刚走到奥斯本夫人的卡西诺纸牌[注]桌旁边，便被人群给堵住，耽搁了几分钟。正在这张桌上打牌的霍华德先生上前跟自己的小外甥搭话；爱玛意识到自己此时成了他和奥斯本夫人关注的对象，于是急忙转过头去，免得被人误会她在偷听自己的小伙伴满怀欣喜地悄悄对他舅舅大声说："噢！舅舅！快来瞧我的舞伴，她多漂亮啊！"不过，他们紧接着就继续朝前走去，查尔斯还没来得及听到舅舅的赞同之语，便身不由己地夹在人流当中匆匆离开了。茶室里已经摆好了两张长桌，他们刚一进门，就看到奥斯本勋爵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其中一张桌子的一端，仿佛是想尽可能远远地躲开舞会的喧嚣，无拘无束地想想心事、打打哈欠。查尔斯立刻指着他对爱玛说："奥斯本勋爵在那儿；咱俩去坐他旁边吧。"

"不，不，"爱玛笑着说，"你得跟我的朋友们坐在一起。"

查尔斯这会儿得了空，可以抓住机会大胆地自己提几个问题了。"现在几点啦？"

"十一点。"

"十一点！我还一点儿都不困呢。妈妈说我十点之前就得睡觉。你说等咱们喝完了茶，奥斯本小姐能说话算话吗？"

"噢，是的！我想她会的。"不过她觉得，自己这么说并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理由，因为奥斯本小姐刚才已经毁过一次约了。

"你什么时候到奥斯本城堡来呀？"

"或许永远不会去吧。我和那家人又不认识。"

"但是你可以到威克斯蒂德来看妈妈，她会带你去城堡的。那儿有个狐狸标本，古怪得吓人，还有一只獾，谁都以为它们是活的。你不去瞧瞧它们多可惜呀！"

用完茶点后，大家又争先恐后地以早早离开茶室为乐，此时打牌的人里面有一两桌刚刚散伙，恰巧要往相反的方向走，把这场面搅得更是乱成一团。这后一批人里面就有霍华德先生，胳膊上挽着他姐姐；他们刚一走到爱玛跟前，布莱克太太便亲热地碰了她一下，待引起她的注意后，说："我亲爱的沃森小姐，您对查尔斯的好意我们全家都感激不尽。请允

许我介绍我的弟弟霍华德先生。”爱玛行了个屈膝礼，那位绅士鞠了个躬，匆匆地请求她赏脸跟他跳接下来的两支舞，得到了对方同样急促的应允，接着，二人立刻各自朝对面的方向走去。爱玛对当下的情形非常满意；霍华德先生的稳重开朗和温文尔雅正是她所欣赏的；几分钟后，她这次约定的好处愈发显露出来。当时，她坐在棋牌室里，多少被一扇门遮住了些身形，而奥斯本勋爵正倚在不远处一张空闲的牌桌上。她听到他将汤姆·马斯格雷夫叫到面前说：“你去请那个漂亮的爱玛·沃森跳舞怎么样？我希望你去和她跳舞，然后我过去站在你身边。”

“我这会儿正决定要去呢，勋爵大人；我先让人替我引荐，然后马上跟她跳舞。”

“好，快去吧；如果你觉得她不太喜欢别人跟她说话，就过一会儿再把我介绍给她。”

“很好，勋爵大人；要是她跟她的姐姐们差不多，那么她大概只愿意让别人听她说话。我这就去。她应该还在茶室里吧，那个老古板爱德华兹太太喝起茶来总也喝不完。”

他走开了，奥斯本勋爵跟在他身后；事不宜迟，爱玛赶紧从角落里起身，急匆匆朝反方向逃走，结果忙中出乱，倒把爱德华兹太太给丢在后面，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险些找不到你了。”爱德华兹太太说，还不到五分钟，她和玛丽就追上了她，“如果你认为这间屋子比那间好，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让你待在这里；不过咱们这些人还是待在一起才好。”

爱玛不必费心道歉了，因为此时汤姆·马斯格雷夫恰好走上前来，大声请求爱德华兹太太给他个面子，将他介绍给爱玛·沃森小姐；话已至此，这位好心的夫人别无选择，只得照做，但从她那冷冰冰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她心里实在是不情不愿的。马斯格雷夫先生立刻不失时机地恳请她赏脸跟自己跳支舞；想到自己成为勋爵和平民眼中的漂亮姑娘，爱玛也颇有些沾沾自喜，但她对汤姆·马斯格雷夫这人实在没多少好感，于是便相当庆幸地宣布自己已经有约在先。他显然吃了一惊，失去了镇静。或许她上一位舞伴的风格令他误以为她不会再对别人的邀请动心了。

“我的小友查尔斯·布莱克，”他大声说，“总不能指望整晚都霸着你不放吧？这可是万万使不得的，也不合聚会的规矩啊！再说我敢肯定，我们的好朋友爱德华兹太太也绝不会赞成，她对礼节规矩监督得最是一丝不苟，不可能网开一面，任由你们如此胡来——”

“我不是要跟布莱克少爷跳舞，先生！”

这位绅士被噎了个措手不及，不免有些狼狈，只能盼望自己下回交上好运；爱玛好笑地发现，他的朋友奥斯本勋爵正候在门口等着他去汇报结果，但他似乎还舍不得就这么离开，于是便开始客客气气地打听她家里人的近况。

“今晚我们为何未能有幸一睹您几位姐姐的芳容呢？在往昔的那些聚会上，她们为我们平添了多少乐趣啊。今日竟然无缘相见，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家中只有我大姐一个人，她不能离开我父亲。”

“只有沃森大小姐在家！这可真让我吃惊！好像就在前天，我还在镇子上见过她们三位呢！不过我这个做邻居的最近恐怕是太不合格了。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能听到人家狠狠地抱怨我，怪我怠慢了他们，我也承认自己离开斯坦顿的日子实在太久，简直罪无可恕。不过从现在起，我一定努力将功赎罪，好好地弥补先前的过失。”

爱玛不卑不亢，客气地回了几句。这一定令他觉得自己受了冷遇，因为她那几位姐姐待他向来热情周到，总是令他备受鼓舞，两相对比之下，真有天渊之别。或许他心中还生出了几分新奇之感，一边忍不住怀疑自己的魅力，一边又盼着她再多赐给自己一些青眼。这时，舞曲再次响起；卡尔小姐不耐烦地催促着，要大家都站起来；汤姆·马斯格雷夫看到霍华德先生走到近前邀请爱玛共舞，好奇心总算是得到了满足。

“对我来说这倒也不错。”奥斯本勋爵从他的朋友口中获知此信时如是说。于是在他们跳这两支舞时，他自始至终不离霍华德先生左右。

这人如此死皮赖脸、阴魂不散，是此次约定中唯一的美中不足，也是她唯一能对霍华德先生提出抗议的地方。就他本人来说，她认为他表里如一，性格和外貌一样讨人喜欢；尽管聊的都是些司空见惯的话题，但他表达看法的方式合情合理、朴素大方，非常值得一听，她只是遗憾他未能调教好自己的学生，令其举止风度同他一样无可指摘。这两支舞显得如此短暂，她和她的舞伴对此颇有同感。曲终人将散，奥斯本一家及随行的诸位人等就要动身回家了。

“我们可是要走了，”勋爵对汤姆说，“你还要在这天堂般的地方待上多久？一直混到明天日出？”

“不，绝不！勋爵大人；我可是受够了。我跟您担保，待我荣幸地将奥斯

本夫人扶上马车之后，就不会在这地方露面了。我要尽量悄无声息地躲到这座房子最偏僻的角落里，叫人给送一桶牡蛎来，舒舒服服地享用一番。”

“希望你快点来城堡做客，好跟我说说她白天时模样如何。”

爱玛和布莱克太太像老朋友那样分手道别，查尔斯拉住她的手摇来摇去，至少跟她说了十几次“再见”。奥斯本小姐和卡尔小姐经过她身边时，匆匆行了一个蜻蜓点水似的屈膝礼；就连奥斯本夫人也傲气十足地瞧了她一眼；别人都离开舞厅后，勋爵大人竟然还折返回来，一边说着“请原谅”，一边朝她身后靠窗的椅子上探头探脑，四处寻找明明被他自己紧攥在手中的手套。汤姆·马斯格雷夫再也没有现身，因此我们可以猜测他的计划已然大获成功，想来他此刻要么是忧郁凄凉、形单影只地独自苦修，唯有一桶牡蛎与他相伴，要么就是高高兴兴地帮酒吧女老板为楼上翩翩起舞的客人调制尼加斯酒[注]。爱玛不由得想念起那些对她另眼相看的人来，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垂青反倒坏了她的兴致；接下来的两支舞同前面几支相比甚是平淡无奇，乏味得很，在这之后，舞会终于落下帷幕。爱德华兹先生今晚手气不错，一直牌运亨通，所以他们差不多是最后几拨离场的。

“咱们又回来啦，真是难以置信。”爱玛走进餐厅，伤心地说。餐桌已经布置好，穿戴整洁的上房女佣正在点蜡烛。“我亲爱的爱德华兹小姐，舞会这么快就结束了！真希望这一切能从头再来一遍。”

爱玛连连感谢朋友们盛情邀请，让自己度过了一个无比愉快的夜晚；爱德华兹先生同她一样激动，对这次内容丰富、场面辉煌、气氛活跃的聚会赞不绝口，尽管他整晚除了换过一张椅子之外，一直待在同一间屋子的同一张牌桌前不曾挪窝儿，似乎不应该有闲情逸致去留意这些；不过他五局牌中赢了三局，自然觉得事事顺遂。喝完开胃汤后，大家开始回过头来谈论舞会上的种种细节，此时玛丽发现，父亲的好心情真是帮了她的大忙。

“玛丽，你怎么没跟汤姆林森家的几位先生跳舞呢？”她母亲问道。

“他们每次来邀请时，我总是已经有约了。”

“我还以为你要同詹姆斯先生跳最后两支舞呢；汤姆林森太太告诉我他去邀请你了，就在两分钟前我还听到你说，你并没有跟谁约定过呢。”

“是的，但是我搞错了，那是个误会。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已经约了别人。我还以为约的应该是之后的两支舞，如果咱们能待那么久的话；可是亨特上尉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就是这两支没错。”

“这么说，你是跟亨特上尉跳的最后两支舞，玛丽，对吗？”她父亲问，“那么头两支你又是跟谁跳的呢？”

“亨特上尉。”玛丽怯怯地重复了这个名字。

“哦！不过这也算是有始有终。还有谁跟你跳过舞？”

“诺顿先生和斯泰尔斯先生。”

“他们又是谁？”

“诺顿先生是亨特上尉的表兄。”

“那斯泰尔斯先生呢？”

“是他的好朋友。”

“他们都是一个团的。”爱德华兹太太补充道，“这些穿红制服的军官们整个晚上都围在玛丽身边打转。“不过我承认，要是她能跟咱们的老邻居也跳几支舞，我就更高兴了。”

“是啊，是啊；咱们可不能冷落了老邻居。不过，要是这些当兵的在舞厅里总是先下手为强，年轻的小姐们又能怎么办呢？”

“我想，她们总不能提前跟人家约下那么多支舞吧，爱德华兹先生。”

“不，或许不会；不过我记得，我亲爱的，你我当年可正是这么干的。”

爱德华兹太太没再言语，玛丽终于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大家开开心心、有说有笑地聊了好一阵；爱玛上床就寝时仍然感到心醉神迷，满脑子里装的都是奥斯本、布莱克和霍华德这几家人。

---

1. 英格兰东南部的郡，位于伦敦西南。（译注）
2. 位于英国西萨塞克斯郡。（译注）
3. 英国大伦敦南侧的一个区，曾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镇。（译注）
4. 英格兰西米德兰兹的单一管理区，西接威尔士的边界。（译注）
5. 位于萨里郡的一座城市。（译注）
6. 塞缪尔是“萨姆”的正式称呼。（译注）

7. 惠斯特牌戏是包括惠斯特桥牌、竞叫桥牌和定约桥牌在内的纸牌游戏的统称，一般认为起源于英国，起初是一种民间娱乐形式，到了18世纪初，开始成为伦敦一些咖啡馆中绅士们的消遣。（译注）
8.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最早建于公元43年，曾是罗马人的温泉圣地。（译注）
9. 奥布赖恩是典型的爱尔兰姓氏。（译注）
10. 一种由2～4人玩的纸牌游戏，用的是52张一副的纸牌。（译注）
11. 一种由热水、糖、柠檬、香料和葡萄酒混合调制而成的饮料。（译注）

第二章
十月十四日，舞会次日

第二天上午，访客们接踵而至。依照本地风尚，舞会次日对爱德华兹太太的拜访本是定例，而在当前的情形之下，这番邻里敦睦的美意更因针对爱玛的普遍好奇而蓬勃滋长，人人都想再瞧瞧昨晚得蒙奥斯本勋爵垂青的那位姑娘。审视的目光纷纷烁烁，人们对沃森小姐的认可程度也参差不齐。有人觉得她美得无可挑剔，有人则完全看不出她美在哪里。一些人认为，单是那蜜褐色的皮肤就将她的优雅破坏殆尽，另一些人则拒不赞成“十年前的伊丽莎白·沃森要比她漂亮一倍”的说法。整个上午飞也似地过去，爱玛陪着一拨又一拨访客畅谈昨晚舞会的精彩，待到蓦然惊觉时已是下午两点，她开始暗自嘀咕，怎么迟迟听不见自家马车的声音呢？她心里惦着回程，两番走到窗口朝街上张望，都不见动静；正想着跟客人告个便，摇铃问问仆人可有消息，就听见一辆马车驶抵府门的声音，她的心情顿时为之一松，再到窗前去瞧时，只看见一辆齐整漂亮的双轮轻便马车，却不是自家那辆中用不中看的老爷车。随即听得仆人通报：马斯格雷夫先生驾到。爱德华兹太太闻声立即端起架式，尽量摆出倨傲的派头。然而女主人冷若冰霜的态度对这位访客却毫无震慑之效，他从容地向在场的每一位女士致意，不见丝毫尴尬之态。随后，他转向爱玛，将一纸便笺交给她，并说自己“有幸替令姊捎信给您，然而深感有必要亲口转达附言才好”。

不等爱德华兹太太吩咐她不必拘礼，爱玛已经急不可待地展读来信了。信的内容只有寥寥几行：伊丽莎白告诉她，父亲今天觉得身上格外轻松，因此临时起意，要去参加圣母往见日[注]的礼拜。由于他去的地方离D镇很远，所以爱玛得等到明天早上才有可能回家，除非爱德华兹家愿意派车送她——但这恐怕指望不上。或许她可以找机会搭便车回家，或者，如果她不介意路远的话，走回来也行。她匆匆看完来信，眼皮还来不及抬起来，就听汤姆·马斯格雷夫进一步解释道：

“就在十分钟前，我刚从沃森大小姐的玉手上接过此信。我是在斯坦顿村遇见她的，要说我今日吉星高照么，恰好驱车打那儿经过。当时令姊正想找人给您捎信，而本人非常荣幸地令她相信，再也找不到一个比我更殷勤、更麻利的信使了。请注意，我可没说自己全无私心哦。我希求的回报就是，请容许我亲自驾车把您送回斯坦顿。关于这一点，信上虽然没写，可我捎来了令姊的口头应允。”

爱玛觉得别扭。她不喜欢这个提议——她可不想跟这个人混得太熟络；然

而，由于不想占爱德华兹家的便宜，加上自己也的确惦着回家，所以她一时有点儿没了主意，不知当以怎样的分寸表示拒绝才好。爱德华兹太太始终没做声，要么是还没领会眼下的状况，要么是想再等一等，看这位年轻女士的心意到底如何。爱玛向客人道了谢，但表示自己实在不愿给他添麻烦。“这根本无所谓麻烦，反倒令本人感觉幸甚、乐甚、与有荣焉——反正我本人和我的马儿都闲着。”她仍然表示踌躇——“恐怕我只能谢绝您的好意，因为我特别害怕乘坐这种马车。再说路程又不远，我可以走回去的。”这当儿，爱德华兹太太终于开口了。她问了问信的内容，随即表示：“爱玛小姐，如果我们能荣幸地留你住到明天，那就再好不过；但是你若不方便留下的话，尽可以使用我们的马车，玛丽还可以顺便去见你姐姐一面，她也会很高兴的。”

爱玛正巴不得如此，于是满心感激地接受了爱德华兹太太的好意，并解释说，因为伊丽莎白独自在家，所以自己很想赶回去陪她吃晚饭。然而她们的访客却极力反对这个安排——

“那我蒙受的损失可就太大了，真的。拜托，请别剥夺我为您保驾的快乐！我保证，我的马儿不会惊着您的。就连您自己都可以掌鞭。您的几位姐姐都知道，这几匹马儿有多温驯。她们每个人都敢放心大胆地坐我的车，连上赛马场都不怕。相信我吧，”他又低声补充道，“您非常安全——要说危险，那危险只来自于我。”

爱玛再也没耐心容他继续厮缠了。

“再说，爱德华兹先生的马车怎么可以在舞会当天和次日连续出车呢，这不合常规嘛，我向诸位保证，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那个老车夫的脸色怕是要黑得像他的马儿一样了——我说得对吧，爱德华兹小姐？”

没有人理睬他。几位女士态度坚定，报之以沉默的拒绝，这位绅士意识到只能作罢了。

“昨晚的舞会真是太棒了！”片刻的冷场过后，他大声说道，“不知道我和奥斯本一家走后，你们又玩了多久？”

“我们又跳了两支舞。”

“待到那么晚，肯定累坏了吧。我想，到后来肯定是夜阑人稀了。”

“哪里，场上人很满呢，只少了奥斯本一家。到处挤得插不下脚，而且每个人都兴致勃勃，一直跳到最后。”爱玛这样答道，尽管说得颇有些亏心。

“真的！早知如此，或许我该转回来找您才对，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跳舞的。奥斯本小姐是个迷人的姑娘，对吧？”

“我没觉得她哪点儿漂亮。”爱玛答道，因为他前面这番话主要是冲着她说的。

“她或许不算特别漂亮，可是风度宜人。范妮·卡尔则是个饶有趣味的小东西。那份天真俏辣，真是天下难找。您对奥斯本勋爵怎么看，沃森小姐？”

“即便他不是勋爵，也称得起‘英俊’二字，说不定还会更有教养，更愿意在适当的场合表现出娱己娱人的风度。”

“老实说，您对我的朋友评价过苛了！我向您保证，奥斯本勋爵人品很不错。”

“我并不怀疑他的美德，只是不喜欢他那副目空一切的神气。”

“要不是必须为朋友保密，我倒能为可怜的奥斯本说两句话，略微扭转您对他的不良印象呢。”汤姆说着，有点顾盼自得的样子。

可惜爱玛没有任何鼓励他继续的表示，因此他只好把朋友的秘密憋在肚里了。此外，他的造访也只得硬生生地到此打住，因为爱德华兹太太已经吩咐人去套车了，爱玛必须抓紧时间准备动身。爱德华兹小姐陪她回到家，不过她们抵达斯坦顿时，已是开晚饭的时辰，所以爱德华兹小姐略坐了几分钟就告辞了。

* * * * *

“好了，亲爱的爱玛，”现在屋里只剩她们两姐妹，沃森大小姐立刻打开了话匣子，“你一定要把那天接下来的所有情形详详细细地说给我听，嘴不许停，不然我是不会满意的。不过，还是先叫南妮把晚饭端上来吧。小可怜儿，你今天的晚餐可比昨天差远了，咱们没别的可吃，就一点儿煎牛排。玛丽·爱德华兹穿着那件新斗篷多好看呀！现在告诉我，你对他们所有人印象如何？我该对萨姆说些什么呢？我的信已经开了头，杰克·斯托克斯明天会来取的，因为他叔叔后天要出门，他去的地方离吉尔福德不到一英里。”

南妮把晚饭端了进来。

“你不用伺候了，”伊丽莎白吩咐了一声，转头又对爱玛说，“咱们抓紧开聊吧。这么说，你不愿意让汤姆·马斯格雷夫陪你回来？”

“嗯。之前你说过他那么多的毛病，我肯定不会跟他同车而行，因为我既不愿欠他的情，也不想跟他走得太近。就算表面如此我也不喜欢。”

“你做得很对。不过，你的自制力那么强，真叫我吃惊，要是换了我恐怕做不到。当时他主动提出去接你，表现得那么热情，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其实我对他那些花招心知肚明，本来不想给他机会接近你，但是，我又急着见你，觉得让你搭他的车回家也算是个讨巧的法子。再说，咱们为人处世也不好太挑剔吧。谁也没料到，爱德华兹家会让你乘他们的马车回来，因为前一晚上他们的马都乏了。不过，我应当对萨姆说些什么呢？”

“你若听我一句话，就别鼓励他惦记爱德华兹小姐。那家的父亲坚决反对他，母亲也没露出喜欢他的迹象。而且，我怀疑玛丽本人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她和亨特上尉跳了两次舞，对他的追求很是纵容，总的说来已经达到了她的性情和所处环境所能容许的极限。她提到过一次萨姆，显然有些局促不安。不过，这或许是因为她察觉了他的爱慕之情，她大有可能早就知道他的心思。”

“噢，天哪！你说得不错，我们所有人都在她耳边吹了好些风。可怜的萨姆！他和别人一样不走运。爱玛，无论如何，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怜悯那些情场失意的人儿。好啦，快开始吧，把每件事都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

爱玛欣然从命。伊丽莎白一直侧耳倾听，几乎没插言，直到听说她和霍华德先生共舞，这才叫道：

“跟霍华德先生跳舞！天哪！我肯定是听错了！哎哟，他可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你有没有发现他架子很大？”

“和汤姆·马斯格雷夫相比，他的态度倒让我感觉放松和自信得多。”

“哦？然后呢？如果换了我，要跟奥斯本家那个圈子里的人打交道，肯定连魂儿都被吓飞了。”

爱玛三言两语讲完了当晚的经历。

“这么说，你真的一次都没有和汤姆·马斯格雷夫跳！但是你肯定会喜欢上他——我敢说你肯定被他深深地打动了。”

“我不喜欢他，伊丽莎白。我承认，他的相貌和风度都不错，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举止——嗯，还有他的谈吐也相当——相当令人愉快。不过，除此之外，我没发现他身上还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相反，他看起来非常虚荣、极端自负，急欲自我炫耀，简直滑稽可笑，而且他为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一些手段，也十足地令人不齿。他身上有一种荒唐劲儿，倒是让我

觉得挺有趣，但是在我看来，与他为伴的乐趣仅此而已。”

“最亲爱的爱玛！你真是与众不同。幸好玛格丽特没在这儿。你这番话虽然叫我觉得难以置信，倒也不至于反感。但是如果让玛格丽特听见了，她可饶不了你。”

“我希望玛格丽特能听到他亲口承认，自己根本没注意到她出门这回事。他说，觉得距离上次见她才不过两天的样子。”

“是喽，那正是他的风格。可就是这么个男人，她还一厢情愿地痴想着人家爱她爱到不顾一切呢。我也不太中意他，这个你非常了解，爱玛。不过你肯定觉得他讨人喜欢。你敢以手扪心，发誓你不喜欢他吗？”

“能啊，怎么不能，用两只手都行。还要把手张得大大的。”

“我倒想听听，你认为哪位男士讨人喜欢呢？”

“就是霍华德呀。”

“霍华德！我的天呐，一提起他，我就会想到他陪着奥斯本夫人打牌的样子，一副高不可攀的神气。不过，我必须承认，你能这么评价汤姆·马斯格雷夫，让我松了口气。说实话，我真怕你会迷上他。以前我见你表态那么坚决，还曾暗自担心，怕你一味夸口，过后会自取其辱。我只希望你能保持坚定，但愿他别再继续缠着你。当一个男人刻意要取悦于某个女人，使出浑身解数大献殷勤时，作为女人是很难招架的。”

姐妹俩安静而友好地用完了这顿便餐，沃森大小姐不由得感叹这份惬意自在。

“能这么清清静静、轻松愉快地消磨时光，我觉得太好了。”她说，“没有人知道我多么讨厌争吵。你看，咱俩虽然只有煎牛排可吃，但这顿饭吃得多么开心！我真希望这个家里人人都像你一样随和，但是可怜的玛格丽特对人从来都没好气儿，而佩内洛普自己都承认，她宁可家里吵翻天也不愿意看到太平无事。”

天擦黑时，沃森先生回来了，并没有因一天的劳乏而体力不支。他因此大有成就感，也很乐意在自家炉边略微夸耀一番。爱玛原没料到，圣母往见日的活动能有什么让自己感兴趣的地方。不过，当她听说霍华德先生今日登台布道，而且讲得非常精彩，就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

“我还从没听过如此触动我心的布道，”沃森先生接着说，“也没见过谁的演讲技巧比他更高超。他读经文读得才叫好，态度语气无比合宜，给人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并且表情毫不做作，也不狂热。我承认，我并不欣赏讲坛上的装腔作势，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和精心拿捏的抑扬顿挫，而这些都是一般广受拥戴的名牧身上常见的毛病。朴实无华的布道方式更有利于激发听众的敬虔之心，也体现了更高的品位。霍华德先生读经的样子，完全是一派学者和绅士风范。”

“您晚饭吃了些什么？”他的大女儿问道。

他把晚宴中所有的菜肴统统报了一遍，又告诉她自己吃了些什么。

“总地说来，”他补充道，“这一天我过得舒心极了。那帮老伙计见我又回来，全都吃了一惊。我得说，人人都对我小心翼翼，看样子很同情我这个病号。他们把我让到靠近炉火的位置坐着；席间的松鸡有点变了味，理查兹医生就吩咐人把那道菜挪到桌子最远端，说是‘免得沃森先生吃坏了肚子’。他真是好心呐。不过，最让我开心的还是霍华德先生的关照。我们吃饭的房间门口有一段很陡的台阶，我这老痛风的腿脚，走着不太方便。于是霍华德先生就一直陪我走上去，还伸出胳膊让我扶着。这个举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这么年轻的一个人身上，更能显出他的仁厚体贴。但是我能肯定，这份殊遇并不是凭我这张老脸得来的，因为我这辈子从来都没跟他打过交道。顺便提一句，他还向我的一个女儿转致问候，但我并不知道他指的是你们当中的哪一个。我想你们自己肯定清楚喽。”

---

1. 基督教节日（7月2日），用以纪念《圣经·路加福音》[1:39–56]所述圣母玛利亚对伊丽莎白的看望。（译注）

第三章
舞会后第三日……

舞会过后的第三天，差五分钟到三点的光景，南妮端着为晚餐预备的托盘和刀匣，正忙不迭地往客厅走，忽听大门上“笃笃”地响了几声，似乎有人在用马鞭的末端叩门。虽说沃森大小姐早有吩咐，来客一概挡驾，可是半分钟不到，就见她满脸尴尬惊惶地折回，拉开客厅的门，候着奥斯本勋爵和汤姆·马斯格雷夫走进来。屋里两位年轻女士的惊讶可想而知。这个辰光本是谁都不宜接待的，而眼下这两位不速之客——至少是像奥斯本勋爵这样一位身份显赫、素昧平生的来客——更让人倍添窘迫。

勋爵本人也微露窘意，当他那位神色自如、能说会道的同伴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他含糊地说了些“冒昧登门，特来拜望沃森先生”之类的话。爱玛明知这次拜访肯定是冲着自己来的，但她心里却远远谈不上欢喜。这位来宾的贵重身份和自家的清贫景况是何等不搭调，在她心里如同明镜一般。她在姨妈府上原本见惯了精致讲究的生活细节，因此心中了然，自己现在这个家的诸般寒酸之处必定逃不过有钱人讥诮的眼光。对于这种痛苦的滋味，伊丽莎白倒是少有体会。她的头脑相对简单——抑或是理性更为健全，使她免于为这些事情而发窘。因此，面对贵客，她尽管有点畏怯，却没有特别自惭形秽的感觉。两位先生已经从南妮嘴里得知，沃森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下楼会客。来客们怀着关切的心情落了座：奥斯本勋爵坐在爱玛旁边，而生性随和就便的马斯格雷夫先生则挨着伊丽莎白，坐在壁炉的另一侧。汤姆·马斯格雷夫因自己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兴奋莫名，嘴上一直滔滔不绝。而奥斯本勋爵这边，谈话则要艰涩得多：他先是问候爱玛，希望她在舞会那晚没有染上风寒，随后便有好一阵子找不到话可说，只是不时地偷瞄一眼漂亮的邻座。

爱玛可没心思委屈自己让他一饱眼福。他费了半天脑筋，才憋出一句“天气很不错”，然后趁势问道“您今天上午出门散步了吗？”

“没有，勋爵大人。我们觉得道路太泥泞了。”

“您应当穿半统靴。”他又语塞片刻，才接着说，“半统靴最能衬托美妙的踝部，淡黄的南京靴配黑色靴套好看极了。您不喜欢半统靴吗？”

“喜欢。不过，这种靴子除非做得够结实，才适合在乡下穿，而如果做得太结实，就谈不上秀美了。”

“逢到泥泞的天气，女士们应当骑马出行。您平时骑马吗？”

“我不骑马，勋爵大人。”

“我不明白，怎么会有哪位女士不骑马呢？女性在马背上的英姿看起来最美不过。”

“可是，说不定有哪位女士就是不爱骑马，或者没那个条件呢！”

“倘若她们知道骑马有多大好处，就一定会爱上这项运动了；而且，沃森小姐，据我想来女士们一旦喜欢上什么，恐怕很快就能创造出条件来。”

“大人您是觉得我们女人总有办法得偿己愿吧。关于这一点，绅士和淑女们各执一词已非一日。我无意硬充裁判，但是或许可以说，有些情况即使以女性的手腕也无力掌控。女性的节俭在很大程度上能对经济景况聊有助益，勋爵大人，但是这也无法让微薄的进项增多起来。”

奥斯本勋爵沉默下来。她的态度既无说教意味，亦未暗含讥讽，但是她那温和严肃的语调，以及所说的话语本身，都蕴含着某种令他哑然沉思的东西。当他再度开口对她说话时，已经一改原先那种尴尬和鲁莽参半的语气，态度变得周到而得体了。这种打心底里盼望取悦于某位女性的心情，在他还是平生头一遭；在此之前，他从不觉得有义务对于身处爱玛这种地位的女子有所礼敬。不过，鉴于他既有见识，又生就一副好性情，因此很善于将这种全新的感受充分地展现出来。

“据我所知，您来到本地的时间不长，”他彬彬有礼地说，“希望您在这里过得还好。”

他得到了一句和蔼的回答，她的脸儿也不像先前那样一味扭向别处了。他一来不习惯没话找话，二来只顾满心欢喜地悄悄端详她，所以两人又默默无语地坐了好几分钟，而那边汤姆·马斯格雷夫正同伊丽莎白聊得火热。这时，南妮把客厅的门推开一半，探头进来问——

“对不起，小姐，老爷要我问问，他的晚饭怎么还不开？”

两位先生此前一直对主人家准备开饭的各种迹象（无论多么明显）视若无睹，这会儿立刻跳起身来，连声地道歉。伊丽莎白则冲着南妮的背影脆声吩咐：“告诉贝蒂把野禽端上楼。”

“真不好意思，”她和颜悦色地转向马斯格雷夫，接着说道，“但您是知道的，我们家的饭时一向很早。”

汤姆一时无语。这家的习惯他自然知道得很清楚，面对如此直白、如此无可回避的事实，他有些下不来台，神色颇为狼狈。奥斯本勋爵的告别语说得拖拖拉拉，越到临走的时候，他的表达欲似乎就越强。他建议说，哪怕道路泥泞也得多加锻炼，然后又把半统靴的好处介绍了一番，还说如果爱玛允许的话，可以让自己的妹妹把她私人鞋匠的姓名转告爱玛。他最后提到："下星期我们一行人会携犬来这片乡间打猎，我想是星期三上午九点，在斯坦顿森林集结出发。我之所以要说起这个，是希望您到时候或许有兴趣出来看看我们的活动。如果当天一早天气还不错，请务必赏光亲临猎场，给我们加油。"

客人走后，姐妹俩面面相觑，惊讶莫名。

"真是不可思议的荣幸！"伊丽莎白最后叫道，"谁能想到，奥斯本勋爵会大驾光临斯坦顿！勋爵长得十分英俊，但是不用说，要论潇洒时髦，还得数汤姆·马斯格雷夫。幸好勋爵没有和我攀谈，我最怕面对这种大人物了。汤姆这个人非常讨人喜欢，是吧？不过，他们刚进屋的时候，你听到他问起佩内洛普小姐和玛格丽特小姐去哪儿了吗？我都忍无可忍了。噢，我很高兴南妮当时还没把桌布铺开——不然就显得太尴尬了，刚摆出个托盘问题还不大。"如果说奥斯本勋爵的登门拜访不曾令爱玛生出半点儿得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年轻女士而言，那样也未免太古怪了。但是这份欣喜也绝非没有杂质——他的来访表明了某种兆头，虽然给她的虚荣心带来满足，却又让她的自尊心不太舒服。要是依着她的心思，她宁可得知他有心来访又不敢贸然上门，也比看见他直接出现在斯坦顿要好些。

她就这么郁郁地胡思乱想着，有一刻甚至还琢磨，霍华德先生怎么不趁着这个由头，陪同勋爵大人一道"冒昧登门"呢？不过她又欣然地揣度道，他要么是根本不知道此事，要么断然拒绝了参与这次颇显鲁莽、但在表面上又挑不出什么失礼之处的行动。沃森先生听说刚才发生的一切之后，表现得很不高兴。这老先生被当下的疼痛折磨得烦躁乖张，正没好气儿，闻听此事只悻悻地说：

"嗬！嗬！什么风儿居然把奥斯本勋爵吹到我家来了？我在这儿住了整整十四年，那一家子可曾注意过咱？肯定是那个游手好闲的汤姆·马斯格雷夫出的馊主意。我可不能回访他们。能去我也不去。"后来，当沃森先生和汤姆·马斯格雷夫再次相见时，后者接受委托向奥斯本勋爵捎信致歉，言道沃森先生因身体欠佳，无法到府上回拜——这理由自然是再充分不过了。

第四章
又过了一星期到十天左右……

这次拜访事件之后，一晃过了一星期到十天左右，静日悠悠，再无杂事相扰，姐妹俩过着宁静而惬意的日子。在耳鬓厮磨中，彼此间相知愈深，好感与日俱增。最先打破这份安宁的，是一封来自克罗伊登的信。信中通知家中各位，玛格丽特不日即归，罗伯特·沃森夫妇护送她回程，顺便到家看望爱玛妹妹，并小住两三天。

留守斯坦顿的姐妹俩要为预备这次团聚而操心了，至少她们当中的一个已经开始团团忙碌起来。因为嫂子简·沃森原是富家女，要款待她得格外费些心思。伊丽莎白在安排家务方面向来是热心有余而干练不足，因此每做一点改变都搞得鸡飞狗跳。爱玛离家已有十四年之久，与兄弟姐妹都生疏得很。但她在等待玛格丽特回家的日子里感到如此惴惴不安，还不止缘于这份生疏感。她从姐姐嘴里听说的一些事，让她有点害怕玛格丽特回来，她隐约感到，那几位大驾重返斯坦顿之日，或许就是这幢房子里之前的一切安逸祥和终结之时。

罗伯特·沃森在克罗伊登当律师，生意相当红火，此外，他还娶到了所在律所老板的独生女，得了她六千镑的丰厚妆奁，这令他颇觉踌躇满志。罗伯特的太太也同样因这六千镑而甚为自得，更值得矜夸的是，她如今在克罗伊登拥有一座相当时髦的宅子，时常在家举办高雅的晚会，身着华服周旋于衣香鬓影之间。她本人的品貌并无任何出挑之处，举止唐突而又自负。玛格丽特倒不是全无美丽可言，她体态纤巧，相貌也不算难看，只是面色略显苍白。然而，她的脸上总透出一股尖酸和焦虑的神色，让人通常不大觉得出她的美。见到离家多年的妹妹，她的态度亲亲热热，声音无比温柔，就像每次需要做足面子工夫的时候一样。保持微笑和放慢语速，这是她拿定主意取悦于人时永恒不变的两样法宝。

这会儿她“好开心见到亲爱的、亲爱的爱玛”，开心得足足一分钟都说不出话来。

“我相信咱俩会成为好朋友的。”两人并肩坐下，玛格丽特情深意笃地说道。爱玛简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也做不出同样热情的姿态。相形之下，她倒是见惯了罗伯特·沃森太太打量她的那种目光——在好奇当中夹杂着满含优越感的怜悯。在见面的那一刻，沃森太太满脑子转的都是这姑娘没得到姨妈财产的事儿，同时情不自禁地暗想，自己身为克罗伊登的富绅之

女，真是深得命运垂青，大大强似眼前这个糊里糊涂下嫁给某个爱尔兰上尉的老女人的外甥女啊。罗伯特则是大大咧咧、和颜悦色，与他作为一个有钱人以及兄长的身份恰恰相符。进门后，他一直忙着和车夫算账，愤愤地抗议租用驿车的预付款要价过高，细细察看一枚半克朗注的银币到底是真是假，也顾不上招呼这位或许不再有财产委托他照管的亲妹妹。

“穿过村子的这条路真是太差劲了，伊丽莎白，”他说，“比以前还糟。我指天发誓，我要是住在这一带，非得投诉这件事不可！现在谁是本村的土地测量员？”

热心肠的伊丽莎白亲切地问候留在克罗伊登的小侄女，并表示她没能一起来真是太遗憾了。

“你真是太好了，”孩子妈妈回答，“跟你说吧，我们临走时，要说服奥古斯塔留在家里，还真费了好大的劲儿呢。我不得不告诉她，我们只不过是去教堂，还答应她办完了事马上就回到她身边。可你是知道的，要是带她来，不带上她的保姆根本不行。我是一如既往地注意给她适当的照顾。”

“甜蜜的小宝贝！”玛格丽特叫道，“离开她时我的心都碎了。”

“那你干嘛这么急急忙忙地离开她？”罗伯特太太挑起嗓门说，“你这个可恶的坏丫头。这一路上我是不是一直在和你争论这件事？像这样的拜访，我真是闻所未闻！你知道，我们非常乐意接待你们姐妹当中的无论哪一个，如果你们能多住几个月，那就再好不过。可是我很抱歉，”（说到这里，她风趣地一笑——）“这个秋天我们没能让你在克罗伊登过得快活。”

“最亲爱的简，别再拿我寻开心了。你明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回来不可的。求求你饶了我吧。我可敌不过你那伶牙俐齿。”

“好吧，我只求你别对周围人说我们那儿的坏话。如果你不捣乱的话，或许爱玛会有兴趣随我们一起回去，一直住到圣诞节呢。”

爱玛表示非常感谢。

“我向你保证，在克罗伊登我们有很好的社交圈子。我不怎么参加舞会，人太杂了。但我们家办的聚会上，来的都是精挑细选的出色人物。上周我那个客厅里开了七桌牌局呢。你喜欢乡村生活吗？觉得斯坦顿这地方怎么样？”

“很喜欢。”爱玛简单答道，因为她觉得这样一句笼而统之的回答再合适不过。她看出，她的嫂子闻言立即现出了轻蔑之色。罗伯特·沃森太太着实好

奇，爱玛从前在什罗普郡寄居的那个家究竟是什么样，及至听了她的回答便当即断定，那位姨妈的家产肯定没有六千磅。

“爱玛多迷人啊，”玛格丽特用她最温柔的语气对罗伯特太太低语。这副样子让爱玛觉得很不舒服；五分钟后，当她听到玛格丽特一改刚才的柔弱，用尖厉的语调爆豆似地对伊丽莎白讲话的时候，心里就更别扭了。“佩妮(注)去奇切斯特之后给你写信没有？那天我倒是收到一封。要我看，她大概是白费劲。等她回来的时候，恐怕和走的时候一样，依然顶着‘佩内洛普小姐’的名头。”

爱玛心里琢磨，等自己初来乍到的新鲜劲儿过去以后，玛格丽特恐怕也会改用这种平常腔调来对待她了吧。这样想着，不免觉得她那矫揉造作的亲热腔调越发让人难受了。这时，仆人来请女士们上楼更衣，家宴就要开席了。

“家里条件简陋些，希望一切还合你的意，简。”伊丽莎白说着，亲自打开那间备用卧室的门。

“我亲爱的，”简回答说，“求求你别跟我客套。我这个人最能随遇而安了。我一点都不想劳烦你们，有个小套间凑合两三宿就行。我来看你们，总希望大家都别见外才好。我这会儿想着，但愿你们不要为我们准备了太丰盛的宴席。别忘了，我们从来都不吃这顿晚餐的。”

“我猜咱俩是住在一起的吧，”玛格丽特飞快地对爱玛说，“伊丽莎白总要留出一间屋自己单住的。”

“不，伊丽莎白把她的房间分了我一半儿。”

“噢！”她的声音立时柔和下来，并且由于发现自己并未吃亏而颇感发窘，“真遗憾享受不到和你作伴的乐趣，特别是我很怕一个人孤零零的。”

在所有女眷中，爱玛是最早回到楼下客厅的。一进门，只见哥哥独自待在屋里。

“啊，爱玛，”罗伯特说，“这个家对你来说还很陌生吧。你在这儿肯定觉得处处不自在。这都是特纳家那位姨妈干的好事！老天爷，女人就不该掌管钱财。我早就说过，她丈夫去世那阵子，她就该为你做好安排。”

“可是，那样一来不就是由我来掌管钱财了么，”爱玛答道，“我也是个女人哪。”

“可以规定这笔钱用于保障你未来所需，你本人现在无权动用。这对你是个多大的打击呀！本来是有望得到八、九千磅的女继承人，如今却被一文不名地送了回来，成了家人的负担。我希望那个老太婆日后遭报应。”

“不要说她的坏话吧。她一向待我很好。再说，就算她做出的选择有欠考虑，将来她自己受的罪怕是比我更多呢。”

“我不想惹你难过，但你知道，人人都会把她看成一个老傻瓜。记得特纳在世时，大家公认他是个顶明事理、顶聪明的人，真不晓得他是撞了什么邪，怎么会立下那样一份遗嘱？”

“依我看来，姨父深爱着姨妈，这丝毫不能说明他的头脑糊涂。她一直是个非常好的妻子。最坦荡、最通透的心灵往往乐于信赖别人。这件事说起来很不幸，但是每次回想起姨父对姨妈那种充满温情的敬重，总让我感到他的形象是那么亲切。”

“真是奇谈怪论。他在安排后事的时候，完全可以给自己的未亡人提供体面的赡养，同时避免将其全部财产——或其中任何一部分——任由她随意处置。”

“姨妈或许犯了错，”爱玛激动地说，“她是犯了错，但是姨父的做法却无可指责。我是她的外甥女，他留给她足够的财力来供养我，并享受其中的快乐，也不无道理。”

“可惜她把供养你的快乐转手推给了你父亲，却把财力留给了自己。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她把你从家人身边带走，让你久别至亲，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亲情的疏离；而且，她给了你那么好的抚养环境（我猜想如此），最后却将你身无分文地打发回来。”

“你知道的，”爱玛强忍泪水答道，“姨父的身体一直很差，比父亲还要糟。他根本出不了门。”

“我不是故意想把你惹哭。”罗伯特说，语气和缓了许多。沉默片刻之后，他试图转移话题，又对爱玛说道：“我刚从父亲的房间出来。他显得很冷淡。等他一去世，这个家就散了，多可悲呀。只可怜你们几个谁都没嫁出去！你一定要和她们一样，常来克罗伊登住住，看能不能找到出路。我相信，假如玛格丽特拥有一千镑或一千五百镑的嫁妆，有位年轻人会很愿意考虑这桩亲事的。”

这时，其他人都下楼了，爱玛如释重负。她宁可观赏嫂嫂的漂亮衣饰，也不想再听罗伯特说话，那些言辞既让她恼火，又惹她伤心。罗伯特太太出

现在客厅里，像出席自家的正式晚宴一样华服严妆，边走边为自己服饰简陋而道歉。

“我不想让大家久等，随手抓了件衣裳就穿起来，这副狼狈相怕是要让你们见笑了。我亲爱的W先生，”她说着转向自己的丈夫，“你的头发上好像没有补些粉呀。”

“嗯，我不想补。这儿又没外人。对着自己的太太和姐妹，我头上的这些粉已经够用了。”

“说实在的，出门做客嘛，总该在正餐前换套衣裳，尽管你在家时从来不换。”

“胡说。”

“别的绅士都这样，独你偏偏不喜欢，真是奇怪得紧。瞧人家马歇尔先生和海明斯先生，正餐前必换装，这辈子天天如此。再说，我把你那件最新的外套都带来了，你要是根本不穿，我带它有啥用？”

“您还是饶了为夫吧，只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就成。”

爱玛见这夫妻俩拌嘴拌个没完，而且嫂子的脸上分明笼上了阴云，于是有意缓和一下气氛（尽管她内心全无兴致调停这场无聊的谈话），开始夸奖她的衣裙。一句赞美果然立竿见影地令她沾沾自喜起来。

“你喜欢吗？”简说道，“我太高兴啦。大家都说这件裙子好呢，简直夸得有点过分了。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衣料上的花型太大了一点。等着看我明天要穿的那件吧，我保证你更喜欢。我送给玛格丽特的那件，你看见了吗？”

开始上菜了。罗伯特太太在不时观察她丈夫的脑袋之余，一直在轻快地叽叽喳喳，责怪伊丽莎白把饭菜搞得太丰盛了，而且来来回回就那一句话：“瞧你弄的这些菜哟！”等到烤火鸡端上桌的时候，她终于打破单调的套路，无比坚决地提出抗议：“我要求——我恳请，今天不要吃什么火鸡了。已经上了这么多道菜，我都惊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还是不要吃火鸡了吧，我请求你。”

“我亲爱的，”伊丽莎白答道，“反正火鸡已经烤好了，不妨端上桌吧，何苦放在厨房里呢。另外，如果把鸡切开，我想或许能勾起父亲的食欲，让他尝上几口呢。他最喜欢吃火鸡了。”

“那就端上来吧，我亲爱的。不过我事先声明，我是不会碰的。”

沃森先生由于身体不适，没和全家一起用餐，但还是被劝下楼来，和大伙儿一起喝茶。

“我想咱们今晚可以一起玩玩牌吧。”伊丽莎白先服侍父亲在他的专享靠椅中舒舒服服地坐好，转身对罗伯特太太说。

“不要特意为我安排什么活动，亲爱的，我请求你。你也知道，我从来不打牌的。我觉得大家亲亲热热地聊一聊，要比打牌强得多。我经常说，牌戏在有些正式交际场合再好不过，有助于打破彼此之间的拘束感，但在相熟的朋友中间就没必要了。”

“我是想，这能让我父亲开开心，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伊丽莎白说，“他说玩惠斯特他的脑子应付不来，但是咱们如果玩圆桌式牌戏，说不定能劝他坐过来一起玩一会儿。”

“绝对没问题，我亲爱的。很乐意听候您的吩咐。只有一条，别叫我选择玩法就行。在克罗伊登，现在流行的圆桌式牌戏只有‘投机’这一种，但我玩什么都行。你们当中只有一两个人在家的时候，想必找不到什么花样来陪他消遣吧。为什么不陪他玩克里比奇呢？我和玛格丽特晚间若闲来无事，总是玩玩克里比奇。”注

这时，远处隐约似有车声传来。每个人都侧耳倾听。是的，这会儿更确定了——是一辆马车，而且分明是往这边来的。在斯坦顿，不论一天中的哪个时辰，听到马车声都是件稀罕事儿。因为村子并不靠近大路，除了他们这幢教区牧师寓所，村里没也有别的绅士宅第。车轮声很快辚辚而近，两分钟后，大家的期待就有了结果：车子无疑停在了自家花园门外。“这会是谁呢？来的肯定是辆驿车。除了佩内洛普，再没别人了。她说不定临时遇到个什么机会，就趁便回来了。”接下来的一瞬间，大家都凝神静待。有脚步声从窗下的石砌甬道上传来，一路响到前门，然后进了门廊。那是个男人的脚步。不会是佩内洛普，那就必定是塞缪尔了。房门开了，汤姆·马斯格雷夫一身旅行装束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刚从伦敦回来，在回家的路上，特地绕了半英里的路，只为到斯坦顿来略坐十分钟。他最爱在出乎意料的时候突然驾临，让人大吃一惊了。他今番前来，一路上原本料想，沃森家的几位小姐肯定正在安娴地消磨下午茶后的时光，而他则要向她们宣布，自己只能略坐片刻，八点钟定要赶回自家吃晚饭。

事实上，他自己的惊讶毫不亚于给这家人带来的惊讶：仆人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带他去小起居室，反而走向那间最好的客厅（长度和宽度都比另一间多一英尺），把门大大地推开——只见一群打扮光鲜的男女围聚在壁炉前，按正式拜客的规矩端坐如仪，他一时都认不出谁是谁了，唯见沃森大

小姐坐在那张最讲究的彭布鲁克桌注前，面前摆着家里最精致的一套茶具。他愣了几秒钟，站在当地说不出话来。“马斯格雷夫！”玛格丽特激动之下，柔声叫了出来。他回过神来，走上前去，开心地和这群朋友相见，嘴里连说自己好运，今日不意恰逢这等幸会。他和罗伯特握手，向女士们频频鞠躬微笑，一举一动都那么风度翩翩。爱玛从旁细细观察，并没发现他对玛格丽特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关切或情感，这足以证明伊丽莎白先前的话是不错的，尽管玛格丽特含羞带笑的样子似乎表明，她认为这位客人是专为自己而来的。不用大伙多劝，他便被说服，脱下大衣，和他们一起喝茶。因为正像他自己说的，他那顿晚饭“不管是八点吃还是九点吃，都没什么要紧”。玛格丽特极力设法让他坐在自己旁边那把椅子上，他似乎并非有意要挨着她，但也自自然然地接受了。如此，玛格丽特如愿以偿地将他和她的姐妹们隔了开来，不过她这会儿还没办法立刻解除哥哥对他的占据，因为他既然声明自己四小时前刚离开伦敦，罗伯特若不把都城最新的公众新闻和今日舆论动向打听清楚，绝不肯放他去和女士们攀谈，应付那些家长里短的琐屑要求。不过，他最后终于脱出身来，有暇倾听玛格丽特的温言软语了，她絮絮地诉说着，自己好担心他刚刚经历了一次又冷又黑、令人不快的旅行，那该是多么可怕哟。

“真的，你不该那么晚动身。”

“我早不了哇，”他回答说，“我在贝德弗得咖啡馆注和一个朋友聊得迟了。对我来说什么时间都无所谓。你返乡有多久了，玛格丽特小姐？”

“我们今早才到。我哥嫂好心送我回来的。真巧，你说是不？”

“你离开很久了，对不对？有两星期？”

“您可能觉得两星期是很长一段时间，马斯格雷夫先生，”罗伯特太太尖声说，“但我们却认为一个月转瞬即逝呢。我向您保证，这一个月末了时，我们可真不愿意放她回来。”

“一个月！你真的走了有那么久？真是光阴似箭哪！”

“你可以想象，”玛格丽特耳语般地说道，“当我重返斯坦顿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你知道我出门在外心里有多忧伤。而且，我是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爱玛。我害怕重逢，同时又渴望着那一刻。你能明白那种感受吗？”

“完全不明白，”他高声说，“我永远都不会害怕见到爱玛·沃森小姐——或者她的任何一个姐妹。”

幸亏他加上了末尾那半句话。

“您在和我说话？”爱玛听他提到自己的名字，应声说道。

“不完全是，”他回答，“但我正想着您，和身在远方时一样。爱玛小姐，近来天气晴朗，多好的打猎季节呀。”

“爱玛很可爱，是不是？”玛格丽特悄声说，“我发现她比我想象中还好。你可见过这么完美无缺的美人儿？想必连你也改变看法，转而欣赏棕色皮肤了吧？”

他犹豫了一下。玛格丽特肤色白皙，他虽然不大想恭维她，但是奥斯本小姐和卡尔小姐也是莹白肤色，出于对她们的忠诚，他选定了立场。

他最终开口说：“你妹妹的肤色，可算深色皮肤当中最美的一种了。但我还是得承认，我更偏爱白净的皮肤。你见过奥斯本小姐吗？我心目中真正具有女性美的肤色，就该像她那样——她是非常白的。”

“比我还白吗？”

汤姆没有搭腔。“坦白地讲，女士们，”他打量自己周身上下，说道，“我真得格外感谢诸位宽宏大量，恩准我这样邋里邋遢地走进你们的客厅。我确实没想到自己这身装束在这个场合有多不协调，否则我就该知趣回避才对。奥斯本夫人若是看见我眼下这个状况，肯定会说我越发大大咧咧，简直跟她儿子一个样。”

女士们自然不乏客套的回应。罗伯特·沃森从对面镜子里偷眼看了看自己的脑袋，同样礼貌周全地说：

“要说邋遢，我可比您邋遢多了。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都没时间往头发上再扑点儿粉。”

爱玛不由得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嫂嫂此刻的心情。

茶具撤下之后，汤姆提起该备车了。然而，这厢的旧牌桌已经摆好，沃森大小姐从餐具柜里取出了计数用的筹码，连同一副还算干净的扑克牌，于是在众人的一力挽留之下，他同意再待上一刻钟，跟他们打会儿牌。就连爱玛都很高兴他能留下，因为她已经开始觉得，清一色自家人的聚会有可能是所有聚会中最糟的一种。其他人也都欢欣鼓舞。

“你们玩什么？”大家围到桌旁，汤姆扬声问。

“我想是‘投机’，”伊丽莎白说，“我嫂嫂建议的，我估计大伙儿都会喜欢。你挺爱玩这个，我知道。”

“在克罗伊登，现在只流行这种玩法的圆桌牌戏，”罗伯特太太说，“别的我们想都不想。我很高兴您也喜欢。”

“噢，我嘛！”汤姆说，“不管你们决定玩什么，我都乐意奉陪。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玩‘投机’，但是如今很久都没碰了。在奥斯本城堡，‘21点’是最受钟爱的玩法。我近来只玩‘21点’。我们玩得热火朝天，那份喧闹你们要是听见肯定会吃惊的——那间典雅轩敞的老客厅再度充满了生气。奥斯本夫人有时声称，她都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了。奥斯本勋爵对这个玩法迷得不亦乐乎，他是个呱呱叫的庄家，我从没见过比他更好的：那么机敏、那么兴致勃勃，谁都别想在牌桌上走神儿。真希望你们能看看他两手牌都爆掉的样子，注实在太值得一看了！”

“哎呀呀！”玛格丽特叫道，“咱们干嘛不玩‘21点’呢？我觉得这比‘投机’好玩多了。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欢‘投机’。”

罗伯特太太连一个字也没再为‘投机’辩护。她已被彻底征服了。奥斯本城堡的时尚压倒了克罗伊登的时尚。

“马斯格雷夫先生，您在城堡能经常见到教区牧师一家吗？”趁大家纷纷落座时，爱玛问道。

“啊，是的。他们总在那儿。布莱克太太是位温良小巧、性格开朗的女士，我们俩非常投契。霍华德是个十足的绅士，大好人一个！我向您保证，我们大家都没忘记您。您肯定时不时地觉得脸上有点儿发烧吧，爱玛小姐？特别是上周六晚上大约九、十点钟的时候？我要告诉您事情的来龙去脉——我看出来了，您是迫不及待地想听呢！当时霍华德对奥斯本勋爵说——”

正说到紧关节要处，他却被大伙儿叫去充当监牌官，裁断一手有争议的牌。他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那边，接下来他便全心投入牌戏当中，再也没有接续刚才的话题。爱玛虽然备受好奇心的折磨，也没敢再探问。

事实证明，他在这个牌桌上是个极有用的补充。如果没有他的话，大家都是这么至近的亲戚，恐怕觉不出什么交谊的趣味，也很难保持彬彬有礼的风度。然而有他在场，聚会就不再单调，也能确保各人注意礼貌。事实上，以他的素质，最适合在圆桌游戏中熠熠发光，这比其他场合更能凸显他的优点。他打起牌来兴致勃勃，而且能说会道、谈笑风生，他自己固然没有什么风趣，却能偶尔从某个不在场的朋友处信手拈来几句妙语，还有

本事凭借生动的转述，使原本平平淡淡或空洞无物的内容平添趣味，在牌桌上产生极佳的效果。今番他又在自己讨巧娱人的惯技之上，添加了奥斯本城堡的做派和风趣笑谈。一会儿重复这位女士的俏皮话，一会儿细述另一位女士的算计不周之处，甚至迁就大家的愿望，亲自模仿了奥斯本勋爵两手牌都爆掉的样子。

钟敲九响时，他还开心地沉浸在牌局当中。直到南妮端进了主人的麦片粥，他才客客气气地对沃森先生表示，自己不再打扰他用餐，也准备回家吃饭了。马车已在门口备好，大家的再三挽留也不再奏效，因为他心知自己若是再不走，十分钟之内就得和这家人一起入座吃饭，而对于一个久已习惯把接下来的一顿饭称作“晚宴”的人来说，这是相当难以忍受的。玛格丽特见他执意要走，便开始悄悄向伊丽莎白点头挤眼，催她邀请他第二天来吃饭。最后，伊丽莎白被这些暗示逼得无可奈何，再加上她自己本也是个热情好客的性子，就向客人发出了邀请，言道马斯格雷夫先生明天若肯赏光再临寒舍，与罗伯特叙谈，他们全家必定十分高兴。

他先是回答“不胜荣幸之至！”俄顷又补充道，“——就是说，如果我能及时赶到的话。但我约好了和奥斯本勋爵一起打猎，所以这边还不敢敲定。请不要料定我能来，除非看到我确实出现。”他就这样离开了，边走边为留在身后的悬念暗自得意。

---

1. 英国旧币制，半克朗银币等于两先令六便士。（译注）

2. 佩妮是佩内洛普的昵称。（译注）

3. 圆桌式牌戏：由4人或4人以上参加，但各自为战，互不结伙，“投机”是其中的一种玩法；克里比奇牌戏：一种由2人或4人玩的纸牌戏，先获得一定分数的一组为赢。（译注）

4. 一种英式桌子，带有活板和抽屉，大小可变化。（译注）

5. 贝德弗得咖啡馆，伦敦著名的时尚交际场所之一，位于科芬花园。（译注）

6. 按照“21点”牌戏的基本规则，庄家和玩家各分得两张牌（一明一暗），在游戏过程中可继续要牌，最后比较各自手上纸牌的总点数，最接近21点者为胜。若牌面点数相加超过21点，即为“爆牌”，当即判负。当玩家分得的两张牌点数相同，可以选择“分牌”，同时经营两手牌。可想而知，如果两手牌同时爆牌，这个玩家会输得非常惨。（译注）

第五章
隔日上午……

玛格丽特兀自认定这一晚的种种格外遂心如意，不免心花怒放，就惦着把爱玛变成个体己人儿。第二天早上，她趁着两人短暂独处之机款吐心曲，已经说到了如此地步：“亲爱的爱玛，昨晚来这儿、今天还要来的那个年轻人，我对他感兴趣的程度恐怕比你想得更——”但爱玛却只是装傻，一味用不相干的话儿支应，随即找个借口跳起身，逃开了这个令她不舒服的话题。由于玛格丽特根本不容别人怀疑马斯格雷夫可能不来吃饭，所以今天的宴席特为迎合他的口味而格外大费周章，远远超过昨天晚宴的标准。玛丽格特完全接掌了大姐的监督权，半个上午都在厨房里张罗，不断指点和训斥下人。

经过一番无情无绪的忙活和焦急的悬盼，到头来一家人不得不放弃等待，自己坐下来用饭。汤姆·马斯格雷夫始终不曾现身。玛格丽特大失所望，对自己的懊恼心情丝毫不加掩饰，也没有刻意压抑暴躁的情绪。于是当天余下的时间以及第二天一整天，直到罗伯特和简离开之前，全家人都成了她发泄无名火的对象，被她百般挑剔、肆意责怪，一刻都没得安生。其攻击目标通常是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对于哥嫂抱有一定的敬畏，还肯听他们规劝，收敛一下自己的行为；可是对伊丽莎白和家里的几个女佣她却处处找别扭，她们做的事没一样能入她的眼。至于爱玛，似乎已被她忘到了脑后，但爱玛发现她的柔声细语消失得比预想中还要早。爱玛只想尽量少和他们待在一起，所幸她还可以上楼去陪伴父亲，于是她热情地请求今后每晚都由她来担负这个任务。伊丽莎白是个爱热闹的人，不管和谁作伴，有伴就行。所以她无论如何也更喜欢待在楼下，哪怕忍受着玛格丽特一遍遍的找茬使性，和简聊聊克罗伊登，也不愿意和常常严拒闲聊的老爹对面枯坐。——于是乎，一旦说动她相信妹妹并没有为此做出什么牺牲，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对于爱玛而言，这种变动却是极合意、极令人愉快的。父亲在病痛来袭时只需要温柔安静的陪伴；而以他的见识和教养，一旦有精神头开口，则是个颇受欢迎的良伴。在父亲房中，爱玛找到了一个安宁的庇护所，得以避开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家庭纷争带来的屈辱，不必直面忍受那铁石心肠的铜臭气、粗俗不堪的自负、执迷不悟的愚蠢，外加某人的别扭脾气。即便身在此处，每想到这一切，想到自己之前和今后置身于其中的情形，她仍然感到心头发堵；但此时此刻，她竭力静下心来，甩掉这些东西的不良影响。现在她清闲无事，可以从容地阅读和思索，尽管以她的处境而言，遐思并不能带来多少安慰。自从姨父过世后身历的诸多磨难，给她带来的打击不小，也不可能轻易缓解。一旦放纵思绪，感今怀昔，对

比之下不禁心绪难平，不愉快的念头纷至沓来，只有潜心阅读才能略加消解，于是，她心存感激地重新埋首于书中。

由于一位朋友的离世和另一位朋友的失慎，她的家庭环境、社交圈子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故，这对她而言实在是个沉重的打击。曾几何时，姨父把她当作掌上明珠一般抚养长大，悉心培育她的灵性，对她寄予最深切的希望和关怀；和蔼可亲的姨妈则以无尽的温柔呵护宠爱着她；她是那个舒适优雅之家的生命和活力所系，原本有望继承偌大的家业，过上优裕而独立的生活。可是如今，她的存在对任何人都无足轻重——她变成了别人的累赘，又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爱，在这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家里，她显得那么多余，被心智逊于自己的人们包围，几乎没有机会享受居家的舒适，未来也同样没希望获得家庭的供养。她天性开朗，应该说是幸事一桩：像这样一种天渊巨变，足以将柔弱的灵魂抛进无边的沮丧忧伤。

罗伯特和简极力撺掇她随他们回克罗伊登住上一阵，她再三婉拒，他们还是不依不饶。这对夫妇过于高看自己的地位和慷慨，根本无法想象别人可能并不太稀罕这个邀请。伊丽莎白也帮他俩说话，私下里劝爱玛跟他们走，尽管这显然有违于她自己的利益。

“你不明白自己拒绝的是什么，爱玛，”她苦口婆心地说，“也不知道留在家里必须忍受些什么。听我一句话，无论如何接受这个邀请吧。克罗伊登那边总有活泼有趣的事情发生，你几乎天天都能参加社交活动，罗伯特和简也会对你很好的。至于我么，反正也过惯了这种日子，就算你走了，我的境况也不会比原来差到哪儿去。而你还受不惯可怜的玛格丽特身上那些臭毛病，如果你留在这里，会比自己想象的烦恼得多。”

爱玛自然不为这番劝说所动，不过内心对伊丽莎白的好感又平添了几分。最后，两位客人只好悻悻地自己走了。

附录

奥斯汀-李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注]，介绍了作者为《沃森一家》设想的后续情节：

> “作者的姐姐卡桑德拉把这部作品的手稿拿给她的几个侄女看，同时也透露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因为简与这位姐姐的关系非常亲密，常与其畅谈手头作品的构思和想法——我相信，姐姐也是她唯一的分享对象。在接下来的情节中，沃森先生不久辞世，爱玛不得不依附于心胸狭隘的哥嫂生活。她拒绝了奥斯本勋爵的求婚。小说后半部分描写奥斯本夫人对霍华德先生暗生情愫，而后者的心却在爱玛身上。最后爱玛和霍华德先生走到了一起。对于这重三角关系的描写，给故事平添了许多谐谑趣味。”

---

1. Austen-Leigh, Memoir, 2nd edition, 1871, p.364.奥斯汀 - 李是简·奥斯汀的大哥詹姆士之子（他们这一支在姓氏后面加了“李”，是为继承一位远亲的财产，但实际上并未如愿）。他的《回忆录》最初发表于1870年。（译注）

桑迪顿



第一章

一位先生和夫人从坦布里奇出发，前往位于海斯廷斯和伊斯特本之间的萨塞克斯海岸某地注。因有事在身，他们放弃官道，拐入一条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马车沿着砂石相间的漫长上坡艰难行进，刚刚驶过路边唯一那栋乡绅宅邸不远，便突然翻了车。起初，车夫遵照主人的吩咐将车朝这个方向赶过来时，还以为这栋宅邸准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可结果却不得不带着一脸的不情不愿过门不入，继续前行。他嘴里嘟囔着，抖了抖肩膀，一边可怜这几匹马儿，一边却又狠狠地抽了它们几鞭子，倘若不是刚刚把前面说的那栋宅邸甩在身后，路况就无可争议地变得更糟，难保不会有人怀疑他是故意把车给弄翻的（尤其是这马车并不属于他的主人）。而那宅邸仿佛摆出一副最凶险的嘴脸警示路人：但过此宅，唯手推车可安全行进。

幸亏车慢路窄，他们摔得并不算重；那位先生手脚并用地从车子里爬出来，然后帮助自己的伴侣脱了身。刚开始，二人觉得自己并无大碍，只是受了番惊吓，身上有些擦伤。但先生在脱身时却不慎扭了脚，伤处很快便开始隐隐作痛，于是，他顾不上再埋怨车夫、庆幸妻子和自己劫后余生，一屁股坐在路边的土堆上起不得身。

“我这里有点不太妙，”他伸手握住脚踝说。“不过别担心，我亲爱的，”他抬头看着她，笑了笑，“你知道，在这地方出事还算我走运，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或许还应该谢天谢地呢。咱们很快会得救的。我猜，那边就是我的救星了。”他指着稍远处的高地上林木掩映间一栋外观齐整、看起来颇具浪漫色彩的乡舍，“可不就是那里吗？”

妻子热切地盼望此言非虚；但她只是手足无措地呆立一旁，又害怕又着急，一点主意都没有，直到看见几个人赶过来施救，这才第一次真的放下心来。在他们经过的那栋宅邸旁边的草场上，有人已经目睹了这起事故。此刻朝他们走来的人里面，有一位相貌英俊、体格健壮、乡绅模样的中年人。他是这片产业的业主，当时恰好同替自己晒草的伙计们在一处，便立刻叫上其中三四个最能干的，随自己一道前来帮忙——更不用说还有不远处田间地头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也纷纷赶来施以援手。

海伍德先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位乡绅，走上前来彬彬有礼地打了个招呼，随即提出要帮忙。他对这起事故分外担心，又有点纳闷怎么会有人想到要乘马车走这条道。他以礼待人，对方自然也报之以礼，对他感激不尽。有一两个人去帮车夫把倾覆的马车扶起来时，那位旅人说：“先生，

您真是个热心人，您说的话我完全相信，我觉得我的腿伤真的不太要紧。可您也知道，遇上了这种事，最好是别耽误时间，赶快听听外科医生的意见；不过要让我自己走这条路去医生家，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如果您能打发个好心人去将医生请过来，我将万分感谢。”

“外科医生！”海伍德先生嚷了起来，“您在这地方怕是找不到什么外科医生了，不过我想也用不着，咱们自己也能做得挺好。”

“这不行，先生。如果他不能来，他的助手也一样——也许还更好呢。我宁愿让他的助手来瞧瞧。真的，我倒更希望让他的助手来照顾我。我敢肯定，这些好心人里面，您只要派一个过去，三分钟就能找到他。我都不必问医生的宅邸是否能看得到，”他望着那座乡舍说，“因为这一带除了您自己家，我们这一路走来，还没见过有哪座房子配得上一位绅士的身份呢。”

海伍德先生大惊失色。“您说什么？先生！您居然指望在那座乡舍里找到外科医生吗？我向您保证，我们这片教区里既没有外科医生，也没有什么助手。”

“请原谅，先生。”对方回答说，“看样子我好像是有意要跟您过不去似的，真是很抱歉，不过或许是因为教区规模太大，或许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总之您还不知道这件事……且慢，我莫不是搞错地方了？难道我这不是在威灵登注吗？这里难道不是威灵登？”

“是的，先生，这里当然是威灵登。”

“既然如此，先生，我可以向您证明，不管您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这个教区一定有外科医生。请看看这个，先生。”他掏出一个小记事本，“这些广告是我昨天在伦敦时，亲自从《早报》和《肯特公报》上剪下来的注，如果您肯赏脸看一眼的话，我想您就会相信我并没有信口开河。您会在这里看到一则医疗界解散合伙关系、另起炉灶的广告——医生就在您这个教区，业务广泛，人品无可争议，引荐人德高望重。您可以看看，先生，这上面写得详细着呢。”他将两小块长方形的剪报递给他。

“先生，就算您把全英国一周内出版的所有报纸都拿来给我看，我也不信威灵登有外科医生。”海伍德先生好脾气地笑着说，“我从打一出生就住在这儿，从小伙儿长成个汉子，到现在都五十七年啦，我想要是真有这么个人的话，我准会认识。最起码我可以斗胆说一句，这医生的生意肯定不怎么样。当然啦，要是绅士老爷们常常坐着驿车注走这条羊肠小道，外科医生在山顶上置宅开业倒也是笔不错的投资。不过要说到那边那栋乡舍，

我可以向您保证，先生，别看它从这儿看去像模像样的，实际上跟教区里别的双户合住屋比起来，也没什么两样，普普通通而已。那里面一头住着我家的羊倌，另一头住着三个老婆子。”他一边说，一边把剪报接过来，浏览了一遍，又补充道：“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先生。您把地点给搞错了。这片乡下有两个威灵登。您这广告上说的准是另一个，叫大威灵登，也叫威灵登·阿博茨，离这儿有七英里远，在巴特尔的另一侧，威尔德荒原大南边呢。”然后他又颇为自豪地加了一句：“我们这地方可不是什么荒原啊，先生。”

“我敢肯定这不是威尔德荒原。”旅人愉快地回答道，“爬你们这座山，我们花了半个钟头呢。我想您说的对，我着实犯了个愚不可及的大错。这都怪我们来得太仓促，在城里没呆多久，所有的事都弄得忙忙乱乱的，直到离城前半个钟头，我才注意到这些广告。您知道，在出门办事的路上，简直什么事都别想打点停当，一直要忙到马车停到家门口那一刻才算完。所以，我只是稍稍打听了一下便放了心，又得知我们竟然已经在某个威灵登地区穿行了一两英里，也就没再继续打探方向……我亲爱的”（他对太太说）“连累你跟着我受苦，我真是万分抱歉。不过别对我的腿大惊小怪，只要我安安静静地呆着，就一点都不疼。等这些好心人把车子收拾好，把马儿扶起来，咱们最好就掉头上收税路，直奔黑尔舍姆，从那里两个钟头就能到家，别的事什么都别管。你知道，等到了家，咱们有现成的疗法。只要吹吹清爽的海风，我很快就能恢复元气。信我的话准没错，我亲爱的，这病就得让大海来治。咸湿的空气和海水浴就是最好的医生。我的直觉早都告诉我了。”

这时，海伍德先生礼貌地打断了他，盛情邀请他们去自己家中小歇片刻，请人检查一下脚踝，吃点东西提提神，然后再考虑继续赶路的事。“治疗扭伤和瘀伤的常用药，”他说，“我们家都是常备着的，分量也足够。我敢向您担保，我太太和女儿们都会万分荣幸地尽自己所能为二位效劳。”

旅人想试着挪动一下那只伤脚，结果却引来一阵阵剧痛。他先前就认为最好能立即得到救助，如今这一痛，更觉大有必要行此上策，于是简短地向妻子征求了意见：“唔，我亲爱的，我觉得这样对咱们更好一些。”然后，他又转过头去对海伍德先生说：“先生，在我们接受您一家人的盛情款待之前，为了打消我先前那番无用功可能给您造成的不良印象，请允许我自报家门。我姓帕克，桑迪顿的帕克先生；这位女士是我妻子帕克太太。我们正在从伦敦返家途中。虽然我绝不是我们家族最先在桑迪顿教区买田置地的人，不过这地方离海岸那么远，我的名字很可能还没人听说过。但要说到桑迪顿，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它是最受欢迎的——作为一个蒸蒸日上的新兴海滨浴场，在萨塞克斯海岸一带所有的景点中，它无疑是最热门的；得到大自然得天独厚的眷顾，而且有望成为最受游人青睐的

好去处。”

“是啊，我听说过桑迪顿。”海伍德先生回答说，“每隔五年，总能听说有这样那样的新场所在海滨兴起，逐渐时髦起来。这些地方居然能有半数客满绝对是个奇迹，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凡是有钱有闲的人，全都蜂拥而至！这对乡村地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粮食肯定要涨价，这会断了穷人的活路——我想您也发现了，先生。”

“一点也不，先生，一点也不。”帕克先生赶紧大声说，“情况正相反，我向您保证。这是个普遍看法，不过却是大错特错了。这种事或许会发生在那些畸形发展的大城市，比如说布赖顿、沃辛或者伊斯特本注，但绝不会发生在桑迪顿这样的小村庄。受规模所限，它不会沾染到文明世界的任何罪恶；而随着这地方的发展，一座座楼宇拔地而起，苗圃渔场四处兴建，对各种物资的需求源源不断，还有那些最优秀的人，势必会将它作为度假胜地的不二之选——那些规矩、稳重、低调的人家，门第高贵、地位尊崇，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当地的造化——这些都会激励穷人勤奋劳作，让自己的生活在方方面面都得到改善，过上更舒适的日子。不，先生，我向您保证，桑迪顿这地方不会——”

“我并不是要批评某个具体的地方。”海伍德先生回答说，“我只是觉得我们这边的海滨已经被塞得太满了。不过，我们是不是最好先帮您——”

“我们的海滨太满了！”帕克先生重复道，“就这一点来说，也许我们的观点并非完全背道而驰。至少是足够了。我们这边的海滨度假地已经足够，不必再额外增加，恰好能配得上每个人的品位和财力。在我看来，那些想方设法要继续扩建景点的好心人真是荒唐透顶，而且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被自己的错误估计给愚弄了。先生，像桑迪顿这样的地方可以说是引人向往、应运而生的。大自然选中了这块宝地，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替它做了宣传。这里有海岸边众所公认最宜人、最纯净的海风，有绝佳的浴场，有质地细腻而坚实的沙滩，有离岸十码远的深水区，没有污泥，没有杂草，没有黏糊糊的礁石。从来没有哪个地方，被大自然如此明显地设计成体弱多病者的疗养胜地——看情形，有成千上万的人正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从伦敦到这里的距离简直再理想不过！比伊斯特本整整近了一英里。想想吧，先生，单是从一段漫长的旅程中省出整整一英里，就会有多少好处！不过我猜测，先生，您想到了布林肖尔——那地方一边是泥泞的沼泽，另一边是寸草不生的荒原，还有一道覆满腐烂海藻的山脊，常年散发着恶臭。就在去年，还有两三个投机客看中了布林肖尔，想把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好好抬举一番呢，但最后他们除了大失所望，不会有别的结果。单凭常识就看得出来，布林肖尔能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空气对健康极其有害，路况出了名的可恨，水质奇差无比，令人闻之作呕，方圆三英里之

内，你都别想喝上一杯好茶。至于土壤，则是又粘又湿，怎么精心打理也是白费，简直连一颗卷心菜也种不出来。您就信我的没错，先生，这就是布林肖尔最真实的写照了，我可一点儿也没夸张，如果您从别人口中听到的是另一番情景——”

“先生，我这辈子从未听人提起过它。”海伍德先生说，“我根本不知道天底下还有这么个地方。”

“您不知道！瞧，我亲爱的，”他得意洋洋地转过身对妻子说，“这下你明白了吧，布林肖尔的名气不过如此！这位先生竟然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个地方。哎呀，说实话，先生，诗人考珀有一句诗，写的是一个住在乡间小屋，与伏尔泰截然相反的虔诚信徒注，我猜我们用来描述布林肖尔再合适不过——‘离家半英里外，无人知晓其名。’”

“先生，您愿意用哪句诗都行，我完全同意。不过，我看还是先给您的腿用点什么吧。一看尊夫人的脸色，我就知道她肯定赞同我的意见，而且认为继续这样耽误时间实在是不智之举。看，我的女儿们带着自己和她们母亲的心意过来了。”

这时，他们看到两三位气质娴雅的年轻姑娘从那栋宅邸中走出来，每人身后跟着个女佣人。“我怀疑她们也听说这边出了乱子了。在我们这种偏僻的地方，像这样的事很快会引起轰动。现在，先生，咱们看看怎么才能最稳妥地把您接到我们家吧。”

几位小姐走上前来，用最得体的语言对两位陌生人殷殷相劝，建议他们接受父亲的好意，那种平和自然的态度一点也没令他们感到局促不安。由于帕克太太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救助，而她丈夫现下对此也并不是那么反对，所以，他们只是稍稍谦让了几句，便没再推辞；尤其是马车如今虽已被人扶了起来，但倒地的那一侧破损非常严重，想马上就用是绝不可能的。于是，帕克先生被人抬进屋里，马车也被人拖进一间空置的粮仓。

---

1. 坦布里奇位于英国肯特郡；海斯廷斯是英国东萨塞克斯郡东南沿海城镇，因海斯廷斯战役而闻名；伊斯特本是英国海滨城市，位于东萨塞克斯郡；萨塞克斯位于英格兰东南部，1974年地方政府重组后划分为西萨塞克斯郡和东萨塞克斯郡。（译注）

2. 作者虚构的地名，从上下文来看，应位于坦布里奇以南，黑尔舍姆以北。下文的大威灵登以及其他未加注释的地名亦多为作者虚构。（译注）

3. 《早报》1772年由约翰·贝尔在伦敦创刊，1937年被《每日电讯报》并

购；《肯特公报》是英国现存最古老的报纸之一，1768年由詹姆斯·西蒙斯创办。（译注）

4. 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一种轻便四轮出租马车。（译注）

5. 巴特尔位于英国东萨塞克斯郡；威尔德是英格兰东南部包含肯特、萨里、东萨塞克斯、汉普郡等地的一片地区，原为森林地带。（译注）

6. 位于英国东萨塞克斯郡；（译注）

7. 布赖顿是英国东萨塞克斯郡海滨城市；沃辛位于英国西萨赛克斯郡。（译注）

8. 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1731 - 1800），英国诗人，此处引用的诗句出自他的长诗《真相》（Truth）；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 - 玛利·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 – 1778），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启蒙运动领袖和导师。（译注）

第二章

大家就这样离奇地认识了，但双方相处的过程既不短暂，也不平凡。两位旅人在威灵登足足待了两个星期，因为帕克先生的扭伤相当严重，根本无法提前动身。幸亏他遇到了好人。海伍德一家品格高尚、行为可敬，用最善良、最质朴的方式，将他们夫妇二人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派人服侍和护理丈夫，又总是体贴地鼓励和安慰妻子；每一分殷勤和友情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回应，一方付出善意，另一方报以同等的感激，而且双方都不乏令人愉快的举止。因此，在这两星期里，两家人彼此之间的好感与日俱增。

帕克先生的性格和经历很快便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众人面前。由于天性爽朗，他对自己的一切知无不言；至于那些连他本人也不甚了了的情况，海伍德一家却可以从他的言谈中探知一二。于是，大家打心眼儿里觉得他是个热情的人——只要一说到桑迪顿，就变得热情洋溢、兴高采烈。桑迪顿作为时髦的小型浴场所获得的成功，似乎就是他赖以生存的目标。就在几年前，它还只是一个僻静而朴素的小村庄；然而，地理位置上的天然优势和几件偶然发生的事，让他和另一位大庄园主动了心思，觉得不妨利用这地方做些投机生意，说不定能给他们带来大笔进项。于是，他们说干就干，着手制定计划、兴建设施，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来，硬是将它捧成了一处新兴的名胜景区；如今除了桑迪顿之外，帕克先生心里几乎已经装不下别的了。

他在交谈中直接透露的事实是：他三十五岁左右，七年前成的亲，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家里有四个可爱的孩子；他出身于体面人家，家境宽裕，但算不上巨富；没从事什么职业，作为长子继承了两三代长辈掌管和积攒的家产；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尚未谈婚论嫁，但都已自立门户，其中大弟弟继承了旁系亲属的财产，日子过得跟他一样滋润。

至于为何放着好好的官道不走，偏要去寻那位登广告的外科医生，他也直言不讳地道明了自己的初衷。他绝不是为了吸引医生来此，就故意要扭伤自己的脚踝，或者在自己身上别的地方弄出点伤痛来，也并非像海伍德先生原先猜测的那样，有心与医生合伙开业；他只是想在桑迪顿安排一位懂得医术的人，于是便被广告的内容吸引，希望能在威灵顿达成所愿。他确信，有个医生近在咫尺，将大大推动当地的兴旺和繁荣，有望令游客纷至沓来；这样，他的旅游胜地就万事俱备，什么都不缺了。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去年有一家人未能前来桑迪顿一游，正是因为这里没有医生——而且这样的人家大概还不在少数；另外，他迫切希望自己那两个体弱多病的

妹妹今年夏天能到桑迪顿来疗养，但在一个无法及时听取医生意见的地方，几乎不用指望她们会以身犯险。

总的来说，帕克先生显然是位温和可亲的顾家男人，对妻子、孩子和弟弟妹妹们疼爱有加；他心地善良，胸怀宽广，举止高雅，知足常乐，天性豁达，想象力多于判断力。而帕克太太显然同样是个温婉可亲、性情柔顺的女人，如果嫁了位头脑理智的男人，她便是天下最称职的妻子，但她丈夫有时缺少冷静思考的能力，在这方面她却是一点忙也帮不上；丈夫拿自己的财产冒险也好，扭伤了脚踝也好，不管遇上什么事，她都一样毫无办法，对丈夫言听计从。

桑迪顿对于帕克先生来说，是第二个妻子和另外四个孩子，它所获得的钟爱几乎不亚于他真正的妻儿，而且无疑更令他着迷，一说起桑迪顿，他便滔滔不觉、无休无止。实际上，它在他心中占据了最高的地位；他不仅生于斯长于斯，在此地安家置产，而且这也是他的矿藏，他的幸运签，他的投机生意，他最心爱的话题，他的事业、希望和未来。他热切希望说服自己在威灵登的好朋友们到那边小住，毫无私心地盛情相邀，言语中洋溢着浓浓的感激之情。他恳请他们答应一定随他去桑迪顿做客，只要自家房子能招待得下，一家人能去多少就去多少，越快越好；而且，他们一个个显然都身强体壮，他可以预见到人人都能尽享大海带来的好处。实际上，他确信无疑的是，如果每年不能在海边至少待上六个月，没有人能真正健康，没有人能万无一失、恒久不变地处于健康状态，就算眼下靠偶尔的锻炼和好心情相助，也不过是维持了表面的健康。海风和海水浴结合起来几乎完美无缺，只要有其中之一，就能治愈胃部、肺部和血液中的一切毛病。它们抗痉挛、治肺病、防败血症、治胆病、抗风湿。在海边，无人患感冒，无人食欲差，无人精神萎靡，无人体力不支。海风有时能治愈疾病，令人身心舒适、精神放松，有时又助人强健体魄、增添力气，似乎总是恰好能遂人所愿。如果海风未显奇效，自有海水浴来补偿；而如果海水浴不适合你，大自然显然又指派了海风来施展回春妙手。

然而，他这雄辩的口才算是白白浪费了。海伍德先生和太太从未出过远门。他俩年纪轻轻就成了亲，如今膝下儿孙满堂，行动早就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了，而且他们的习惯比年纪还要老。除了每年往伦敦去两趟，领取自己那份红利之外，海伍德先生到过的地方还从未超出自己和他那匹识途老马的脚程；而海伍德太太的冒险活动，也不过是乘着那辆老旧的四轮马车，偶尔到附近人家去串串门。想当年他俩刚刚成亲时，这马车还是簇新的呢，而且十年前他们的长子成年时，又换了全新的内衬。

他们原本家底相当殷实，若不是无节制地生儿育女，这笔财产本来能让他们体面地享受和改善一下生活：足够置下一辆新马车，再把道路好好修缮

一番，还可以偶尔去坦布里奇韦尔斯住上一个月，痛风症发作时到巴思[注]去过个冬。然而，为了将十四个子女抚养成人，供他们读书，为他们置办体面的衣装，就得安安静静、踏踏实实、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于是，他们不得不守在威灵登，用心维护着自己的健康。他们最初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节俭持家的需要，到如今习惯成自然，也就以此为乐了，说起自己从未离家远行时，语气中还不免流露出几许自豪。但是，他们绝不愿孩子们走他们自己的老路，反而希望他们尽可能到外头去见见世面。他们自己待在家里倒无所谓，但孩子们还是可以出门闯荡一番的；他们把自己家打理得舒舒服服，但同时也乐意接受任何改变，只要能让儿女们结交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朋友就行。

因此，当帕克先生和太太打消了请他们全家去做客的念头，表示希望只带他们的一个女儿随自己返程时，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大家皆大欢喜，一致赞同。他们邀请的是夏洛特·海伍德小姐。她是位非常讨人喜欢的年轻姑娘，芳龄二十二岁，是家中长女，在母亲的指导下对他们热情相助、周到帮忙，照料得最是细心，同他们相处得也最熟稔。夏洛特此去桑迪顿，打算洗洗海水浴，如有可能，让本来就健康的身体更加壮实；同行的人为表达感激之情，会尽可能让她享受到桑迪顿所能提供的一切乐趣；她还要去帕克先生迫切希望扶持的那座图书馆，为自己和妹妹们购置新的阳伞、手套和胸针[注]。海伍德先生几经劝说，终于肯答应只要有人找他拿主意，他一定会极力推荐他们去桑迪顿，而且（就目前可知的未来而言）无论有多大的诱惑，他也绝不会在布林肖尔花上哪怕是五个先令。

---

1.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最早建于公元43年，曾是罗马人的温泉圣地。（译注）

2. 当时的流通图书馆除了出借图书之外，还兼售各种日常用品和小饰品，同时也是当地的一处重要社交场所。（译注）

第三章

每片居民区都应该有一位了不起的夫人。在桑迪顿，这位了不起的夫人就是德纳姆夫人。当初在威灵登时，帕克先生就时常将她的大名挂在嘴边，因为她是他的投机合伙人，在他滔滔不绝地谈论桑迪顿时，不可能不介绍德纳姆夫人。而在从威灵登到海滨的旅途中，帕克先生又向夏洛特透露了更多的详情。这位老夫人富甲一方，嫁过两任丈夫，都已离世；她深谙金钱的价值，德高望重，与一位穷亲戚同住，这些情况夏洛特早已知晓；但在山坡陡长、路面难行时，她的过往经历和性格中的某些细节却给沉闷乏味的旅途增添了几许轻松，令来访的年轻女士对自己很可能每天都要交往的这个人有了适当的了解。

德纳姆夫人曾经是富有的布里尔顿小姐，出身于大户人家，但算不上书香门第。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本地巨富霍利斯先生，桑迪顿教区中很大一片地方都是他的产业，包括采邑和豪宅。当年她嫁给他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年纪，而她自己才三十岁左右。时隔四十年，如今人们对她当初委身下嫁的动机几乎无从知晓，但她把霍利斯先生照料得妥妥贴贴，终于讨得了他的欢心，以至于他临终前把一切都留给了她——所有的遗产，全都任她处置。

孀居数载之后，她经不住诱惑又重新嫁了人。桑迪顿地区德纳姆庄园已故的哈里·德纳姆爵士，成功地将她本人和她的大笔进项转移到自己的领地，但他想让自己那一大家子人永久致富的愿望却落了空。她生性谨慎，始终把财权抓得紧紧的。哈里爵士去世后，她便回到了自己在桑迪顿的家。据说，她曾向一位朋友夸口道：“虽说除了一个头衔，我从这家人身上什么都没捞到，可我也分毫无损啊。”大家猜测，她就是为了要这个贵族头衔才会再醮的；而帕克先生也认为，如今看来，这桩婚事的价值显然不过尔尔，她当初的所作所为自然也有了最合理的解释。“有时候，”他说，“她有些自视过高，不过这一点并不惹人生厌，而有时候，她又会爱财如命。但她是个温厚和蔼的女人，非常和蔼——待邻居们又慷慨又友善；性子开朗活泼，独立洒脱，实在是难能可贵；她也有缺点，但也许完全是读书太少所致。她天生有头脑、有见识，只不过教养颇为欠缺。对于一个七十岁的女人来说，她思想活跃，身子骨硬朗，以令人真心钦佩的热情，为桑迪顿的改造积极出力，只不过有时候气量稍显狭窄。她不会像我那样，从长远的角度做打算，现时一笔微不足道的支出，也能吓得她大惊失色，因为她想不到一两年后这将给她带来多少回报。也就是说，我俩想的不一样。我们有时对事情的看法有分歧，海伍德小姐。您知道，听别人说他们自己的事，您得多留个心眼儿。等您看到我俩打交道时，您就能自己做出判断

了。”

德纳姆夫人的确是位了不起的夫人，远远超出了社会要求的一般水平，因为她每年能留给继承人的遗赠多达数千镑，引得三伙互不相干的人围着她大献殷勤：她娘家的亲戚理所当然地巴望瓜分她最初那三万英镑嫁妆；霍利斯先生的法定继承人一定盼着她能比他更公道些，好让他们多得些实惠；还有德纳姆家族的成员，她的第二任丈夫生前就想替他们讨价还价，尽量多给他们争些财产。长久以来，她无疑一直遭到所有这些人，或是这些家族中各个支系的狂轰滥炸，而且这种情形至今仍在继续；帕克先生毫不犹豫地断言，在这三个家族中，霍利斯先生的亲戚胜算最小，哈里·德纳姆爵士的亲戚最有希望。他认为，前者在霍利斯先生去世时，既不明智又不明理地发泄了自己的不满，结果给自己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后者的优势在于，他们是两家关系中硕果仅存的见证，而这种关系她当然是格外看重的，加之她对他们自小熟识，他们又总是爱围着她打转，懂得利用合理的关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现任准男爵爱德华爵士是哈里爵士的侄子，常年住在德纳姆庄园；帕克先生几乎不用怀疑，他和与他同住的妹妹德纳姆小姐准能分得大部分遗产，这个结果是他衷心盼望的。德纳姆小姐生活颇为拮据；相对于其社会地位而言，她哥哥算是个穷人了。“他对桑迪顿非常亲切、非常友好，”帕克先生说，“假如他有那个财力，他出手一定慷慨大方，就像他慷慨的为人一样。他将成为一位高贵的合伙人！实际上，他已经尽自己所能，在德纳姆夫人赠与他的一块狭长荒地上，经营着一栋品位优雅的小别墅，我可以肯定地说，甚至都不用等到这个季末，那地方就能迎来大批住客。”

直到去年，帕克先生还认为爱德华爵士的地位牢不可破，定能顺理成章地继承德纳姆夫人的大部分遗产，无人能与他相争；但如今，另一个人的继承权也要予以考虑——德纳姆夫人经不住人家连劝带哄，把一位年轻的女亲戚接来，当作自己家中的一员。多年以来，亲戚们常常把左一个右一个年轻姑娘引荐到桑迪顿府与她作伴，但她一直坚决反对家中添人加口，而且一次次地以挫败他们的企图为乐；可就在去年米迦勒节(注)，她却从伦敦带回一位布里尔顿小姐。这位小姐的价值，一是能跟爱德华爵士争宠，二是要为自己和家人稳稳拿到那份经年累月攒下的财产，这当然是他们最有资格继承的。

帕克先生兴高采烈地谈起了克拉拉·布里尔顿。这个角色一出场，他的故事立时变得更加引人入胜。现在，夏洛特已经不只是把这当作趣闻来听了；她对她充满好奇，听得津津有味，因为她被形容得那么可爱、和善、温柔、谦逊，为人处世总是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和判断力，而且显然是靠自己与生俱来的优点赢得了女恩主的喜爱。美丽的容貌、温顺的性格、贫寒的

家境、寄人篱下的地位，这些都很容易让男人想入非非，进而有所行动；而女人却总是很快对女人产生温柔的同情，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例外。

他详细道出了克拉拉被接纳到桑迪顿的来龙去脉。整个过程生动体现了他在德纳姆夫人身上观察到的混合性格——有时自私狭隘，有时善良又理智，甚至还有大方豪爽的一面。她已多年未曾踏足伦敦，主要是因为那些表亲不停地写信给她，邀她去做客，令她不堪其扰；她本已决意要远远地躲开他们，可去年米迦勒节，她却不得不走上一趟，而且笃定地认为自己至少要在那里耽搁两个礼拜。她住进了一家旅馆，虽说这地方因价格昂贵而名声在外，可她起初并没放在眼里，因为据她自己说，她一直是尽可能省着花的。三天后，她要来了账单，想了解一下自己目前的开支状况。结果一看到那数目，她便立时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价马上离开这家旅馆，绝不能在这屋子里多待一个钟头。她断定自己被人骗了钱，又是生气又是慌张，也不知道去哪里才更好。就在这当口，她的表亲们，那些精明又幸运、似乎总是在派人鬼鬼祟祟打探她行踪的表亲们前来自荐了；了解到她的处境后，他们劝她在回家前不妨屈尊移驾，先住进他们位于伦敦平民区的一处寒舍陋室。

她这一去，就受到了所有人的热烈欢迎、盛情款待和殷殷关照，顿时心情大好；她发现布里尔顿家的这些好表亲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一个个竟是相当可敬可爱。得知他们收入有限，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她不由得脑子一热就提出了邀请，让这家的一个女孩子陪她一起过个冬，住上六个月后，或许再由另一位来代替她；但在挑选这头一位时，德纳姆夫人展现出自己性格中善良的那一面。因为她将这家的女儿们挨个考虑了一遍后，却谁也没挑，单单选中了住在他们家的一个侄女，克拉拉。当然，她比别人更加无依无靠、楚楚可怜，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在这个业已不堪重负的家庭中是个额外的累赘；尽管她天资聪颖、能力不凡，但在别人的世俗眼光看来，也不过是个身份卑微的女孩子，所以，她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认为自己今后的地位不会比女佣人高出多少。

克拉拉随德纳姆夫人回了家，显然，如今她凭借自己的见识和美德，已经在夫人心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六个月的时间早就过去了，可关于改变现状或找人来替换她的事，连一个字也没人提起。大家都喜欢她。她举止稳重端庄，性情温和宽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个人。起初，人们在某些方面还对她抱有偏见，但如今这些想法早已烟消云散。他们觉得她值得信赖，正是德纳姆夫人最理想的女伴，能引导她软下心肠、开阔视野、放手散财。她的可亲毫不逊色于她的可爱；再让他们桑迪顿的微风这么一吹，这份可爱简直是完美无缺了。

1. 基督教节日，为纪念天使长米迦勒而设，西方教会定在9月29日，东正教会定在11月8日。（译注）

第四章

“这地方一看就很舒服，是谁家呀？”夏洛特问道。他们走到一处离海不到两英里的隐蔽下坡，正经过近旁一座中等大小的府邸。房前屋后围栏整齐、草树繁茂，菜园和草场一片欣欣向荣，成为这住宅最好的点缀。“舒适生活所需的一切设施，看上去一点也不比威灵登少。”

“啊，”帕克先生说，“这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老宅子，我和弟弟妹妹们都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我自己的头三个孩子也出生在这里；直到两年前我们的新屋落成，帕克太太和我才搬了出去。您喜欢这里我很高兴。这可是座货真价实的老房子；希利尔把它打理得井井有条。您知道，我把它让给了替我家掌管田产的人。他住进了一座更好的房子，而我呢，换了个更好的环境！再翻过一座山，咱们就到桑迪顿了——摩登桑迪顿，一个美丽的地方。您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总是在低凹处搭石建屋。在这地方，我们被困在这个狭小的角落里，空气憋闷凝滞，景色乏善可陈，离南福兰角和地角中间那片最壮阔的海域只有一又四分之三英里注，却借不上一丁点的光。等咱们到了特拉法加府，您一定不会认为我这次交换有什么不明智——顺便说一句，我简直有些后悔给它取“特拉法加”这个名字了，因为现在还是“滑铁卢”更时髦些。不过，滑铁卢也要留着备用；如果我们今年能拉到足够的赞助，投资兴建一栋新月形的小房子（我想我们一定会的），那么我们就叫它滑铁卢新月别墅——名字和建筑式样搭配得天衣无缝，准保能替我们留住大批房客。到了旺季，申请住宿的人会多得让我们忙不过来。”

“这房子向来是非常舒适的。”帕克太太透过后车窗望着它，似乎流露出一丝恋恋不舍、追悔莫及的神情，“多么好的菜园啊——多么棒的菜园啊。”

“是啊，我亲爱的，不过咱们也相当于是把它给带走了。它一如既往地按照咱们的需要，给咱们供应各色蔬果。事实上，好菜园的一切舒适便利咱们都可以尽情享用，同时既不用老是瞧着它那板板正正的模样不顺眼，也不会每年都被一堆堆的烂菜叶坏了心情。一到了十月，谁还能受得了那满地的卷心菜呢？”

“哦，亲爱的，没错。咱们的果蔬像往常一样充足；因为就算他们忘记送来，只要咱们想要，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在桑迪顿府买到。他们的园丁乐不得给咱们送货呢。可那地方最适合让孩子们嬉戏玩耍了。一到了夏天，真是绿树成荫！”

“我亲爱的，咱们在山上也会有很多绿荫的，用不了几年，就会绰绰有余。我的林木长势惊人。再说，咱们还有帆布帐篷呢，在室内也能让咱们舒舒服服地享受一番。你还可以随时到惠特比那里，给小玛丽买一把阳伞，或是到杰布那里买一顶大檐凉帽。至于男孩子们，我得说我宁愿他们到太阳底下去跑一跑。我敢肯定，我亲爱的，咱俩都希望儿子们越壮实越好。”

“是的，的确如此，我相信咱俩都是这样想的。我要去给玛丽买把小阳伞，把她打扮得神气活现的。她撑着它走路，心里把自己想象成个小妇人，那模样该有多么端庄啊！啊，我一丁点也不怀疑，在现在这个地方，咱们的日子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我们之中不管是谁想要沐浴，连四分之一英里的路都不用走。可你知道，”她继续回头张望着，“人总是愿意到曾经带给自己快乐的地方，去看看从前的老朋友们。去年冬天，米利埃一家人好像对风暴浑然不觉呢。记得在那些可怕的夜晚，咱们睡在床上都被摇来晃去的，可有一次风暴过后，第二天我见到米利埃太太，她似乎根本没觉得那风跟平常有什么两样。”

“是啊，是啊，这很有可能。咱们领略着风暴的全部壮美，但真正的危险并没有那么大，因为当风刮到咱们家周围时，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和束缚，只会呼啸而过；而在这个位于低处的山沟里，人们头顶就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对空气的动向一无所知，所以一旦形成气流，它给峡谷地带造成的危害，就会超过旷野地区所经历过的最严重的强风，说不定哪一阵可怕的气流，就会出其不意地袭击这里的住户。不过，我亲爱的，提到果蔬，你说过就算有意外的疏漏，德纳姆夫人的园丁也会即刻给咱们补上。但我突然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应该到别处去想想办法，优先照顾老斯特林格和他儿子的生意。你知道，我鼓励他自己开业，但恐怕他做得不会太好，就是说，时间还不太够。毫无疑问，他今后一定会做得很好。不过，万事开头难，所以，咱们得尽可能地帮帮他。当蔬菜或水果恰好短缺时——经常出现短缺，不是忘了这样，就是忘了那样，这丝毫不足为奇，你知道，咱们只要象征性地让可怜的老安德鲁给供点货，别让他丢了日常的差事就行了——但实际上，咱们的大部分消耗品还是要从斯特林格家购买。”

“很好，我亲爱的，这很容易做到。厨娘也会称心如意的，这可是个莫大的安慰，因为现在她老是抱怨老安德鲁，说他从来不送她想要的菜。好啦，现在老宅子已经被咱们甩在身后了。你弟弟西德尼说要用它做诊所是怎么回事？”

“噢，我亲爱的玛丽，他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他假装建议我把它改成诊所，假装嘲笑我对它的改良。你也知道，西德尼专爱胡说八道。在咱们这些人面前，他总会随心所欲地乱扯一通。我相信，大多数家庭中都有这么一号人，海伍德小姐。在大部分家庭中，都会有一个人因为本领出众或精

力旺盛，可以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我们家，这个人就是西德尼，他是个聪明绝顶的小伙子，最会讨人家喜欢。他在这个世界里到处游逛，不肯好好安顿下来，这是他唯一的缺点。他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又到了那里，简直是四海为家。但愿我们能把他弄到桑迪顿来，我希望能介绍您认识他。像西德尼这样的年轻人，带着全套的车马侍从和时髦新潮的做派，对于这个地方来说，可真是件大好事！玛丽，你我都知道这将产生怎样的效果。定会为我们从伊斯特本和海斯廷斯那边抢来好多体面的家庭，好多细心的母亲和好多标致的女儿。”

此刻，他们正朝山脚下老桑迪顿的教堂和整齐的村庄走去，接下来就要攀上这座小山。山坡上遍植树木，桑迪顿府的围场散布其间，山顶是一片开阔的丘原地，一栋栋新建的房屋即将映入眼帘。山谷的一条分支迂回蜿蜒地伸向大海，一道涓涓细流打此处经过，在入海口形成了第三处宜居之地，有几户以打鱼为生的人家聚居于此。最初，村子里除了一些农舍之外几乎别无他物；但帕克先生高兴地对夏洛特说，村民们已经领会了时代精神，这不，其中最好的两三间农舍在家中挂起一幅白帘子，写上“旅舍出租”的字样，立刻便显得上了个档次；再远一些的地方，只见一间农家老屋前绿意盎然的小小庭院中，果然有两位衣装高雅的白衣女子坐在马扎上读书；绕过面包铺的转角处，透过楼上的门式窗，隐隐传出竖琴的悠扬乐声。

这些美景妙音令帕克先生喜不自胜。倒不是因为村庄本身的成功与他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考虑到此处远离海滩，他在这里并无任何动作；但它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大片地区正日益时髦起来。如果连这小小村庄都能吸引八方来客，那么山上说不定会宾客满盈。他已经预见到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旺季了。去年这个时候（七月底），村里连一个住客都没有！他还记得，除了有一家伦敦人，带着患百日咳的孩子们到这里来呼吸海洋空气之外，整个夏天也别无其他游客。而且这些孩子的母亲生怕他们失足落水，始终不准他们靠近海边。

“文明！真正的文明！”帕克先生高兴地嚷道，“瞧，我亲爱的玛丽，你看威廉·希利家的橱窗，蓝色的鞋，还有南京靴[注]！谁能想到，在老桑迪顿的一家鞋匠作坊里，居然能看到这样一幅景象！这可是本月的最新款，我们一个月前打这里经过时，他们还没有蓝鞋子卖呢。真是好样的！啊，我想我趁着年富力强还是做出了一番事业的。现在，咱们要上山了，让咱们健康呼吸的山。”

上山的路上，他们经过桑迪顿府看守人小屋门前，望见了林木掩映中府邸的屋顶。在这一片教区中，这是最后一栋昔日建造的老房子。再向上走一段，现代建筑开始涌现；在穿越山顶开阔丘原的过程中，夏洛特和帕克先

生会看到一座普罗斯佩克特府、一座贝尔维尤别墅和一座德纳姆公馆，前者沉着冷静，带着好奇心看得饶有趣味，而后者目光热切，满心希望自己看不到一所空房子。窗前的招贴比他预想得要多，而山上的客人则比较少——马车和散步的游人都挺少。他猜测此刻正是人们结束散步，纷纷回房吃饭的时候；但沙滩和排屋[注]那边总会吸引一些人的，潮水一定在涌动翻滚——此时差不多该涨到一半了。他真想立刻跑上沙滩、攀上峭壁、回到家中，让足迹在同一时间踏遍自己家周围的每一寸土地。一看到大海，他就心潮澎湃、精神为之一振，几乎觉得自己的脚踝已经结实多了。

特拉法加府是一座风格明快典雅的建筑，矗立在这片开阔丘原最高处的一块小草坪上，周围环绕着一片尚处幼龄的人工林，距离一处不算很高的峭壁顶端约有一百码，除了一小溜名为“排屋”的漂亮房子之外，它在所有的建筑物中离峭壁最近。排屋前面有一条宽阔的步行路，将来有望成为此地的“林荫大道”[注]。在这排房子里有最好的女帽店，图书馆也设在此地，离它不远处还有旅馆和弹子房。从这里下山，就可以直达海滩和活动更衣室。所以，这里就成了集美丽与时尚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间乐土。在排屋后方不远处耸立的特拉法加府那边，旅人们被安全稳妥地扶下了马车；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之间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而夏洛特在自己的房间里安顿下来后，便饶有兴味地站在宽敞的威尼斯式窗户[注]前，目光越过尚未完工的建筑物前多姿多彩的景致、随风飘动的亚麻台布和衬衫床单，还有那一栋栋房子的屋顶，望向在阳光下和清新的空气中翩然起舞、溢彩流金的大海。

---

1. 南福兰角位于英格兰东南方肯特郡沿岸；地角位于英国康沃尔郡西南，是英格兰主陆的最西端。（译注）

2. 从18世纪末开始，蓝鞋代替黑鞋成为女性的新时尚；南京靴因产自中国南京而得名，以结实的棕黄或浅黄色棉布制成。（译注）

3. 排屋这种建筑样式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由多幢相连的双层或多层房屋组成，18世纪末在新兴的温泉和海滨度假地成为时尚。（译注）

4. 指伦敦圣詹姆斯公园中的林荫大道。（译注）

5. 由一扇顶部为拱形的主窗和两扇长方形侧窗构成，在17、18世纪的英国十分流行，因其设计灵感来源于意大利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的作品，故又名帕拉第奥式窗。（译注）

第五章

他们在午餐前聚到一起时，帕克先生正在翻看信件。“西德尼连一个字都没寄来！”他说，“他可真是个懒家伙。我从威灵登写信给他，讲了我出事的经过，满以为他一定会有回信见赐的。可是，说不定这意味着他要亲自来一趟呢。我相信有这种可能。不过这里有一封信，是我的一个妹妹寄来的。她们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只有女人才会风雨不误地写信寄信。现在，玛丽，”他冲着妻子笑了笑，“在我拆开它之前，咱们对寄信人的健康状况该作何猜测呢——要不咱们来猜猜看，倘若西德尼在，他会怎么说？西德尼是个冒失鬼，海伍德小姐。您要知道，他准会说，我那两个妹妹的所谓病痛，有很多是她们自己凭空臆想出来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正如您常听我们说起的那样，她们的身体糟透了，各种各样的毛病一大堆，而且还特别严重。实际上，我相信她们根本没享受过一天的健康日子。尽管如此，她们实在是极为能干的女人，个性又好强，只要有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总会强迫自己倾尽全力，看在对她们不甚了解的人眼中，就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但您知道，她们丝毫没有装腔作势。与常人相比，她们只不过是体质更柔弱，意志更坚强，不管分开还是合起来看都是这样。我们最小的弟弟跟她们住在一起，刚刚二十出头，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几乎同她们俩一样病病歪歪的。他身体太弱了，根本没法从事任何职业。西德尼老是笑话他。但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西德尼倒也常常弄得我对他们几个感到好笑，可这绝非我的本意。如果此刻他就在这里，我知道他准会揣测说，单从这封信来看，无论是苏珊、黛安娜还是亚瑟，上个月就已经命悬一线了。”

他把信浏览了一遍，摇摇头，开口说道：“说来遗憾，咱们没机会在桑迪顿见到她们了。她们的情况实在很不乐观。说真的，非常不乐观。玛丽，你要是听说她们前一阵子病得有多厉害，到现在还没见好，一定会很难过的。海伍德小姐，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朗读一下黛安娜的来信。我希望介绍我的朋友们相互认识，而且恐怕我也只能通过这种方法介绍你们认识了。读黛安娜写的信我毫无顾虑；因为她信如其人，她是天底下最热心、最友善、最体贴的人儿，所以一定会给您留下好印象。”

他读道：

> 我亲爱的汤姆，我们大家听说你遭受意外都非常难过，若不是你说自己遇到了一群好心人施以援手，我定会在收到来信的第二天，就不顾一切地赶到你身边去陪伴，尽管我那胆囊痉挛的旧毛病复发得比平时

更加厉害，折磨得我痛苦不堪，简直连从床上爬到沙发上也办不到。不过你的伤是如何医治的？下一封信里给我详细讲一讲吧。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的确只是单纯的扭伤，那么最明智的疗法莫过于按摩了，如果能立即实施的话，足可手到病除。两年前，我去谢尔登太太家做客，正好赶上她的车夫在清洗马车时扭伤了脚，就连一瘸一拐地走进屋里都很吃力，但我们马上一刻不停地坚持给他按摩（我亲自用手替他按摩脚踝，一口气按了六个钟头，中间都没有休息过），三天后他就痊愈了。

我亲爱的汤姆，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一片情意，想不到这竟然连累你出了意外。但是我恳求你，千万别再为了给我们找医生就以身涉险，因为哪怕你把最内行、最有经验的人弄到桑迪顿来定居，我们也绝不去征求他的意见。那群开业行医的家伙我们算是彻底受够了。我们请教过一个又一个的医生，全都徒劳无益，最后终于确信他们对我们一无用处，若想缓解病痛，还得靠我们对自己这副支离病体的了解才行。不过，如果你觉得为当地的利益着想，请一位医生常驻才是明智之举，那么我很愿意揽下这个差事，而且保证马到成功。我可以尽快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至于亲自前往桑迪顿，我可实在是办不到。我不敢轻举妄动，一说起这个我就难过，可我的直觉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就我目前的状况来说，海风没准儿会要了我的命。我那两个亲爱的同伴也不会离开我，否则我就会劝说他们去你那里住上两个礼拜了。不过老实说，我怀疑苏珊的神经是否能经得起这一番折腾。这些日子她头痛得厉害，每天得用六条水蛭吸血，可是整整治了十天，也没见多大起色，所以我们觉得最好是换个疗法，经过检查后，我确信她的病根儿大半在牙龈上，便劝她在患处对症下药。于是，她拔掉了三颗牙，果然就好了许多，但她的神经紊乱相当严重，说话只能悄声细语的，今天早上可怜的亚瑟拼命想忍住咳嗽时，她竟晕过去两次。至于亚瑟，我要很高兴地说，他的状况还算过得去，尽管那无精打采的样子非我所愿，而且我也挺担心他的肝脏。

自从你们与西德尼在城里相聚之后，我从他那里没收到只字片语，不过我断定他去威特岛[注]的计划尚未成行，否则他在前去途中肯定会来见我们一面的。我们无比真诚地祝愿你能在桑迪顿迎来一个旺季，尽管我们没法亲自为你们那边的上流社会锦上添花，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为你输送有价值的客人，我想我们可以颇有把握地争取到两个大家庭。一个是一家富有的西印度人[注]，来自萨里郡，另一个是一所再体面不过的女子寄宿学校，或者叫做私立学校，来自坎伯威尔[注]。至于为了办成这件事我一共发动了多少人帮忙，这里就不跟你细说了——总之是一圈套一圈，复杂得要命。不过只要能成功，一切

都值了。

你最亲爱的

“好吧，”帕克先生读完了信，说，“虽然我猜西德尼说不定能从这封信里找到什么格外有趣的东西，让我们大家一口气笑上半个钟头，但我宣布，我自己从字里行间看到的，只有她们极其令人怜悯和钦佩的一面，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您也看到了，她们被病痛折磨到如此地步，还在不遗余力地为别人谋福祉！简直为桑迪顿操尽了心！两个大家庭——一个或许可以安置在普罗斯佩克特府，另一个住德纳姆公馆二号房，或者排屋最末端那一栋也行，旅馆里也要再加几个床位。我跟您说过，我的妹妹们是极为出色的女人，海伍德小姐。”

“我相信她们一定是非常了不起。”夏洛特说，“一想到您那两个妹妹的状况，我对信中那欢快的语气真是惊叹不已。一下子拔掉三颗牙——太可怕了！令妹黛安娜听起来已经病得不轻了，可令妹苏珊那三颗牙比什么都让人心痛。”

“哦，动手术对她俩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了——每次手术都是以这样顽强的毅力挺过来的！”

“我想，您的两个妹妹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有数的，不过她们的疗法似乎太极端了些。我觉得不管是生了什么病，我总想赶快找个懂行的专业人士问一问，所以，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爱的人，都鲜有冒险之举。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家人一向健康得很，所以我也不好对自诊自医的习惯妄加评判。”

“哎呀，说实话，”帕克太太说，“我真是觉得两位帕克小姐有时候做得过了头。其实你也是这样想的，我亲爱的，你知道。你常常认为，如果她们能一切顺其自然，少折腾自己一些就好了。尤其是亚瑟，我知道，你觉得她们整天用生病来吓唬他，真是怪遗憾的。”

“行了，行了，我亲爱的玛丽，我承认，可怜的亚瑟在这个年纪，稍有点头疼脑热人家就劝他小病大养，这实在是件不幸的事。他真不该把自己想象得那么体弱多病，认为自己什么正事也做不得，二十一岁就开始坐吃山空，守着那份微薄财产的利息过日子，既不想方设法增加收入，也不愿从事任何兴许对他自己或别人都有用处的职业。不过，咱们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吧。那两个大家庭真是急我们之所需。眼下还有件更让人高兴的事——你听，摩根在喊‘开饭啦’。”

1. 大不列颠岛南岸岛屿，著名的旅游胜地。（译注）

2. 此处是指在西印度群岛定居的欧洲人后裔。（译注）

3. 萨里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坎伯威尔现属伦敦萨瑟克区。（译注）

第六章

午饭过后，大家马上行动起来。帕克先生不趁早去一趟图书馆，看看图书馆的认捐簿，是不会安心的；而夏洛特呢，也乐于赶紧去尽情地参观一下这个全新的世界，多增长一些见闻。他们出发时，正是海滨浴场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几乎每间有住客的出租房中，都有人在隆重地举办午宴，要么就是刚刚结束午宴，正在隆重地围坐闲聊。在有些地方，或许会看到一位独行的老人，为了保持健康不得不早些出门散步；不过大体上说，此时海滨地带人迹悄然。排屋前、悬崖上和沙滩上一片空寂宁静。各家店铺门可罗雀，不管是在屋内还是屋外，草帽和垂饰蕾丝都无人问津，销量似乎只能听天由命。惠特比太太坐在图书馆的套间里，由于没有客人惠顾，便自己找了本小说读了起来。捐赠人名单平淡无奇。德纳姆夫人、布里尔顿小姐、帕克先生和太太、爱德华·德纳姆爵士和德纳姆小姐，他们的名字可以说是揭开了这个旅游旺季的序幕，而后面紧跟着的名字也不外如此：马修斯太太、马修斯小姐、E·马修斯小姐、H·马修斯小姐；布朗博士及太太；理查德·普拉特先生；史密斯·R·N中尉；利特尔上尉——莱姆豪斯区注；简·费希尔太太、费希尔小姐、斯克罗格斯小姐；汉金牧师先生；比尔德先生——初级律师，格雷律师学院注；戴维斯太太和梅里韦瑟小姐。帕克先生不禁有些失望，他觉得这名单不光没有对各色人等加以区分，而且人数也远不像他期盼得那么多。

不过，现在刚刚七月，八月和九月才是真正的旺季。此外，萨里郡和坎伯威尔的那两家人有望前来，也随时令他感到宽慰。深陷文学世界的惠特比太太立刻放下手中的书，上前喜笑颜开地同风度翩翩、谁见了都喜欢的帕克先生打招呼，然后二人便自顾自地说起了各种客套话，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夏洛特在名单上添上了自己的名字，算是为这个季节的成功做出的第一笔捐献，待到惠特比小姐在旁人催促下梳妆打扮完毕，顶着一头油亮亮的卷发、戴着一堆花里胡哨的小饰品下楼来接待她时，她便为了所有人进一步的利益，忙着给家里人买东西去了。

当然，图书馆里各色商品一应俱全：世上所有毫无用处又不可或缺的东西应有尽有。面对着这么多诱人的漂亮物件，再加上帕克先生鼓励消费的一片好心，夏洛特却觉得她必须对自己严加约束——或者说她经过一番反省，认为自己在二十二岁的年纪没有借口不这样做——第一天下午就把钱花个一干二净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她拿起一本书，碰巧是《卡米拉》注的一卷。她既不像卡米拉那样年少无知，也不打算经历她所遭遇过的不幸；所以，她转身离开摆放着戒指和胸针的柜台，抵制住进一步的诱惑，

为自己挑选的东西付了钱。

谢天谢地，他们接下来要到悬崖那边去转一转，这正合她的心意；不过，他们刚刚离开图书馆，就迎面遇到了两位女士：德纳姆夫人和布里尔顿小姐。由于她们的到来，这项计划有必要进行更改。她俩刚刚去过特拉法加别墅，又在那里经人指点来到了图书馆；尽管德纳姆夫人精神矍铄，认为根本用不着休息就能再走上一英里，还说要马上回家去，但帕克先生和太太却知道，让她在盛情难却之下勉为其难地到家里赏脸喝杯茶，才正中她的下怀；于是，悬崖散步便让位于立刻回家。“不，不，”夫人说，“我可不能让你们为了迁就我，就匆匆忙忙地提前用茶。我知道，你们习惯晚一些再喝茶。我出来得这么早，可不是为了给邻居们添麻烦的。不，不，我和克拉拉小姐自己回家喝茶。我们出这趟门，也没什么别的念头，就是想瞧瞧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来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自己回家喝茶去。”

然而，她到底还是移步往特拉法加府走去，大家刚一进门，她便不声不响地往客厅里一坐，至于帕克太太吩咐仆人立刻上茶时说的那番话，她仿佛连一个字也没听到。夏洛特失去散步的机会固然失望得很，但好在此刻的同伴正是在早间那番谈话中勾起她强烈好奇心、令她渴望一见的人，这倒是足以弥补她的损失。她细细地观察着她们。德纳姆夫人中等个头，身材粗壮，背脊挺直，行动敏捷，一双精明锐利的眼睛，一副自鸣得意的神气，不过面孔并不惹人讨厌；作为一个自诩心直口快的人来说，尽管她的举止略显鲁莽唐突，但脾气倒是不坏，也相当友善——对夏洛特客气有礼，热诚结交，对老朋友们发自内心地欢迎——她似乎觉得，这些都是促进邻里敦睦的好风度。至于布里尔顿小姐，她的美貌完全当得起帕克先生的称赞，以至于夏洛特认为自己从未见过如此可爱、如此动人的年轻姑娘。她有着亭亭玉立的身材，端庄秀丽的面孔，娇嫩纤美的肤色，柔和碧蓝的双眼，谈吐既亲切朴实，又优雅得体毫不做作，夏洛特只觉得，她正是自己刚才在惠特比太太书架上所见的无数本小说当中，所有最美丽、最迷人的女主人公的最完美化身。

也许产生这个念头同她刚刚去过流通图书馆不无关系，但她怎么也无法将完美女主人公的形象同克拉拉·布里尔顿截然分开。她在德纳姆夫人家的处境多么符合这一形象！她被人安排到她身边，好像就是特意为了受苛待似的。如此孤苦无依，又如此美丽善良，除了接受这样的安排，她似乎别无选择。这些感觉并非是夏洛特个人浪漫情怀的产物。不，她是位头脑非常清醒的年轻女子，尽管阅读过大量的小说，足以用各种逸闻趣事来填补自己的想象空间，但她丝毫没有受到任何不理智的影响；虽然在前五分钟里，她自得其乐地幻想迷人的克拉拉必然逃不过遭受迫害的厄运，尤其是要忍受德纳姆夫人最粗俗、最野蛮的行径，但接着观察下来，她却心甘情

愿地承认，她俩似乎相处得十分融洽。她发现，德纳姆夫人除了遵照过去的老规矩，总是称呼她“克拉拉小姐”之外，也没有什么更出格的行为；而克拉拉对她的恭敬和体贴之举也恰到好处、无可指摘。看上去，她们二人一个好意护佑，另一个心怀感激、真心尊重。

话题完全转向了桑迪顿，大家谈起目前的访客数量和迎来旺季的可能性。显然，德纳姆夫人比她的合伙人更担心，更患得患失。她希望这个地方赶快客满，一想到一些小旅店有时竟要廉价出租，就觉得心烦意乱、惴惴不安。黛安娜·帕克小姐提到的那两个大家庭并没有被遗忘。“好极了，好极了。”夫人说，“一家西印度人，一所学校。听起来真不错。他们可是财神哪。”

“我相信，再没有什么人比西印度人花钱更大手大脚了。”帕克先生说道。

“对，我也听人这么说过；这些人啊，腰包一鼓起来就开始痴心妄想，还以为自己没准儿能同你们这种古老的乡村世家平起平坐呢。可是这些挥金如土的家伙从来也不想想，自己这样抬高物价，会不会把别人给害惨了。我听说，你那些西印度人大多是这副德性。要是他们到咱们这儿来，把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给抬高了，咱们也不必对他们感恩戴德，帕克先生。”

“我亲爱的夫人，他们这样惊人的需求，只能抬高消费品的价格，而且他们在这里豪掷千金，对咱们的好处绝对比坏处多。通常来说，咱们这儿的屠户、面包师傅和商贩们发了财，本地的市面就不会萧条。要是他们赚不到钱，那肯定是因为咱们的房子没租出去；所以说水涨船高嘛，他们赚钱的同时，咱们的房子也会相应地升值，到时候少不得要大赚一笔。”

“噢！好吧。不过，我还是不希望屠户的肉涨价。只要我能办到，就要尽可能地把价钱压低。啊哈，那位小姐在笑呢，我看见了。我想她准以为我是个老怪物；不过，她自己迟早也会关心这些事的。没错，没错，我亲爱的，你就瞧着吧，你早晚要对屠户的肉价上心的，虽说你大概不会恰好像我这样，有这么一大屋子仆人要养活。依我看，雇用的仆人最少，日子过得才最好。谁都知道，我不是那种讲排场、摆阔气的女人，若不是为了纪念可怜的霍利斯先生，我哪会这样维持着桑迪顿府的派头？这可不是为了供我自己享乐的。对了，帕克先生，另一家是个寄宿学校，法国寄宿学校，对吧？这个倒没什么害处。她们尽管待上六个礼拜好了。在这么一大帮人里头，说不定就有人愿意花钱买点驴奶喝呢；现在，我这里养着两头奶驴。不过，这些小丫头们没准儿会碰坏了家具。但愿她们的好舍监能厉害一些，把她们给我看紧了。”

说起可怜的帕克先生前往威灵登的目的，他从德纳姆夫人那里得到的赞许一点也不比从自己两个妹妹那里得到的多。“天哪！我亲爱的先生，”她嚷

道，“你怎么会想到这种事？你出了意外我难过得很，不过说真的，你这是自作自受。竟然去寻摸医生！哈，一个医生在咱们这里能派上啥用场？要是附近有个现成的医生，只会怂恿咱们的仆人和穷人们一天到晚地无病呻吟。噢！行行好，凡是干这一行的家伙，桑迪顿可一个都不欢迎。咱们像现在这样过就挺好。有大海，有丘原，还有我的奶驴。而且我跟惠特比太太打过招呼，要是有谁想要室内木马(注)，我可以用很公道的价钱租给他们，可怜的霍利斯先生，他那台室内木马还完好如新呢——他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我在这世上足足活了七十个年头，找医生看病绝没有超过两次——而且这辈子从来也没有为了我自己的缘故同医生见过面。我还实实在在地确信，要是我那可怜的、亲爱的哈里爵士也从未看过医生的话，现在一定还活得好好的。那人收了十次诊费，一次接着一次，最后还是送他归了天。求求你了，帕克先生，可千万别把医生弄到这儿来。”仆人端来了茶具。“噢，我亲爱的帕克太太，你可真不该——何必这么客气呢？我正想跟你们道一声晚安来着。不过既然你们这样盛情留客，我想克拉拉小姐和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啦！”

---

1. 伦敦东部一区。（译注）
2. 英国伦敦四所律师学院之一。（译注）
3. 英国女作家范妮·伯尼（Fanny Burney，1752 – 1840）的小说。（译注）
4. 一种锻炼器械，外观似木椅，上面放有很厚的弹性皮垫。（译注）

第七章

帕克夫妇人缘好、名声佳，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登门做客；这其中就有爱德华·德纳姆爵士兄妹，他们刚刚拜访过桑迪顿府，又继续乘车前来问候帕克夫妇；夏洛特完成了写信的任务后，便稳稳当当地同帕克太太坐在客厅里，正好把他们见全了。在所有的客人中，特别引人注意的只有德纳姆兄妹二人。夏洛特很高兴能被引见给他们，从而对这家人有个全面的了解。她发现至少那“更好的一半”（因为对于尚未婚配的两个单身男女来说，有人或许认为男的才是更好的一半）还是很抢眼的。德纳姆小姐是位标致的姑娘，不过态度冷淡矜持，令人感到她自恃身份尊贵，但对自己贫困的处境不甚满意，他们乘着那辆简陋的轻便双轮马车出行的窘态，车夫牵着马车走来走去的情景，此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到这些，她立刻因为缺少气派豪华的车马仆从而烦心不已。

爱德华爵士的风度举止远在她之上——不用说，他长得一表人才，但更让人赞不绝口的是他那高雅的谈吐、体贴的心思和取悦众人的诚意。他步履潇洒地走进房间，便同大家滔滔不绝地聊了起来——跟夏洛特聊得格外多，因为他恰巧被安排坐在她旁边，而她很快发觉，他相貌英俊，嗓音柔和悦耳，谈锋甚健。她很喜欢他。尽管她天性理智，但此时也难免认为他相当讨人喜欢，而且毫不怀疑他对自己也有同样的评价，因为他妹妹连连示意他打道回府，他却丝毫不加理会，仍是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继续谈天说地、评古论今。我不会为我笔下女主人公的虚荣心向读者道歉。如果说这世上居然有正值妙龄的年轻姑娘，从未心怀绮思，也不把人家的殷勤讨好放在心上，那么这样的姑娘我一个都不认识，也绝不愿意结识她们。

透过那扇低矮的落地窗，坐在客厅里的夏洛特和爱德华爵士将窗外那条大路和穿过丘原的条条小径一览无余，因此也终于不可避免地看到德纳姆夫人和布里尔顿小姐打此处经过；于是，爱德华爵士的表情立刻出现了细微的变化——他目光急切地追随着她们的背影，接着又赶快向妹妹提议，不仅要起身告辞，还要一起散步到排屋那边去，这些举动让沉浸在幻想中的夏洛特心情急转直下，一下子就治好了她这半个钟头的狂热症，而且当爱德华爵士离开后，也让她更冷静地做出判断，想想他那些讨人喜欢之处究竟有几分是货真价实的。也许他只是用不俗的风度和谈吐把人给唬住了，另外他的爵位也能帮他装点一下门面。

很快，她又跟他们碰到一块儿了。帕克夫妇送走早晨的访客后，头一件事就是要出去走走。排屋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凡是出门散步的人，都要先

到排屋前的步行道上去走一走。就在那条砂石路边，安放着两条绿色的长椅，他们发现德纳姆家族的人聚到了一起，正坐在其中一条椅子上；不过，虽然他们总的来说算是凑在一堆儿，实际上却是泾渭分明地拆成了两伙：两位尊贵的女士坐在一头，爱德华爵士和布里尔顿小姐坐在另一头。夏洛特只需一眼，就看出爱德华爵士已经坠入爱河了。他对克拉拉一往情深，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克拉拉如何接受这份绵绵情意，她还不大能看得出来，不过她倾向于认为情况并不算乐观；因为尽管他俩远离旁人坐到了一起（大概她也无力阻止），她的态度却仍是那么平静而庄重。

坐在长椅另一头的那位小姐显然正在用自我惩罚的方式赎罪。德纳姆小姐面部表情的变化实在是太显眼了，从那个端着架子冷冰冰地坐在帕克先生的客厅里，非得旁人煞费苦心地引导才勉强一开尊口的德纳姆小姐，变成了紧挨在德纳姆夫人身边洗耳恭听、娓娓而谈，时而一脸专注的微笑，时而又急于讨好对方的德纳姆小姐——这真是既引人发笑，又可悲可叹，简直像是在上演一出讽刺剧或道德剧。对于德纳姆小姐的性格，夏洛特心中已有定论。爱德华爵士的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令夏洛特吃惊的是，当大家聚到一起，商量好去散步时，他却立刻离开了克拉拉，将全部注意力都转向了她自己这边。他紧挨在她身旁，仿佛是想尽量把她同其他人隔得远远的，只对她一个人侃侃而谈。他开口了，用一种品位风雅、饱含感情的语调，谈起了大海和海岸，以澎湃热烈的激情，把所有常用的溢美之词说了个遍，统统拿来赞美它们的壮美崇高，描绘它们在敏感细腻的心灵中所激发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狂风暴雨中大海怒涛滚滚、壮丽雄奇，风平浪静时海面明澈如镜，海鸥飞舞盘旋，海蓬子繁盛葱茏，还有它那深不见底的海水，瞬息万变的气候，令人恐怖的幻象；水手们趁着阳光明媚时出海冒险，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却带给他们灭顶之灾——他兴致勃勃、口若悬河地谈论着这一切，虽说都是些司空见惯的套话，但从英俊的爱德华爵士口中说出，效果却是好极了，令她不禁觉得他是个感情充沛的人，直到他搬出数不清的名言警句，又闹出一些张冠李戴的笑话，才令她吃了一惊。

“您记得吗？”他说，“司各特注描绘大海的那些绚丽诗篇。噢！那是多么生动传神的描述啊！每当我走到这里，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它们。如果有人读到它们竟会无动于衷，那他们的神经准是像凶徒一样粗硬！老天保佑，千万别让我手无寸铁地遇上这样一个人。”

“您说的是哪段描写？”夏洛特问，“司各特的诗里面有哪一首是描写大海的，这会儿我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您真的记不得了？这会儿我也记不清开头了。不过，您不可能忘记他描

写女人的诗句‘噢！这安闲自在的女人啊。’——妙极了！妙极了！若不是他画蛇添足写了那么多别的东西，倒真是会流芳百世的。还有，那首赞美父慈母爱的诗，简直无与伦比、无可匹敌——‘有些感情赐予芸芸众生，饱蕴天国圣光，甚少尘世俗念’，等等。不过，咱们既然在这里品评诗歌，海伍德小姐，您对彭斯注写给他的玛丽的诗句有何高见？噢！那种哀婉凄楚真是让人发狂！如果说世上当真有个多情善感的人，那就是彭斯。蒙哥马利点燃了诗歌的全部火焰，华兹华斯抓住了诗歌真正的灵魂，坎贝尔在《希望的乐趣》这首诗中，触及了人类情感的极致——‘宛如天使降临，难得一睹芳容’注。您能想到有哪句诗比这更隐忍克制、更温柔动人，更加充满了深沉而崇高的情感吗？可是彭斯——我承认自己欣赏他的杰出，海伍德小姐。如果说司各特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他缺少激情。他的诗温柔、优雅、生动，但是太平淡了。不能公平对待女性优点的男人，我是瞧他不起的。有时候，仿佛有某种转瞬即逝的感觉让他灵感迸发，就像我们先前提到的诗句一样——‘噢！这安闲自在的女人啊。’——可是彭斯总是如同烈火一般。他的灵魂是一个圣坛，让可爱的女性坐在上面接受顶礼膜拜，他的精神真正散发出令她受之无愧的永恒芬芳。”

“我怀着万分欣喜的心情读过彭斯的几首诗。”夏洛特一有机会插言就赶紧说道，“不过，我没有那么多的诗意，没法将一个人的诗作同他的人品截然分开；可怜的彭斯出了名的行为不端，这让我在欣赏他的诗作时，本该享有的乐趣大打折扣。我实在难以相信他在倾诉衷肠时全是出于真情实感。他笔下描述的人物流露出的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他动了情，把它写下来，然后便丢在脑后。”

“噢！不，不。”爱德华爵士激动地大喊，“他完全是一片炽热的赤子之心！他天赋过人，又那么敏感脆弱，或许容易误入歧途——但又有谁是十全十美的呢？期望一个绝顶天才的灵魂像碌碌庸才那样匍匐在地，这本来就是吹毛求疵、假装正经。天才的耀眼光辉，因一个人心中怀有的激昂情感而大放异彩，或许同世俗生活中某些平庸的繁文缛节是格格不入的，”他用一种多愁善感的语气说，“男人在无尽的热情、高尚的冲动驱使下说出的话、写下的文字或做出的事情，任何女人都不可能做出公正的评判，就连您也不能，最可爱的海伍德小姐。”

这番话说得真够漂亮——不过，如果夏洛特能完完全全听懂的话，就会从中发现有违道德之处；而且，对他这种非同寻常的恭维方式，她也并不领情，于是便严肃地回答说：“我对这些真的一窍不通。这真是美妙的一天。我猜，刮的一定是南风。”

“这幸福的，幸福的风儿啊，你占据了海伍德小姐的心灵！”此时，她已经开始觉得他是个愚不可及的傻瓜了。他选择与她同行的动机，她也给猜透

了：全是为了吸引布里尔顿小姐的注意。从他时不时向旁边投去紧张焦虑的一瞥，她就看得出来；至于他为何要扯上这么一大通废话，却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除非他就只有这么点儿能耐。他看似非常多愁善感，心中满满地涌动着这样那样的情绪，醉心于各种最新潮最时髦的生僻词，但据她推测，他的脑子并不是很清楚，很多话都是靠死记硬背才能脱口而出的。也许他的性格为人还有待未来去揭示。但是当有人提议去图书馆时，她觉得自己这一大早上已经受够了爱德华爵士，于是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德纳姆夫人的邀请，留在排屋这边陪伴她。

其他人都离开了她俩，爱德华爵士在告别时，露出了一脸依依不舍、悲伤绝望的神情，而她们两人相处得却颇为融洽；就是说，德纳姆夫人就像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夫人一样，说来说去只顾把自己惦记的那些事说个不停，而夏洛特则是一边听，一边暗自为先后两位同伴的反差感到好笑。当然，德纳姆夫人的话语中既未流露出一丝一毫可疑的感伤情绪，也没夹杂着什么晦涩难懂、令人费解的语句。

德纳姆夫人觉得，自己的任何关注都理应成为对方莫大的荣幸，于是便亲切自然地挽起夏洛特的手臂；或许是意识到自己身份贵重，或许是天生就喜欢说话，总之，健谈的夫人马上带着一脸精明睿智的神色，洋洋得意地说："埃斯特小姐想让我邀请她和她哥哥到桑迪顿府陪我住上一个礼拜，就像去年夏天一样。可今年我是不会同意的。她一会儿夸夸这个，一会儿又夸夸那个，千方百计地想哄得我允了她；不过，我知道她打的是什么主意。那点儿小心思我早就看透了。我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我亲爱的。"

除了简单地问一句"是爱德华爵士和德纳姆小姐吗？"，夏洛特再也想不出什么比这更无伤大雅的话了。

"没错，我亲爱的。就是我那两个小亲戚，我有时候就这样叫他们，因为我差不多是手把手地照顾他们的。去年夏天，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请他们过来陪我住了一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一；他们又是开心，又是感激。因为他们是非常不错的年轻人，我亲爱的。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只是为了可怜的、亲爱的哈里爵士，才对他们这么关照的。不，不，你要相信我，他们本身还是很配得上让我关照的，否则的话，我也不会老是要他们来跟我作伴儿。我可不是那种稀里糊涂、谁的忙都帮的女人。我在尽举手之劳之前，总是要算计好自己要做什么，要和什么人打交道。我想我这辈子还从没上过人家的当。一个结过两次婚的女人，可说的东西多着呢。可怜的、亲爱的哈里爵士，这话我也就跟你说说，他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准能再捞到不少。可是（她轻轻叹了口气），他已经不在了，咱们可不能挑死人的毛病。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日子过得可真快活，任谁也比不了——他为人高尚体面，不愧是出身于古老世家的绅士。他死后，我把他的金表给了爱德华爵士。"她说这话的时候瞄了自己的同伴一眼，暗示对方

理应大大感动一番才是；但她发现夏洛特并未露出欣喜又震惊的表情，便赶紧补充道：“他并没把它遗赠给自己的侄子，我亲爱的。这不是遗赠。遗嘱里可没有这一条。他只是口头上跟我提过，而且只提过一回，希望他侄子得到他的金表；不过要是我不愿意给，这话也没有什么约束力。”

“您真是太善良了！太大度了！”夏洛特说。她被逼无奈，只好装出钦佩不已的样子。

“是啊，我亲爱的，我为他做的善事还不止这一桩。对于爱德华爵士来说，我一直是个慷慨大方的朋友。可怜的小伙子，他太缺钱了。虽然我只是先夫的未亡人，我亲爱的，而他是继承人，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跟通常情况下这两方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德纳姆庄园的收入我一个先令也拿不到。爱德华爵士从不往我这里交钱。你要相信我，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是我在帮他的忙。”

“的确！他是个很不错的青年，尤其是谈吐很优雅。”夏洛特这样说纯粹是没话找话，但她马上发现，这句话怕是引起了德纳姆夫人的怀疑，因为后者用洞悉一切的目光瞥了她一眼，回答说：“是啊，是啊，他模样挺帅的。要是有哪位富家千金也能这样想就好了，因为爱德华爵士非娶个有钱的小姐不可。他常跟我反反复复地谈论这件事儿。像他这么一个俊俏的小伙子，少不得要虚情假意地跟姑娘们调笑调笑，到处献殷勤，但他知道，他必须为了钱结婚。爱德华爵士总的来说，还是个非常稳重的小伙子，心里是有主意的。”

“爱德华·德纳姆爵士，”夏洛特说，“他身上有这么多优点，只要他愿意，差不多肯定能找到一位家底丰厚的女子。”

这番冠冕堂皇的评价似乎将对方的怀疑打消了大半。“是啊，我亲爱的，你这话说得真明白。”德纳姆夫人大声说，“要是我们能把一位年轻的女继承人弄到桑迪顿来该多好！不过，女继承人简直少得可怕！自从桑迪顿变成公共旅游地，我想我们这里还从没来过女继承人呢，就连共同继承人也没有。一家又一家的人接二连三地往这儿来，可是据我所知，一百个家庭里面也没有一个是有不动产的，不管是地产还是投资，什么都没有。或许他们有收入，可是没有财产。他们有的是牧师，有的是城里来的律师，要么就是只领半薪的退伍军官，或者是些寡妇，手头只有丈夫生前指定给她们继承的那丁点儿家当。像他们这种人，除了正好能租住我们的空房子之外，还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呢？我悄悄跟你讲，我觉得他们不好好在自己家里呆着，真是十足的大傻瓜。现在，要是能有一位女继承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被送到我们这儿来，要是她得听从人家的吩咐喝驴奶，我就能供应她——只等她身子一好，就让她看上爱德华爵士！”

“那可真是太幸运了。”

“埃斯特小姐也跟必须有钱人结婚。她非嫁个阔丈夫不可。啊！没钱的年轻小姐们真是让人可怜哪！不过，”她顿了顿，又说，“埃斯特小姐若想哄我邀请他们来桑迪顿府小住，那她会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白打了。你知道，自从去年夏天开始，我这里的情况就有了变化。现在我有克拉拉小姐作伴，跟从前可大不一样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分外严肃，夏洛特顿感其中似乎大有堂奥，还以为她准是要发表一番更加透彻的高论，岂料接下来她只是说：“我可没想过要把家里弄得像旅馆一样住满了人，绝不能让我那两个女佣人一早上净忙着打扫客房。每天把我和克拉拉小姐的房间收拾好才是正事。要是再多给她们派点儿活干，她们就该吵着要涨工钱了。”

夏洛特没想到反对的理由竟是这样，她发现自己就连假装表达一下同情都做不到，于是干脆没接话茬。德纳姆夫人很快又兴高采烈地补充说：“除了这些之外，我亲爱的，我怎么能不顾桑迪顿的利益，让我自己家里住满了人呢？要是有人想离海边近一些，干嘛不去租房子住？这地方空房子多得是——光是在排屋就有三栋。这会儿就在我眼皮底下，就有不下三栋房子打出的广告，三号、四号和八号。八号就是拐角那栋，对他们来说可能太大了点儿，不过另外那两栋都是又舒服又可爱的小房子，随便哪一栋，给一个年轻绅士和他妹妹住都是再合适不过的。所以说嘛，我亲爱的，等下次埃斯特小姐再开口说什么德纳姆庄园阴冷潮湿啦，什么海水浴对她多有好处啦，我就建议他们过来租个房子，住上两个礼拜。你不觉得这很公道吗？你知道，仁爱先从自家始。”

夏洛特心里觉得又好笑又可气，但气愤的情绪占了上风，而且越来越强烈。她不露声色，一言未发，尽量保持着礼貌。她本来已经忍无可忍，但接下来她只把对方的喋喋不休当作耳旁风，任凭自己的思绪渐渐游离，不知不觉地自忖道：“她可真是个吝啬鬼。真没想到她是这么差劲，帕克先生太高看她了。他的判断力显然并不可信。他这人天性善良，容易被人误导，心肠太好，辨不清是非。我得自己做出判断才行。而且，他们关系密切，他自然会偏向她。他劝她同自己一起做这笔投机生意，两个人在这件事上目标一致，所以他就以为在别的方面她跟他也是差不多的。可她实在是太小气了。我看不出她有什么优点。布里尔顿小姐真是可怜！而且她把她周围的人都变成了鄙俗小人。这位可怜的爱德华爵士和他妹妹，他们天性中到底有多少可敬之处我倒是看不出，但他们不得不对她卑躬屈膝，也就难免变得鄙俗了。而我呢，聚精会神地听她说话，好像与她不谋而合似的，这样一来，我也成了鄙俗不堪的人。有钱人心思卑劣，就是这个后果。”

两位女士继续一起散步，过了一会儿，其他人从图书馆回来，又重新加入

了她们的行列。他们身后跟着一位小惠特比先生，胳膊下夹着五卷书，朝爱德华爵士的轻便双轮马车跑过去。爱德华爵士走到夏洛特身边，说：“您或许在猜想我们刚才都去忙什么了。我妹妹要挑几本书，让我给她提提建议。我们有的是闲暇时光，所以读过不少书。我可不是那种不辨优劣，什么小说都拿来看的人。公共流通图书馆里的那些垃圾，我根本就不屑一顾。它们要么就是冒着傻气的说教，只会不厌其烦地搬出一些南辕北辙、自相矛盾的原则，要么就是瞎编出一套套索然寡味、平淡无奇的故事，从中没法演绎出任何有用的推断——像这种东西，您是绝不会听到我替它们美言的。把它们放在文学的蒸馏罐里纯属白费力气，我们无法提炼出一丁点儿能为科学锦上添花的东西。我想，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个我说不太准。不过，如果您能描述一下您欣赏的那种小说，我想我会更明白一些。”

“荣幸之至，美丽的提问者。我所欣赏的小说，是以宏伟壮丽的篇章表现人类天性的，比如说通过描写浓烈情感中蕴含的庄严与崇高来展示人性，再比如揭示强烈激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从第一丝敏感情绪的初露端倪，到理智最充沛的活力痛失半壁江山；我们从中看到，女人的魅力迸发出耀眼的星星之火，在男人的灵魂中燃成燎原之势，诱使他铤而走险、勇往直前，甘愿付出一切代价去俘获她的芳心，哪怕要触犯传统道义的清规戒律也在所不惜。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让我在细细品读时感受到乐趣，而且我希望我可以说，让我受益匪浅。它们描绘出一幅幅最绚烂辉煌的画卷，借以展现高屋建瓴的思想、奔放洒脱的观点、无边无际的热情和坚韧不屈的决心。即使故事中那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男主人公诡计多端、机关算尽，当他的阴谋未能得逞时，我们也会宽宏大量地对他饱含感情；我们中了他的迷魂汤。如果有人一口咬定，他那精彩绝伦的发迹史还比不上对立角色一潭死水似的病态美德更让我们心醉神迷，那么此人一定是个假正经。我们对后者的嘉许不过是种施舍。这些小说拓宽人类心灵的原始疆域；熟读它们之后，对于那离幼稚和愚蠢最远的人，你既不会非难他的卓越见解，也不会对他的个性熟视无睹。”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夏洛特说，“我们对小说的喜好完全不同。”说到这儿，他们不得不分手了，因为德纳姆小姐早就对他们这些人不耐烦了，不想再继续奉陪下去。事实上，爱德华爵士身处一个闭塞狭隘的环境中，读了太多伤感煽情的小说，因而受到了些不恰当的影响。他一开始就被理查森(注)那些激情澎湃、惹人争议的作品迷得神魂颠倒。从此，那些跟在理查森身后亦步亦趋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男人无视情理、排除万难，对女人穷追不舍的情节）便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文学时光，塑造了他的性格。由于他天生头脑不够理智，判断事物就难免是非颠倒，于是，故事中那个恶棍既然风度翩翩、气质优雅、头脑睿智、性格坚毅，那么他

所有荒唐残暴的行径就统统不算一回事了。在爱德华爵士看来，这种行为是天才、激情和浪漫的体现，令他心驰神往、热血沸腾。他无比热切地期盼它成功，一旦看到它失败，又柔情似水地哀叹连连，付出的感情简直比作者们所设想的还要真挚浓烈。

虽然他有许多思想受到此类读物的影响，但如果说他除此之外什么书都不碰，或他的语言不是在更广泛了解现代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未免有失公允。时下的各种随笔、书信、游记和文论他都有所涉猎；但是他的运气太差，只能从道德训诫中发现虚伪的教条，从道德沦丧的历史中找到作恶的动机，同样，从最负盛名的作家笔下，他也专爱收集生僻艰涩的字眼和弯弯绕绕的难句。爱德华爵士一生最伟大的目标就是要拥有吸引女人的魅力。他自认为在这方面条件上佳，再加上天赋出众，因此将这一目标视为自己理应承担的责任。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那种危险的男人，跟洛夫莱斯[1]差不多是一类人。单单是爱德华爵士这个名字，在他看来都散发着几许迷人的诱惑。殷勤主动、孜孜不倦地制造风流韵事，在每个漂亮姑娘面前倾吐甜言蜜语，这些对于他要扮演的角色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无论是海伍德小姐，还是其他略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姑娘，只要能搭上一点关系，他便有资格（按照他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去跟人家套近乎，一套套恭维话脱口而出，丝毫不吝溢美之词。不过，只有克拉拉一个人是他真正有所图谋的；只有克拉拉是他有意要引诱的——他打定主意非要把她弄到手不可。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她的处境都要求他必须这样做。她是同他争夺德纳姆夫人欢心的对手；她年轻、可爱、寄人篱下。他早就看出此事势在必行，因此长久以来一直谨慎行事，一心想在她心头打下烙印，再逐渐摧毁她的原则。

克拉拉却是把他看穿了，丝毫也没打算受他的引诱；但她还是耐着性子跟他周旋，于是，她凭个人魅力引来的那份爱慕就愈发强烈了。其实，就算再多些挫折也不会动摇爱德华爵士的决心。他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准备应对最严重的轻视和反感。如果他的感情攻势不能打动她，他一定要强行把她拐走。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对于这件事，他在心中早就深思熟虑过。如果他迫不得已必须要这样做，那么他自然希望能搞出点儿新花样来，把他的前辈浪子们都给比下去；因此他急于确认在蒂姆巴克图一带，能不能找到一所适合金屋藏娇的僻静房子来安置克拉拉。可是要过上那种精致的生活，哎呀！那种种日常开销可跟他的钱包不太相称；所以为了谨慎起见，他只能用最不起眼的方式，不动声色地玷污他所爱之人的名节，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弄得人尽皆知。

---

1. 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 – 1832），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诗人。（译注）

2.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 – 1796），苏格兰诗人，代表作有《一朵红红的玫瑰》、《友谊天长地久》等。（译注）

3. 亚历山大·蒙哥马利（Alexander Montgomery，1556 – 1610），苏格兰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 – 1850），英国诗人，代表作有《抒情歌谣集》、《丁登寺旁》等；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1777 – 1844），苏格兰抒情诗人，主要作品有《希望的乐趣》、《葛兰科的香客》等。（译注）

4. 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 – 1761），英国作家，其作品《帕梅拉》被认为是第一本英国小说。（译注）

5. 理查森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中的人物，是个薄情寡义的浪荡子。

第八章

来到桑迪顿后不久，有一天夏洛特从沙滩上山，正往排屋那边走时，高兴地看见旅馆门前停着一辆绅士乘坐的马车，前面套着几匹驿马。马车刚到不久，从搬下来的行李数量看，可以期待这是个体面人家，决心要在此地逗留不少时日。帕克夫妇这会儿已经回家了，她兴冲冲地想要把这个好消息捎给他们，所以，虽然此前两个小时她一直在跟径直吹向海岸的一阵阵风儿较劲，走起路来都不那么轻快了，但她还是尽可能加快脚步，朝特拉法加府方向疾走。然而，还没等她走到那块小草坪，就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位女士步履轻盈地跟着她；她确信自己并不认识此人，便决定紧走两步，最好是抢在她前面进屋。可是那陌生人走得太快，令她的打算落了空。夏洛特踏上台阶，按响门铃，还没等有人来开门，身后那位已经穿过草坪到了门口；仆人把门一开，她们二人恰好同时举步，准备进屋。那位女士从容自若的态度，她那声“摩根，你好啊”，还有摩根见到她时的表情，都令夏洛特有片刻的惊讶；但下一刻，刚才在客厅里看到妹妹大驾光临的帕克先生就亲自到门厅来迎接她了；接着，夏洛特马上被介绍给黛安娜·帕克小姐。见到她大家都相当意外，但更多的却是欢喜。帕克夫妇俩都极为热情地欢迎这位来客。她是怎么来的？同谁一起？看到她竟然能承受住一路旅途劳顿，他们真是高兴坏了，而且理所当然地认定她现在要属于他们了！

黛安娜·帕克小姐三十四岁左右，中等个头，身材苗条；看上去有些娇弱，但并无病容；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一双生动灵活的眼睛；她举手投足落落大方、坦率自然，这一点很像她哥哥，不过说话时语气中多了些果决，少了些温和。她一分钟也没耽误，立刻说起了自己的情况。她感谢他们的邀请，但是“恐怕无法接受，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来了，打算租个房子住上一段日子。”

“三个人都来了！天啊！苏珊和亚瑟！苏珊也能来了！这可真是锦上添花。”

“是的，事实上我们全都来了。这纯粹是出于无奈，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具体情况容我稍后再跟你们细说。不过我亲爱的玛丽，快打发人把孩子们叫来吧——我可真想他们啊。”

“苏珊这一路上是怎么挺过来的？亚瑟怎么样啊？他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呢？”

“苏珊表现得好极了。我们出发前那一晚和昨晚住在奇切斯特[注]时，她都

整宿没合过眼，这种情况在我倒是常事，但她可没怎么经历过，所以我不免为她担惊受怕了一番。谁知她竟奇迹般地熬过来了，歇斯底里的症状一次也没发作过，直到可怜的老桑迪顿出现在我们视线内。好在这次发病并不十分厉害，等我们到达你们这儿的旅馆时，差不多就全好了，所以，只靠伍德科克先生帮了把手，我们就把她稳稳当当地扶下了马车。我离开她时，她正在指挥人搬行李，还去帮老萨姆解开捆行李箱的绳子。她要我转达最深情的爱意和最诚挚的歉意，因为她实在是太弱不禁风，没有力气随我一道前来。至于可怜的亚瑟，他自己倒不是不愿意来，但外面风那么大，我觉得让他冒这个险太不安全了，因为我断定他的腰痛病尚未痊愈；所以，我就帮他把大衣穿上，打发他去排屋替我们落实住宿的事了。海伍德小姐肯定是看到我们的马车停在旅馆门前了。我在丘原上刚一看到她走在我前面时，便马上猜出她就是海伍德小姐。我亲爱的汤姆，看到你走路这么利索我真是高兴极了。让我来摸摸你的脚踝。很好；一切正常，恢复如初。你的跟腱活动受了点微不足道的影响，不过几乎看不出来。好啦，现在我该解释一下来这里的原委了。我在信里跟你们提过，有两个值得考虑的大家庭，我希望能妥妥当当地给你们弄来，就是那家西印度人和那个女子学校。”

这时，帕克先生把椅子又往妹妹身边挪近了些，亲亲热热地拉着她的手，回答说：“好啊，好啊，你真是太能干、太热心了！”

“那家西印度人，”她继续说道，“我认为在这两家人中更合人心意，称得上是好上加好，现在已经知道她们是格里菲思太太一家。我是通过别人才认识她们的。你一定听我提起过卡珀小姐，她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范妮·诺伊斯的密友。然后呢，卡珀小姐又和一位达林太太是至交，后者同格里菲思太太本人常年有书信往来。你瞧，就是这么一条短短的链条，把我们几个给串起来了，中间一环都不缺。格里菲思太太为家中晚辈着想，打算到海边去度假，她已经把目的地圈定在萨塞克斯沿岸，只是还没想好具体要去哪里，而且她希望找个清净的地方，所以就给她的朋友达林太太写信，让她帮着出出主意。达林太太收到格里菲思太太的信时，恰巧同卡珀小姐在一处，于是又拿这个问题向她讨教了一番。卡珀小姐当天就给范妮·诺伊斯写信提及此事；范妮对咱们的事最是上心，即刻便提起笔来，将情况如此这般地转述给我——不过没提到她们的姓名，这是不久前才透露出来的。我需要做的事只有一件。我给范妮写了回信，让同一趟邮车捎了过去，请她务必要推荐桑迪顿。范妮原本担心你们这里没有足够大的房子，接待不下这么一大家子人。不过，看来我这故事再这样讲下去就没完没了了。你们看，一切就是这样安排妥当的。很快，我就经由同一条简单的关系链，高兴地获悉达林太太已经推荐了桑迪顿，那家西印度人对这里非常动心。我给你写信时，情况就是这样。不过两天前，是的，就是前天，我又听范妮·诺伊斯说，她从卡珀小姐那里得到了最新消息。卡珀小姐收到了达林太

太的一封信，得知格里菲思太太在给达林太太的一封信中，说自己对桑迪顿一事还有些犹豫不决。我说明白了吗？但愿我没把你们给绕糊涂了。”

“哦！一清二楚，一清二楚。然后呢？”

“她之所以踌躇不定，是因为她在桑迪顿人地生疏，所以没法确认她们是否一到此地就能得到妥善安置；另外，她对这一切事宜格外谨慎、格外多虑，多半是替一位年轻姑娘拉姆小姐着想。这位小姐大概是她的侄女，现在由她照顾着。至于她自己和她女儿的利益，倒是用不着考虑得那么周到。拉姆小姐家财万贯，比他们所有人都有钱，身子骨却柔弱得很。说了这么多，你们应该能看清格里菲思太太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了：一无所长、性子懒散，人们在金钱和炎热气候的影响下，就爱犯这些毛病。不过，我们大家的精力天生就强弱有别。我要怎么办才好呢？有那么一会儿，我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替她们写信给你还是给惠特比太太，好帮她们预订一所房子；不过这两个方案我都不满意。只要自己能办到的事，我就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我的良知告诉我，需要我出力的时候到了。这么一家子无亲无故、病痛缠身的人儿，我得给她们帮帮忙。我探了探苏珊的口风，她居然和我心有灵犀，想到一处去了，亚瑟也完全没有意见。于是，我们立刻安排计划，昨天早上六点钟动身，今天同一时刻离开奇切斯特——然后我们就到这儿来了。”

“太棒了！太棒了！”帕克先生大声说，“黛安娜，你对朋友的这股热心劲儿，对所有人倾力相助的这份情谊，真是天下无双啊。我认识的人里面，谁也比不上你。玛丽，我亲爱的，她可真是个妙人儿，你不觉得吗？好了，现在，你打算给她们订什么样的房子呢？她们家有几口人？”

“我对此一无所知。”他妹妹回答说，“一点都不了解，具体的细节从未听说过；不过我敢肯定，桑迪顿最大的房子给她们住也不会嫌大的。很可能还得替她们再多找一栋。不过，我还是先订一栋吧，只订一个礼拜。海伍德小姐，我让您吃惊了吧。您对我这人还不怎么了解。我从您的表情上看出来了，您还不习惯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

“莫名其妙地多管闲事！精力过剩得胡乱发泄！”这几个词在夏洛特脑海中一闪而过，但接一句礼貌得体的回答还是很容易的。“我想，我的惊讶都写在脸上了吧，”她说，“因为做这些事都是很劳神费力的，而我知道您和令姊都是那么的体弱多病。”

“我们确实是病秧子。我相信，能如此悲哀地获此殊荣的人，全英格兰连三个都找不出！不过我亲爱的海伍德小姐，我们既然能到人世间走这一遭，就要尽可能地人尽其才，如果有幸拥有强健的精神力量，就更不能以身体柔弱为借口替自己开脱——哪怕是动了开脱的心思也不行。这世上之

人有的精神脆弱，有的心智强健；有的精明强干，有的愚钝无能；不放过每一个助人为乐的机会是能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幸好我和家姊的病痛并不是那种立时三刻就能要人命的。只要我们能尽自己的力量为人所用，我确信我们的身体状况反而会好转，因为履行这些职责会令人心旷神怡。这一路走来我一直心心念念地惦记着这个目标，所以身体也好极了。”

孩子们进来了，她终于不再絮絮叨叨地夸赞自己的性格；把他们挨个招呼过来又抱又亲了一通后，她便准备告辞。“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吃饭吗？求求你，跟我们吃完饭再走吧。”主人嚷道。见对方坚辞不受，他们又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我们能替你做些什么？”接着帕克先生又热心地提出要帮格里菲思太太找房子。

“我吃完饭马上去你们那儿。”他说，“然后咱们一起去办。”但这份好意立刻被谢绝了。

“不，我亲爱的汤姆，我自己的事不应该劳烦你来跑腿，天底下绝没有这种道理。你的脚踝需要休息。一看你走路时脚的姿势我就知道，它已经劳累过度了。不，找房子的事我这就去办。我们的晚餐要等到六点钟才订呢；我希望在这之前就能把事办成。现在才四点半。至于今天还能不能见到我，我也不好担保。他们俩整个晚上都待在旅馆里，不管什么时候见到你都会很高兴的；不过我回去后，得赶快听听亚瑟帮我们找住处找得怎么样了，也许一吃完晚饭，我还得出门去办点儿相关的事，因为我们想在明天早饭后就搬进出租房，好好安顿下来。对于可怜的亚瑟租房子的本事，我真是不太放心，不过这差事他好像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你干得太多了。”帕克先生说，“非把自己累垮不可。吃完晚饭你就别再折腾了。”

“是啊，你真的不能再动了。”他妻子嚷道，“因为晚饭对于你们几个来说实在是徒有其名，吃了也等于没吃一样。我太了解你们的胃口了。”

“最近我的胃口好多了，我向你保证。我在喝自己煮的苦味药酒，疗效奇佳。苏珊从来不吃晚饭，这我承认；不过这会儿我可什么都不想吃。每次旅行后，我都有差不多一个礼拜不吃晚饭。不过说到亚瑟，他倒是太贪吃了，我们总得管着他。”

“可是，另外那一伙要到桑迪顿来的人，你还一点儿都没跟我说呢，”帕克先生送她到门口，说，“坎伯威尔女子学院。咱们有机会争取到她们吗？”

“噢，当然。相当有把握。我这会儿倒是把她们给忘了。不过，三天前我从我的朋友查尔斯·迪普伊太太那里收到一封信，信中确认坎伯威尔肯定会

来，而且很快。那个好女人——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没有格里菲思太太有钱，也没有她那么独立，但她可以自己做主出门旅行。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跟她联络上的。查尔斯·迪普伊太太跟一位女士住隔壁，那位女士有个亲戚最近在克拉珀姆[注]定居下来，正好进了那所学院，给几位姑娘讲授修辞学和纯文学。我从西德尼的一位朋友那里，给这人搞到一只野兔，然后他就推荐了桑迪顿。不过，我自己连面都没露过，所有的事都被查尔斯·迪普伊太太一手包办了。”

---

1. 位于英国西萨塞克斯郡。（译注）
2. 伦敦南部兰贝斯区的一个地名。（译注）

第九章

就在不到一个礼拜之前，黛安娜·帕克小姐的直觉还告诉她，就凭她目前这种身体状况，海风没准儿会要了她的命；可现如今，她不光亲临桑迪顿，还打算在这里住些日子，不过看样子她压根不记得自己曾经在信中写过那样的话，或有过那样的感觉。所以，对于如此离奇的健康状况，夏洛特不能不怀疑里面掺杂了太多异想天开的成分。患病和康复如此不循常理，看起来更像是精力旺盛的人闲极无聊，只好自娱自乐地寻寻开心，而不是真的先遭受病痛折磨，随后又得到缓解。毫无疑问，帕克家的人想象力丰富、情绪敏感，长兄选择做一番事业，为自己过剩的激情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而姊妹俩则是忍不住发明各种稀奇古怪的病症来释放那些多余的精力。显然，她们那活跃的脑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其中一部分是消耗在助人为乐的热情中了。好像她们不去为别人的事奔波忙碌，自己就准会病入膏肓似的。她们先天体质羸弱，偏又喜欢胡乱用药，尤其是迷信江湖庸医的奇药偏方，结果年纪轻轻的，五花八门的毛病就开始在各个不同的时段显露出苗头；但更多的病痛则纯粹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出于一种喜欢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的心理。她们生就一副慈悲心肠，也不乏亲切友善的情感；但她们在每次善行义举中，都要刻意突出自己不眠不休替人操劳的精神，自鸣得意地炫耀自己付出的辛苦比谁都多；所以，她们的一切所作所为，还有她们忍受的那种种“磨难”，无不透出一股爱慕虚荣的意味。

帕克夫妇这天晚上大半时间都待在旅馆；但夏洛特只见到黛安娜小姐两三眼，当时她正步履匆匆地穿过丘原，为那位素未谋面、也从未请她帮忙的女士找房子。直到第二天，夏洛特才认识了其他二位，此时他们已经搬进了出租房，适应得都还不错，于是便邀请兄嫂和夏洛特同他们一道喝茶。他们来到排屋的一栋房子里；夏洛特发现他们被安排到一间干净整洁的小客厅中度过傍晚时光，只要他们愿意欣赏，就可以在这里将海边美景尽收眼底；不过，尽管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英格兰夏日，屋子里却是门窗紧闭，而且沙发、桌子和大部分室内设施都被集中摆放在房间的另一端，紧挨着烧得正旺的炉火。

想起帕克小姐一天之内拔掉三颗牙的壮举，夏洛特怀着异乎寻常的敬意和同情朝她走过去。无论是相貌还是举止，她同她妹妹都极为相似，只是被疾病和药物折腾得更加瘦弱憔悴，另外她的态度更随意些，说起话来声音还有些无精打采的。不过，整个傍晚她都跟黛安娜一样，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她手中握着嗅盐，还从壁炉架上随意摆放的几个小药瓶中取来一瓶，喝了两三次药水，然后就挤眉弄眼、龇牙咧嘴地弄出种种怪相，但除了这些之外，夏洛特根本不觉得她的病有多严重，这要换了是她自己，就

凭她这副好身板，只要熄灭炉火，打开窗户，任你什么病也都不治自愈了，至于药水和嗅盐，还是干脆扔掉了事。

她早就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亚瑟·帕克先生究竟是何等模样，在她想象中，他应该是个身材瘦小、相貌俊秀的年轻人，在一个本来就算不上身强体壮的家庭中，顶数他个头最矮；但令她大吃一惊的是，他几乎和他哥哥一样高，但比他魁梧得多，身板宽厚壮实，除了有些呆头呆脑之外，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毛病。黛安娜显然是家中的主心骨，大事小情主要由她来张罗和操办。她马不停蹄地忙了整整一上午，不是帮格里菲思太太办事，就是替他们自己跑腿，结果此刻仍然是三个人中最精神的。苏珊只是监督人家把他们的行李最后从旅馆搬出来，又亲自提了两只挺沉的箱子；而亚瑟发现外面冷得要命，只好施展出自己最敏捷的身手，从一栋房子匆匆走到另一栋，然后便开始夸夸其谈，大吹坐在炉火边的种种好处，直到他自己把火旺旺地生起来才算住了嘴。黛安娜忙的尽是些家务事，没法计算究竟做了多少，但据她自己说，她一连七个小时没有坐下来歇口气，承认自己的确有点累了。不过，虽然累得筋疲力尽，她的收获可真不小：她磨破了鞋底、费尽了口舌，克服千难万阻，终于以每周八个几尼(注)的价格替格里菲思太太租下了一处合适的房子；她还约好了一大帮厨子、女佣、洗衣妇和浴场女工，如今几乎万事俱备，只等格里菲思太太大驾光临，招招手把他们叫到面前精挑细选一番了。这一系列大事办妥后，她的收尾之作就是亲自给格里菲思太太本人写信，用寥寥数句礼貌之语把情况通报了一下；由于时间紧迫，她来不及像先前那样，经数人之手迂回辗转地传递消息。如今，她正沾沾自喜、得意非凡，因为她如此干脆利落地完成了一项意想不到的任务，打通了结识新朋友的第一道关卡。

帕克夫妇和夏洛特在出门时，曾看到两辆驿车穿过丘原朝旅馆驶去，此情此景令人心情大好，引起诸多猜测。两位帕克小姐和亚瑟也看到些情况；透过窗子，他们可以看出有人到了旅馆，但究竟有多少却不得而知。他们的客人说是有两辆出租马车。这莫非是坎伯威尔女校？不，不，倘若还有第三辆马车，也许那真的是她们；但大家普遍认为两辆出租马车不可能装得下一所女校。帕克先生确信，这一定是又新来了一家人。

为了能观赏海景、留意旅馆那边的动向，他们挪了挪位置。待大家一一落座后，夏洛特正巧坐在了亚瑟旁边，而后者则是紧挨着炉火，从那一脸心满意足的神情来看，他客气地请夏洛特坐他的椅子，倒真是出于一片舍己为人的好心。见她在谢绝时并无任何欲迎还拒的可疑表现，他也就高高兴兴地重新坐了下来。她把椅子向后拉了一下，拿他当作人肉屏风，他那每一寸宽过她先入之见的后背和肩膀，都令她感激不尽。亚瑟的眼皮和他的身材一样沉重，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谈兴；虽然另外那四个人凑在一起聊得正热闹，但他显然觉得，有一位美丽的姑娘相伴左右，要求他遵照通

常的礼节予以一些关注，这也绝不是什么苦差；他哥哥见此情景，不由得心下甚慰，因为他觉得弟弟无疑缺少行动的动力，正需要有一个目标来激发他的活力。果然，妙龄女子的魅力就是这样难以抗拒，竟让亚瑟为生火的事道起歉来。“屋子里其实不应该生火，”他说，“不过海边的空气总是这么潮湿。别的倒没什么，我最怕的就是潮气。”

“我真是太走运了，”夏洛特说，“从来都感觉不到空气是潮还是干。它总是令我身心舒适、神清气爽。”

“我也喜欢这空气，就跟别人一样。”亚瑟回答说，“只要不刮风，我很喜欢站在敞开的窗户前。但不幸的是，潮湿的空气可不喜欢我。它害我患上了风湿病。我猜您没有风湿病吧？”

“从来也没有。”

“真是莫大的福气啊。不过，您或许有些神经质吧？”

“不，我想没有。我不觉得我有这毛病。”

“我特别地神经质。说实话，我觉得在我这一身病里面，顶数神经质最严重了。我那两个姐姐认为我是胆汁质，可我怀疑不是这么回事。”

“我相信您怀疑得有道理，尽可以大胆地去怀疑。”

“如果我是胆汁质，”他继续说，“您知道，酒类应该会对我有害，但实际上它反而对我有好处。我喝得越多——当然是适可而止——就越舒服。傍晚是我一天中状态最好的时候。如果您今天在午饭前见到我，准会觉得我是个可怜的病鬼。”

夏洛特甚以为然。不过她不动声色地说：“据我所知，要对付神经系统的疾病，最有效的灵丹妙药莫过于新鲜空气和体育锻炼——要每天坚持做有规律的锻炼。我怀疑您平时的运动量不够，应该再多一些才好。”

“噢，我本人是非常喜欢运动的，”他回答说，“假如遇上了好天气，我在这儿倒是打算多走些路。每天早饭前，我都要到排屋那边去走上几个来回，在特拉法加府您也常常能见到我。”

“可是，您该不会把步行去特拉法加府叫做加强锻炼吧？”

“单从距离上看，当然不会，不过那山可陡得很哪！要是赶上正中午的时候徒步爬山，真会累得我汗流浃背！等我到了那里，您会发现我跟刚洗了澡似的。我特别爱出汗，没有比这更明显的神经质症状了。”

此刻，他们的话题已经一头栽进医学领域出不来了，所以当仆人端着茶具进屋，正好打断了这番讨论时，夏洛特真是如蒙大赦，简直要谢天谢地。情况立时为之一变。小伙子的那股殷勤劲儿瞬间杳无踪影。托盘上放着几把小茶壶，差不多够这伙人每人分到一把，帕克小姐喝的是一种药茶，黛安娜小姐喝的是另一种。而亚瑟从托盘上端下自己要的那壶可可后，整个人就转过身去面对着壁炉，自得其乐地又煮又烹，还从面包架上取下几片切好的面包烤了起来；自始至终，除了断断续续地嘀咕了几句，赞叹自己的得意之作以外，夏洛特没听见他说过别的什么话。不过，这一番辛苦劳作结束后，他又殷勤地把椅子挪回了原位，诚心诚意地邀请她喝点可可，吃点烤面包，以此来证明先前那通忙碌并不单单是为了他自己。她已经喝过茶了，这令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刚才太全神贯注，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我还以为能赶得及呢，”他说，“但是可可得多煮一会儿才好喝。”

“非常感谢您的好意，”夏洛特回答说，“不过我还是比较爱喝茶。”

“那我就不客气了，”他说，“每天晚上一大杯淡可可对我最有好处，什么都比不上。”然而令她吃惊的是，当他把那所谓的淡可可倒出来时，形成的却是一股深色的细流；与此同时，他那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嚷道：“噢！亚瑟！你晚上喝的可可一天比一天浓了。”而对此心知肚明的亚瑟则回答说：“今晚的确是太浓了些。”这一切令她确信，尽管她俩希望亚瑟节制饮食，他自己也觉得还是少吃为妙，但他可绝对没有让自己挨饿的癖好。显然，他很高兴将话题转向烤面包，不用再听两个姐姐唠叨下去。“我希望您能来点烤面包，”他说，“我想我烤面包的手艺还是相当不错的，从来不会烤糊，因为我一开始不会把面包放到离火太近的地方。可是您瞧瞧，整片面包都烤得焦黄酥脆。我希望您能喜欢烤面包干。”

“如果是适量地涂些黄油，我很喜欢。”夏洛特说，“不过其他吃法就不喜欢了。”

“我也是，”他喜出望外地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面包干有益健康纯属无稽之谈，我认为它是很伤胃的东西。要是不涂点黄油软化一下，它会弄伤胃粘膜的。我相信就是这样。我很愿意先给您的面包涂上黄油，然后再给我自己的也涂一些。面包干实在是胃粘膜的大敌，可有些人就是不信。它会刺激你的胃，就像有一台肉豆蔻研磨机在里面折腾似的。”不过，他不费些力气争取一番是别想拿到黄油的，因为两个姐姐责怪他暴饮暴食，并宣布再也不会相信他，而他则坚称自己是为了保护胃黏膜才浅尝辄止，况且他这次只是想替海伍德小姐索要一些。这样的请求当然令人无从回绝。他如愿拿到了黄油，以精准的判断力帮她涂匀，至少他自己对此还是挺满意的。可是当她的烤面包做好，他把他自己那份拿到手中时，夏洛特简直要忍俊不禁，因为她看到他一边偷眼瞄着两个姐姐，一边仔仔细细地把涂上去的黄油几乎刮了个干净，然后瞅准时机又加上去一大块，趁人不

备匆匆塞进嘴里。

当然，亚瑟·帕克先生享受起疾病来跟他那两个姐姐迥然不同——绝对称不上超凡脱俗。许多琐碎芜杂的红尘诱惑都会令他怦然心动。夏洛特不得不怀疑，他之所以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好逸恶劳的脾性不加约束、放任自流，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根本一点儿毛病也没有，只不过是沉迷于温暖的房间和美味的食物。不过，她很快发现他竟然抓住其中一个话题大呼小叫起来。“天啊！”他说，“您竟敢一天晚上喝两杯浓绿茶？您的神经该有多强韧啊！我可真嫉妒您。哎呀，哪怕我只喝下这么一杯，您猜它会把我怎样？”

“大概会害得您整整一夜合不上眼吧？”夏洛特回答道。她打算自己先设想得宏伟夸张一些，以此来挫败对方希望她大吃一惊的企图。

“噢！要只是这样倒好了！”他嚷道，“不，它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剂毒药，我喝下去不到五分钟，右半侧身子就会彻底不听使唤了。这种事听起来也许不可思议，但它在我身上发生过太多次了，让我根本无从怀疑。我的右半侧身子有好几个钟头等于是报废了一样！”

“听起来真是怪得令人难以置信，”夏洛特淡淡地说，“不过我认为，那些针对右半身和绿茶进行过科学研究，对二者之间各种可能的相互作用都了如指掌的人，会证明这是天底下最简单的道理。”

用完茶点后不久，旅馆那边派人给黛安娜·帕克小姐送来一封信。“是查尔斯·迪普伊太太写的。”她说，“特意让人捎过来的。”读了几行之后，她大声惊呼道：“哎呀，这可真是天下奇闻！实在是太巧了！这两家人居然是同姓。两个格里菲思太太！这是一封推荐信，向我介绍那位来自坎伯威尔的夫人——她恰巧也是姓格里菲思。”不过又读了几行后，她突然双颊涨得通红，惊惶不安地接着说：“前所未有的怪事！又一位拉姆小姐！一位家财万贯的西印度年轻姑娘。不过，这不可能是同一家人。绝不可能是同一家。”她高声读着信，试图安慰自己。这封信只是介绍了持信人——坎伯威尔的格里菲思太太，还有她照顾的三位年轻姑娘，请黛安娜·帕克小姐多加关照。格里菲思太太初来乍到，在桑迪顿人生地不熟，亟需得到体面的引荐；因此，查尔斯·迪普伊太太作为居中撮合的朋友，便受她之托写了这封信。她知道，对于她亲爱的黛安娜来说，给她提供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就是帮了她最大的忙。“格里菲思太太最关心的是她照顾的一位姑娘——拉姆小姐的住宿和舒适问题，这位西印度小姐家产丰厚，但体质娇弱。这实在是太古怪了！太不寻常了！太离奇了！”不过他们一致认定，这不可能不是两个家庭；从她们各自的传闻来看，分明就是截然不同的两家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肯定有两家人，不可能是其他情况。他们怀着澎湃的热情，一遍遍重复着“不可能”、“不可能”。姓氏和境况的巧合一

开始的确是把人吓了一跳，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于是，大家都放下心来。黛安娜小姐现下就有个有利的机会，可以打消自己的困惑。她必须围上披肩，再次四处奔忙。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她一定要马上赶到旅馆调查真相，还要去尽自己的一臂之力。

---

1. 英国旧时货币单位，等于21先令，最初用几内亚出产的黄金铸造，故名几尼。（译注）

第十章

天不遂人愿。任凭帕克全家人再怎么自说自话，也无法为这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大悲剧添上一丝一毫的喜剧色彩了：来自萨里郡和来自坎伯威尔的两家人，根本就是同一家。那些富有的西印度人，也就是那所私立女校的小姐们，就乘着那两辆出租马车抵达桑迪顿了。那位受到朋友达林太太的关照、对于是否前来犹豫不决、唯恐自己无法胜任这次旅行的格里菲思太太，原来正是那位在同一时期把计划安排周全、不畏一切艰难险阻的（另一版本的）格里菲思太太。平心而论，这两路传言中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看似自相矛盾的地方，要怪就怪参与此事的一干人等过于自负、无知或莽撞，太轻信黛安娜·帕克小姐的警惕和谨慎了。她那些密友想必也同她一样好管闲事；有关这个话题的大量鸿来雁往、闲言碎语和道听途说足以让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黛安娜小姐不得不第一个承认错误，或许会觉得有些难为情。不远千里从汉普郡注赶来却一无所获，让自己的哥哥大失所望，还花大价钱租了一栋房子，租期整整一个礼拜，这些应该是她的第一反应；而比什么都糟糕的是，她惊觉自己原来并不像自以为的那样目光如炬、永不犯错。

不过，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件事带给她的烦恼似乎都转瞬即逝。在这桩丢脸的尴尬事件中，有太多的人颜面尽失、难辞其咎，所以当她把责任按份分摊给达林太太、卡珀小姐、范妮·诺伊斯、查尔斯·迪普伊太太和查尔斯·迪普伊太太的邻居时，或许她自己应当承受的指责就微乎其微了。至少到了第二天，大家便看到她整整一上午都在陪着格里菲思太太四处找房子，那精神抖擞的劲头一点也不逊于往常。

格里菲思太太是个规规矩矩、斯斯文文的女人，靠招收家世显赫的女孩子和年轻小姐们入学来维持生计。她们有的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学业，有的则需要一处住所，作为踏上社交舞台的起点。除了三位随她前来桑迪顿的小姐之外，她还照顾着另外几位姑娘，不过她们此时恰巧都不在。而在那三位当中，确切地说在所有的姑娘当中，拉姆小姐无疑是地位最显要、身份最尊贵的，因为她支付的费用与她的财产成正比。她十七岁左右，是半个黑白混血儿，神情冷漠孤傲，一副弱不禁风的娇气样，自己带着一个女仆，理所当然要住进最好的房间。格里菲思太太在安排每一项计划时，总是要把她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另外那两位姑娘是博福特姐妹，不过是那种在全英国至少三分之一的家庭中司空见惯的年轻女子。她们容貌尚可，身材惹眼，举止果决，神情自信；她们多才多艺，却又浅薄无知，所有的时间只用来做两件事：不是热衷于参加有望吸引异性倾慕的娱乐活动，就是不辞劳苦、煞费心机地耍些巧妙的小花招，拼凑出一种远非靠自

家经济实力所能负担得起的着装风格；在每次时尚潮流的变迁中，她们都不甘人后，一定要抢先出个风头。而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替自己俘获一位家业丰厚的如意郎君。

格里菲思太太为拉姆小姐的利益着想，宁愿选择桑迪顿这种僻静幽谧的小地方；而博福特姐妹呢，虽然打心底里觉得任什么都比狭小和僻静强上一些，但今年春天，她俩为了一次为期三天的出行已经大大破费过一笔，每人添置了六套新衣服，所以现在也只好暂时将就着在桑迪顿待些时日，直到自己的财力有所恢复为止。她俩一个租了把竖琴，另一个买了些绘画纸，再加上已经拥有了那么多的华服美饰，于是便决定在此地节俭度日，扮出一副端庄高雅、绝世出尘的派头。博福特大小姐期盼着所有从旁经过、耳闻她美妙琴音的人，全都为之击节赞叹，好让她才名远播；她妹妹利蒂希亚小姐希望自己挥笔作画时，所有来到近旁的人都忍不住好奇地上前观赏，看得如痴如醉；而姐妹俩的共同愿望，则是成为本地最时髦的女郎，这定会令她们芳心大慰。

格里菲思太太是经人特别介绍给黛安娜·帕克小姐的，靠着这层关系，她们马上就同特拉法加府和德纳姆家的诸位人等混熟了，用一句恰当的话来说，博福特姐妹很快对自己“在桑迪顿的社交圈子”感到得意洋洋，因为现如今每个人都得“在圈子里活动”——许多人常常感到头晕目眩、脚步虚浮，说不定就是经常东家走走西家串串，总是不停地转来转去的缘故。德纳姆夫人亲自登门拜访格里菲思太太，除了向帕克一家人问好之外，还有自己另外的打算。年轻富有的拉姆小姐体弱多病，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人选；她主动前来结识新交，一半是为了爱德华爵士的终身大事，另一半则是为了自家驴奶的销路。这位小姐能否成为准男爵的良配佳偶尚有待验证，但说到那些奶驴，她很快发现自己先前那些发财致富的如意算盘全都白打了。格里菲思太太根本不允许拉姆小姐出现一丝一毫体力衰弱的症状，不会让她感到一丁点的不适，所以但凡驴奶可能会派上些许用场的所在，如今竟全无其用武之地。拉姆小姐“一直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悉心照料”，他开出的处方就是金科玉律。除了给某表亲入股的一味滋补药开开后门之外，格里菲思太太向来都是一丝不苟地按方抓药，绝不敢违背医嘱。

黛安娜·帕克小姐有幸将她的新朋友安置在排屋转角处的那栋房子里；从房间前面，可以俯瞰桑迪顿那条令所有游客流连忘返的休闲步道，自侧面望出去，旅馆那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住客的眼睛，从这一点来说，再没有比这里更适合博福特姐妹避世隐居的地方了。所以，早在她们用乐器或绘画纸为自己装点好门面之前，这姐妹俩的身影就频频出现在楼上的矮窗前，一会关上百叶窗，一会儿又打开，一会儿把花盆摆在阳台上，一会儿又举起一只望远镜，装模作样地左看右看。就这样，她们吸引了无数双

眼睛举目仰视，一道道目光痴痴凝望。在这种弹丸之地，丁点新鲜事也会轰动四方。在布赖顿毫不起眼的博福特姐妹，到了这里却不可能无人关注。就连不愿多费一分力气的亚瑟·帕克先生，也常常在离开排屋去哥哥家的途中，不惜多走八分之一英里的路程，上山时多攀登两个台阶，特意绕道经过这栋转角楼，只为博福特姐妹的惊鸿一瞥。

---

1. 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郡，首府温切斯特。（译注）

第十一章

夏洛特在桑迪顿已经逗留十天，但至今尚无缘一睹桑迪顿府的真容，每次她想去拜访德纳姆夫人的时候，总是在事先就遇见了她，因此一直未能如愿。不过现在，她和帕克太太下决心一定要把此事办成，所以打算及早动身，既不误了向德纳姆夫人问安，又能满足夏洛特的兴趣。“如果你想顺利地开个好头，我亲爱的，”不打算跟她们同去的帕克先生对太太说，“我想你不妨提一下马林斯一家人的悲惨境况，探探夫人的口风，看能不能发动大家给他们捐点儿钱。我是不喜欢在这种地方搞慈善募捐的——这等于是向远道而来的客人征税一样。不过，他们的日子过得实在悲苦，昨天我几乎跟那个可怜的女人打了包票，答应要替她做点什么，我想咱们必须搞一次募捐了，而且越快越好；要把德纳姆夫人的大名列在捐赠名单之首打个头炮，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不会不愿意跟她谈这件事吧，玛丽？”

“不管你希望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他妻子回答说，“可是这件事你亲自去做会好得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亲爱的玛丽，”他大声说，“你不可能真的那样不知所措。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你只需讲一讲那家人现在的惨状，再提一下他们向我殷殷求告的情形，告诉她我愿意发起一次小型募捐接济接济他们，只要能说动她，让她点个头就行。”

“这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碰巧此时来访的黛安娜·帕克小姐嚷道，“有你们在这里商量来商量去的工夫，这件事早就说完了，也办妥了。你去跟德纳姆夫人讨论募捐时，玛丽，我想拜托你跟她提一件令人伤怀的事，有人跟我讲述了这件事的原委，说得真是感人至深。伍斯特郡[注]有个穷苦的女人，我的一些朋友对她极为关心，我已经尽我所能，替她募集到不少东西。只要你把这事跟德纳姆夫人透个信就行！只要你能说到点子上，她一定会捐钱的。我认为像她这种人，只要被人家劝得打开了钱包，捐十个几尼就像捐五个一样爽快。所以，要是你发现她有心掏钱，不妨趁机再替另一项慈善活动美言几句，就是在特伦特河畔伯顿[注]建一个慈善仓库的事，我和另外几个朋友对这事都挺上心的。还有就是上次巡回审判时，在约克郡被吊死的那个穷鬼，虽然我们已经筹到了不少钱，足够把他全家人都救出苦海，不过要是你能替他们出面，从她手里再多抠出一个几尼来，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亲爱的黛安娜！”帕克太太嚷道，“让我跟德纳姆夫人提这些事，简直比让我飞起来还难啊。”

“哪有那么难？我倒是想陪你一起去，可是五分钟后我就得赶到格里菲思太太那里，拉姆小姐平生第一次洗海水浴，我得去鼓励鼓励她。她怕得要命，可怜的小东西，我答应过去给她打打气，如果她提出请求，我还要陪她进活动更衣室。办完这件事，我又得赶紧跑回家，因为苏珊一点钟要接受水蛭治疗——一治就是三个钟头。所以，我真是一刻闲工夫也没有。除此之外，我还要悄悄跟你说一句，这会儿我本该老老实实躺在床上的，因为我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等忙完了水蛭的事，我想我俩就得各回各屋，这一天都别想再出来。”

“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真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亚瑟能到我们这儿来。”

“要是亚瑟肯听我的劝，他也会上床去睡觉的，因为如果只剩他一个人待着，他准会敞开肚皮胡吃海喝。不过你也看到了，玛丽，让我陪你一起去德纳姆夫人家，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

“我又考虑了一下，玛丽，”帕克先生说，“马林斯一家的事，我就不麻烦你去求情了。等我找机会亲自去见见德纳姆夫人。我知道，让你硬去说服一个根本不愿意管这些事的人，实在是强人所难。”既然他撤回了自己的请求，他妹妹也就不好再继续坚持。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因为他觉得她那些请求很是失礼，无疑会连累他自己那个更合理的请求遭受池鱼之殃。帕克太太如释重负，高高兴兴地带上小女儿，跟她的朋友一起出门往桑迪顿府进发了。这是一个闷热潮湿、雾气蒙蒙的早晨，当她们到达山顶时，影影绰绰地看到有辆马车正朝她们这边驶来，只是一时间分辨不清那究竟是哪种马车。它的样子变来变去，一会儿像是双轮轻便马车，一会儿又像敞篷四轮马车，拉车的马儿有时像是一匹，有时又变成了四匹；正当她们要断定这是一辆由前后两匹马拉着的双轮双座马车时，眼尖的小玛丽认出了赶车人，迫不及待地喊了出来：“是西德尼叔叔，妈妈，真的是他！”果然如此。西德尼·帕克先生带着仆人，赶着一辆漂亮的马车，很快便出现在她们面前，于是他们各自停下脚步，站了几分钟。帕克家的人彼此间总是亲切有礼、令人愉快的；西德尼和他大嫂之间的这次会面非常友好，后者诚心诚意、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正要去特拉法加府，但他却表示自己并无此意。他“刚从伊斯特本来，或许要在桑迪顿待上两三天”；不过他一定要住在旅馆里，打算在那儿同一两个朋友聚一聚。接下来就是些寻常的问候和闲聊了。西德尼和蔼地跟小玛丽打了招呼，当海伍德小姐被介绍给他时，又向她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说了几句得体的客气话。双方就此分手，约好几小时后再见。西德尼·帕克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相貌堂堂、神采飞扬，周身散发着从容而时尚的气质。这次巧遇足够她们兴致勃勃地聊上好一阵子。对于她丈夫见到弟弟时那份快乐的心情，帕克太太此时已然感同身受，而一想到这个地方将因西德尼的到来而增光添彩，她心里简直乐开

了花。

通往桑迪顿府的这条路宽阔美观、绿荫如盖，两侧是一片片广袤的田野。大路延伸四分之一英里后，到了尽头穿过外层院门，便是一处小巧玲珑的庭园。别看它占地不大，但园中林木郁郁葱葱、枝繁叶茂，将它装扮得秀美又雅致。此类入口门多半位于庭园或围场的拐角处，离边界不过咫尺之遥，有一道外圈篱笆在起始处几乎要压在路面上，好在这里添一个转角，那里加一个拐弯，总算是渐渐与大路拉开了合理的距离。这圈篱笆形成了一座生机勃勃的美丽花园，一丛丛茂密的榆树、一排排古老的荆棘差不多是沿着篱笆的走向蓬勃生长。篱笆的布局几乎可以肯定是有意规划而成，因为中间特地留出了一些空隙。她们这一行人刚刚进入庭园，夏洛特的目光就越过围篱，从其中一处空隙里瞥见另一侧的田野上有个白色的东西，像是女人的衣饰，这令她一瞬间便想到了布里尔顿小姐。她走到篱笆前，这下真的看到了——尽管隔着雾气，但她看得真真切切，布里尔顿小姐就在她前面不远处——篱笆外侧有一道倾斜而下的土坡，似乎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顺着土坡外缘延伸过去，布里尔顿小姐就坐在那土坡脚下，看上去很沉静，而爱德华·德纳姆爵士坐在她身边。

他们二人彼此紧挨着坐在一起，似乎在亲密地柔声交谈，夏洛特顿时觉得自己只能一声不响地悄悄退后；他们显然希望避人耳目。见此情景，她不禁对克拉拉产生了反感；不过考虑到她的处境，倒也不好对她过分苛责。她很庆幸帕克太太并未看出任何端倪。如果夏洛特不是比帕克太太更高挑一些，她那敏锐的目光也不会捕捉到布里尔顿小姐衣装上的白色缎带。在二人促膝谈心的情景所引发的种种道德反思中，夏洛特不由得想到对于一对儿地下情人来说，要找到一处合适的幽会场所该有多么困难。或许他们以为自己躲在这里万无一失，绝对不会被人瞧见——面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身后是陡峭的土坡和向来无人穿越的篱笆，而且这浓浓的雾气也给他们多添了一重保护！谁知就在此处，她看到了他们。他们的运气实在不佳。

桑迪顿府高大气派。两个仆人走上前来，把她们迎了进去。府中的一切都恰如其分地显露出豪门世家秩序井然的风格；德纳姆夫人对自己丰厚的家产一向颇为自得，这种礼仪周全、排场阔绰的生活方式给她带来莫大的享受。她们被人请进了日常起居室中，房间的布局和家具陈设都十分考究，不过这些家具都是品质精良、保存完好的老物件，并不是新近购置的俗艳货色。趁着德纳姆夫人尚未露面，夏洛特可以悠闲自在地四处瞧瞧。壁炉台上方挂着一幅庄重威严的绅士全身像，立时吸引了她的目光。帕克太太告诉她，那就是哈里·德纳姆爵士；而在房间另一边的一大堆小画像中，有一幅毫不起眼的，画的却是霍利斯先生。可怜的霍利斯先生！这让人无法不觉得他受尽了亏待：明明是在自己的府邸中，却不得不退居次位，眼睁

睁地看着壁炉前最好的位置被哈里·德纳姆爵士永久霸占。

德纳姆夫人走进客厅，轻快简短地跟她们打了个招呼。显然，尽管她认为她们上门拜访是必不可少的礼数，但她并不打算给自己找麻烦，以同等的礼数投桃报李。“你们正巧碰上我在家，可真是走运，帕克太太，”她用自己那种生硬的腔调说，“我正要出门去图书馆，再过几分钟，你们大概就要陪着我原路折回了。霍奇斯听惠特比太太说，格里菲思太太一直在打听室内木马呢。怪的是我前天去看她时，这件事她可一个字都没提。既然喝驴奶对拉姆小姐没什么好处，我怎么猜得出她这位医生居然建议她每天用室内木马锻炼呢？跟这些对一种健康疗法瞧不上眼，却把另一种当宝贝捧着的病人打交道，我可没什么耐心。不过这不要紧——此失彼得嘛，怎么说我也不亏。霍利斯先生的室内木马保存得好极了，只等我去跟她们交涉一下，把条件谈妥，我们今天就可以派人把它送到排屋去。现在我就等着克拉拉小姐从杰克逊家回来；穿过园林就是他们家的小屋了，路程还不到四分之一英里。”

夏洛特怀疑德纳姆夫人需要等候的时间恐怕要比预期长很多。令她感到奇怪的是，这次正式拜访一开始就前景黯淡，又如何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呢？尤其是她们的女主人根本没有坐下来的意思，对帕克太太的客气话也是半听不听的。显然，只要聊天的内容对她自己眼下的计划没什么帮助，她就懒得跟人家搭腔。但是，帕克太太以她那沉静谦和的态度，锲而不舍、不疾不徐地将谈话继续下去。她问起老杰克逊先生的健康状况，提到西德尼·帕克先生抵达桑迪顿一事，又称赞壁龛中的鸢尾和玫瑰装饰得错落有致。接下来有片刻的冷场，德纳姆夫人烦躁不安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夏洛特和帕克太太都没有弄乱室内的任何东西，但小玛丽先是坐在一把椅子上，接着又挪到另一把，压扁了好几个坐垫，将椅套蹭得稍稍有些皱，然后又碰歪了一张脚凳，把壁炉前的小地毯也弄出褶来。显然，德纳姆夫人无法忍到客人告辞离去，便要把每件家具分毫不差地还原到指定的位置。于是，玛丽在房间里搞出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改变，都被小题大做地一一恢复原样了，直把夏洛特看得目瞪口呆。

“我真纳闷，是什么事把克拉拉小姐给绊住了呢？”德纳姆夫人将最后一个坐垫拍松，终于说道，“只不过像往常一样，厨子正好做了汤，我就叫她给他们送去一桶——牛肉汤，你知道。可是她总不至于为了这么点儿差事，就耽误整整一天啊——而且耽误的还是我的时间，她心里应该有数的。把室内木马租出去才是今天上午最要紧的事，克拉拉小姐本来可以到阁楼上，监督贝齐把防尘罩取下来的。”这一连串自我中心的想法被她旁若无人地大声说出，令夏洛特甚是尴尬。她断定她们此次来访准是得罪了德纳姆夫人，所以她才一门心思要赶她们走。此时，她开始觉得坐立不安，真希望帕克太太能有所行动，赶快告辞回家。不过，对女主人知之甚

深的帕克太太却仍是安坐不动，和和气气地聊着家长里短的闲话。多年以来，她已经渐渐体会到，德纳姆夫人对临时登门的访客如此失礼，并非是她不愿意款待她们，也不是家务的管理或安排有欠妥之处，甚至不是因为她当真缺乏待客的热情。真正的原因不如说是她的头脑已经失去了顺应能力，随着德纳姆夫人日渐衰老，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不幸后果；她希望自己身边的每件事、每个人都规规矩矩地各归其位。夏洛特只觉得她非常无礼，但是帕克太太却把小玛丽看牢，不让她再继续动手动脚。她看出了德纳姆夫人的自私，然而想到她这一辈子向来自行其是，再加上如今年事已高，这些老习惯已无法更改，也就觉得情有可原，不与她计较了。所以，她尽量表现得轻松愉快；既然事先已决定这次拜访要持续多久，便绝不会因为被对方触怒而提前离开。

---

1. 英格兰西米德兰兹区域的一个郡。（译注）
2. 位于英国斯塔福德郡。（译注）